



第一場（宜蘭社區大學）

議 題：舊城巷弄故事 如何再興？

日 期：103 年 10 月 27 日（一）

地 點：復興國中德馨樓 4 樓視聽中心

主 持 人：蔡明志・宜蘭社區大學講師

與 談 人：丘如華・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秘書長
唐大可・慕紅豆創辦人

文字整理：簡郁瑾

舊城巷弄故事 如何再興？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我們宜蘭社區大學舉辦公民素養週已經是第 14 年了，能夠持續這麼久的時候一定是有很深的期許在這裡面，這 14 年來宜蘭社大的同學跟著我們一起關心家鄉，尤其是 2006 年雪隧通車後我們宜蘭在某些領域似乎悄悄的在改變當中，熟悉的宜蘭似乎正在消失，這也是我們這學期的主題「我們的宜蘭正在消失當中？」，這一整週共有五個主題分別有不同的主持人及與談人，那今天的主題是「舊城巷弄故事，如何再興」，我們宜蘭舊城在 1812 年興建完成，在城裡的巷弄是密如蜘蛛網，在這先人所打造的文化特色裡，如何彰顯出來與現代人的生活互相呼應，這是我們今天想要與大家一起來探討的主題，今天在現場也有聯禾有線免費來幫我們錄影，會再找時間在公益頻道播出。

主持人 | 蔡明志（宜蘭社區大學講師）

大家好，我在佛光大學教書，是土生土長的宜蘭人。今天我們的題目是「舊城巷弄故事，如何再興？」不只是在宜蘭，也是目前台灣有舊城區的城市很重要的議題，各地都在從事這樣的工作，如台南府城的「老屋欣力」，台中的「中區再生基地」，台北也有類似的活動。在歷史的演進過程，往往把這城市過去的東西去除掉，是不是有什麼特質、特色可以流傳下來？宜蘭是如何形塑成宜蘭現在這樣子的？不只是把這些舊的東西保留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融入我們現代人的生活當中。所以以前著重在聚落再生、古蹟保存等硬體的部份，現在則是著重在很多的故事以及這些歷史空間與人的關係。這樣的方式，也比較容易讓民眾認識及認同。至於為什麼是巷弄而不是大街？因為大街並不屬於人，比較是為了車子而設，巷弄比較是供在地居民使用的，也比較有生活的痕跡以及在地脈絡在裡面。

今天的與談人有丘如華秘書長，從事文化資產保存、社區營

造等工作已經有三十年的經歷了，像是大稻埕的老街區與舊建築的保存等，待會丘老師會來跟各位分享這方面的經驗。還有唐大可先生，是慕紅豆的創辦人，是用比較傳統的柴燒方式來煮紅豆湯，也騎著三輪車環島，煮紅豆湯給弱勢團體喝。最近他將在府城台南舉辦一場「舊秋調」的活動，就是希望讓民眾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台南舊城區。

這些工作也不是只有台灣在做，國外也很多再發現、再探索舊城的例子。以韓國首爾來講，透過清溪川的復原工作所做的考古與調查，重新發現首爾六百年前的歷史，希望能夠藉由清溪川博物館與歷史城區的遊程讓首爾當地人與外地遊客重新認識、再發現首爾。很特別的還有最近倫敦在推動邀請遊民為民眾或遊客導覽倫敦這個城市的活動，因為遊民是對這個城市最熟悉的人。因此，舊城區必須關注的不單只是硬體的保存而已，而是與其相關的人、事、物以及串連起來的故事都有緊密相連。

首先我們先歡迎丘如華秘書長來跟大家分享。

與談人 | 丘如華（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秘書長）

我在各個地方都做了很多古蹟維護，例如像大稻埕的迪化街，之前政府已經要把這條路拓寬，如果 1987 年那時候沒有保護下來的話可能現在就不是這樣子。經過二十幾年的努力，也經歷過好幾任的市長，到西元 2000 年才通過法規讓它保護下來才有現在的樣子，這些是當時在辦活動時候的一些照片，當時「文化資產保存法」還沒通過所以運作起來比較吃力，我們也找來國外學者對都市計畫變更提出意見，除了保存以外也對人文、行銷等方面提出想法，也從都發局這裡申請了一筆研究經費，還請來書法家幫我們題字，研究報告裡面也包含社會脈絡、經濟發展等很多方面相關的，雖然很辛苦，但我們還是一直堅持做下去，才有現在的成績。

另外，我也很常跟日本那邊聯繫，他們有些做法跟想法都可以做為我們的參考，像日本全國町保存聯盟，每次去都會帶一些官員、專業者、學生大家一起去學習，把他們一些觀念和精神帶回來。

再來談談三峽老街，你們現在看到三峽老街很熱鬧，但它的古蹟保存及維護其實是大稻埕還要辛苦的，畢竟大稻埕關注的人比較多。桃園大溪老街的故事說起來也是相當曲折。當時我出國帶著快要卸任的鎮長跟他同事，然後他同事之後又帶著新任鎮長來找我幫忙，也是在因緣際會之下保留下來了。

還有，講到湖口老街，就講到羅美搖村長。有次我帶他去日本看一個湖，逛一逛他突然消失，只見他坐在橋上，思考著：「日本沒有我們漂亮，也沒有我們好，為何他們做得到我們做不到？」回來台灣後就默默去做古蹟保存的工作，反而更貼近民意。

在 1992 年，我組織一個「亞洲西太平洋都市保存聯盟」，每年在不同國家舉辦，像馬來西亞、印尼等，我也成立工作坊帶很多年輕人一起工作，後來也在台灣推動家鄉守護工作，那我覺得社區營造不是失敗，但弱勢之處在於沒有跟國小國中結合。當你跟國小國中結合，校長跟主任就會關心社區發展，家長、小朋友動員，就會一個一個推展開，但我們社區營造好像都是大人在做，相當可惜。反而家鄉守護的精神在馬來西亞展開，正被如火如荼的進行，雖然晚了幾年，但這工作永遠不嫌遲。

我們後來也成立文化資產國際田野學校，到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深入他們的社區，讓他們有機會去學習。也有印尼派他們都市計畫的官員和研究員來台北看古蹟保存、社區營造、都市發展、住宅等，都是來台灣做學習。我們不要小看自己，不要想說很多事情要交給政府或偉大的學者，很多時候我們找到機會還是可以去學習，會很有幫助的。

在民生西路上有個房子是新芳春茶行，本來要被拆掉了，因為它只是建築，我剛好在市政府當都市設計委員，就請里長跟所有委員到現場看，看完以後決定整修內部，現在這房子被保存下來當古蹟，也和都市計畫做了結合。所以光是保存是不夠的，也要跟都市計畫做配合。

我們知道在迪化街有些房子被保存下來，因為這些房子價值不斐，市政府也邀我們現場去勘查。URS44 大稻埕故事工坊，目前由本學會進駐經營管理，有三層樓，樓上有演講廳也有角落可以讓人來看看書、休息一下，我們在這裡舉辦過大稻埕攝影展，

也有國際友人前來，有時也舉辦一些講座，此外，在霞海城隍爺生日的時候也會舉辦一些跟廟宇有關的活動。

今天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你們「心目中的宜蘭」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要問你們自己，以前的味道不見了嗎？是變的更好嗎？留下了些什麼？那我再提出一點點建議，可能你們會覺得古蹟沒有留下很多，其實歷史建築有很多，有些是地方性的東西，地方的人才覺得珍貴，不一定要列入歷史建築或古蹟，但是現在大家以經濟發展為主，可以蓋房子可以賺錢，所以就忽略了一件事情，例如「世界遺產計畫」雖然我們台灣不在聯合國組織裡，是我一直在推動，政府才在後面跟著。像齊柏林的「看見台灣」，我們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在推動，就是希望好東西不能讓他被破壞或消失，20 年前聯合國就有在推動的計畫叫做「世界記憶」，但是在台灣不被重視。很多人只關心政治上被遺忘的歷史，不管喜不喜歡都是歷史的一部份，我們要去尊重歷史，先從自身的記憶、歷史開始，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歷史那會是很黯淡的沒有前景。

其實就是很平穩很安靜的一點點做，不管你的專業是什麼就是給自己一些時間去做，藉口都是懶惰不夠努力，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去守護家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來還推動一個保存觀念叫做「歷史性都市景觀」，從老的地圖老的景觀去找，從前的人為了生存沒有想這麼多，但是會跟這塊土地有緊密的連結，不像現在天不怕地不怕什麼都可以破壞，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與談人 | 唐大可（慕紅豆創辦人）

大家晚安，公民素養週我是第二次參加了，第一次是騎著三輪車在環島的時候參加過。我是從台南上來，現在很多人跑到台南去做文化設計、再造之類的，創造出很多能量，我只是一個小小市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做這些事情的一個歷程。

這是我環島經過的一個社區，颱風天就會水災。那天我去煮紅豆的時候，社區就廣播說早上七點要到活動中心集合，七點還沒到就來了很多人。老人跟小孩一起搓湯圓，年輕人也來幫忙排椅子，大概有一百八十幾個人來。這地方空間很大，旁邊還有養雞養鴨也有種菜的；只要村長一廣播，村民都會很注意聽，時間

還沒到就很多人來排隊了。我是讓小朋友來煮，也會講環保的故事給他們聽，讓他們願意分享。然後大家分工合作，劈柴的、生火的一起合作，中間空檔時間我就讓他們畫畫。有小朋友畫的樹超過畫紙，他說不能因為畫紙小就把樹畫小啊！思考是沒有框架的，在煮紅豆湯的過程中可以讓他們體驗生活。

我在環島的過程中走過很多農村，也遇到很多小農，大家有個共同的問題是要賣給誰。種是沒有問題，但是要賣給誰？我就叫了五十斤到八十斤的米進來，久久才賣一兩包。現在大多是外食，很少自己煮，那我就想說我煮好了，願意的話就一起來吃。其實吃是其次，重點是怎麼凝聚對土地的共識，這樣辦了三四次效果很好。廚師也不是專業的，煮太多也會有壓力，這樣影響力從小孩子到爸媽一直到老人，只是人數一直沒有辦法很多，有點可惜。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什麼活動可以讓多點人一起參加，各個年齡層都可以參加，也可以永續經營。我就想到淨山運動，只是淨山運動也不一定要在山上。像台南很多小吃，有名了就變難吃了，也有些是一直維持一定的品質，很多都變成工廠了，像是義豐等，很多老行業像是打鐵舖都漸漸的沒落了。像這棵老樹在上次颱風的時候攔腰折斷，但是還沒死掉，大家都很緊張想要把他救活。有人說可以寫祈禱的話，然後放在老樹前面，讓他知道我們的心意。另外就是認證的問題，有認證的商品就真的有保障嗎？現在好像是有錢也買不到好東西了，所以我們用做一樣東西去跟人家換吃的，不一定要用錢。我只是創造氛圍，讓大家有勇氣去做這件事情。再來這張是 1785 年的台南老地圖，要四個人一組，然後還要查 google，要想辦法到達要去的地方，還要去問當地人，這裡就是可以跟當地人有互動。我們在玩的時候，有接觸到當地的人嗎？還是只是吃而已？所以我就來辦了這樣一個活動，這個活動裡面也有比賽，設計了 40 個任務，不管完成幾個都好，回到終點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可以分享照片，然後當天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餐，用台南在地小農的農產品，這樣可以讓周邊的人可以去認識這塊土地，即使是外縣市的人也會變成一個種子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也有教育的概念在。

我做這些事情雖然很微不足道，但還是希望有一天能夠發芽，

這塊土地因為這些小小的實驗能夠有所改變，謝謝大家。

《問答&交流》

問題一

是不是還有像魏德聖導演他拍片子那種模式去回顧宜蘭舊機場，藉由這模式去拍成一部戲。

問題二

這次很高興在羅東辦了發覺老巷，之前都在宜蘭辦，像我傻傻地看到舊房子就拍起來跟老師講，像黃春明先生寫的《鑼》，我們就從小說裡面一間一間去找，像防空洞什麼的，也很有意思。

問題三

宜蘭舊城的巷道大部份都還在，只是變比較短，希望可以加以整理。

問題四

現在宜蘭觀光發展非常快速，雖然這些舊巷弄的故事想分享給大家知道，可是又不想被埋沒在觀光產業之下，請教三位老師該怎麼保存又不會淪為觀光的景點，謝謝。

問題五

舊城巷弄對我的意義是除了都市之外的記憶，像路邊有溝渠什麼的，當我們看到鄉村道路不斷的拓寬時，鄉村的景色也慢慢消失，取而代之是不斷興建的房子，這是很可惜的事情，等到要再投入的時候又要花很大的力氣。

問題六

剛剛丘秘書長講說「舊的是不是一定要保留」，我覺得很有意思，是不是能多著墨，謝謝。

回應 | 蔡明志（宜蘭社區大學講師）

第一個問題，宜蘭是有三座舊機場，一座在金六結營區裡面，一座是南機場，塔台還有保留下來，最近有在研究要做為歷史遺跡的一部份，像是跑道、彈藥庫等等，但是某種程度會變成工業區的一部份，還是有點可惜，算是某種程度的消失，有沒有辦法透過其他方式讓大家再去回憶，還有一個機場是在金車酒廠裡面，宜蘭有三座舊機場是很特別的地方，是很好的故事題材。

回應 | 丘如華（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秘書長）

什麼是好東西，每個人價值觀都不一樣，如果民間能夠好好的保護這些文化資產那是最好，不一定要用到法律，有時候是某種殺傷力的破壞，我們看很多的歷史建築，大家都是為了要發展成可以發財的，現在進到迪化街，左邊的房子全部都是重建的，我可以用文資保護的名義去勸他，對地方上人士是好的就是好的，或是只有對保存下來歷史身份古蹟身分才是好，所以我說大家要多去讀歷史，我稍微講一下什麼叫做撕裂的記憶，像是波蘭有好幾次被併吞，哥白尼他所發現的東西都是世界級的，蕭邦也是世界級的，二次大戰猶太人集中營也是世界的紀錄，華沙很多古蹟也都是重建的，都是靠口述歷史來的，所以要快點去挖寶，社區大學應該趕快訓練大家去做這件事，把這些歷史都留下來，才能有豐富的資料。

羅東其實很有趣，我認識一個羅東的攝影家，最近想把他照片拿到台北去展覽，我也負責台北的攝影中心，已經 104 年的房子，之前請一些結婚 30 年以上的夫妻來講歷史，像在台北的小學有那種祖孫三代跨讀的，用他的記憶口述以前的樣子，然後有人幫忙畫畫，都市發展跟都市計畫都是跟歷史、文化有關係，每一個國民都應該去了解都市計畫工具可以改變我們環境到什麼方向，我在台北市文化局是古蹟委員，很多委員我是不太能認同，

我覺得在歷史上重要的就是有價值的，還有大稻埕的黑美人酒家，當然不可能繼續做酒家，可是酒家女穿旗袍走樓梯的記憶要保存下來，依照都市計畫大稻埕是歷史街區，有更高的彈性，像華山、松山文創園區、建國停車場都是文資法保存下來的，我們任何國民都有資格去提報文化資產，我也常常教人家去申請。

去年桃園地景藝術節，我也有去幫忙，只要是好的東西值得被保存的都可以被討論，經過地景藝術節大家知道埤塘是什麼了，知道新屋在那裡，今年是要辦在航空城裡面，立委、議員也很多人說不要徵收那麼多，盡量保存多一點下來，政治人物不是都那麼壞，很多事情要很多人的力量，而且要有策略要有方法，朋友也要多，各式各樣的朋友都要有，才能把事情做成功。

回應 | 唐大可（慕紅豆創辦人）

以前台南土地一坪大概 10 萬，20 坪大概 200 萬，再花點錢整理；現在少的話都要 20 萬，甚至 50、100 的都有。當初會選擇巷弄是因為比較便宜，慢慢的人潮進來，店租也漲價，原本租的人離開了，商人進來了，好不好是看在地人怎麼看待這事情，但是我相信沒有人是希望社區愈來愈糟。但是人太多好像又會變糟，所以需要策略，凝聚共識。台南的老屋再怎樣破爛都有人要買，就跟宜蘭的農田一樣。以我的立場就是不斷去凝聚這些共識，不在於外面的人怎麼想，而是自己當地人的想法，凝聚是最需要時間也是最難的一部份。通常我會透過食物做中間的潤滑，吸引大家來的動機，再透過遊戲、講故事等等比較柔性一點，慢慢醞釀。提供給大家參考，謝謝。

回應 | 蔡明志（宜蘭社區大學講師）

因為時間的關係，差不多要結束了。最近宜蘭舊城巷弄故事再興的部份，其實有很多人默默在做，也有很多不同的策略。過去都是依法行政，不過文化資產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不能夠因為我們喜歡這東西就認為他是最偉大的，其他人都不重要。像前陣子頭城慶元宮（媽祖廟）前殿要修繕，葉永韶老師每天跟廟的主委哈拉，持續了快半年；社區大學辦的騎求平安，以

騎腳踏車的方式逛宜蘭主要的六座媽祖廟，其實也是為了讓他們看看別的已經指定為古蹟的媽祖廟是如何。後來廟方就同意用修古蹟的方式來整理，這也是一種方法。在城市裡我們也可以連結其他的文化資產，像頭城已經在做的，以李榮春的文學所描寫頭城五六十年前的樣子，和現在做對照。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策略，都可以嘗試看看。過去前輩做了很多事情，不過到了年輕一代似乎有點後繼無力，我覺得現在需要更多人來做這樣的事情，尤其是口述歷史的部份。宜蘭舊城中有很多的耆老，對於舊城有很多的故事，都需要我們去紀錄並傳承下去。這些故事都跟這個城市的過去連結在一起，會讓你對這城市更有感覺，而這是大家每個人的責任，都可以一起來做，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謝謝大家！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謝謝那麼多朋友參與到最後，讓我們再用掌聲謝謝丘如華老師、唐大可老師以及蔡明志老師，前陣子有學員問我說你們公民素養週有解決什麼問題嗎？是不是談完就算了，這問題讓我有點困擾，不過回顧這 14 年來共同做過的事情，像雙連埤也是因為我們增加了保留下來的機會不然這塊濕地會被賣掉，還有比較近的像是核四廠問題，這裡很感謝林義雄先生，用絕食的方式告訴政府，得到暫緩興建的答案，還有宜蘭新民院區那條路，有人發起把這些老樹保留下來，竟然有六千多人簽名，開條路並不一定走汽車的，讓大家在裡面漫步也是很好的，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過的。

我要很謝謝丘老師提到的一個概念，她一直認為教育永遠不嫌老，教育永遠要對未來充滿希望，我想我們 14 年的公民素養週，這過程裡讓參與其中的學員、老師關懷我們生活的這個城市、這塊土地，像剛剛唐大可先生說的生活在這裡的人是不是有自信，有自信才會覺得驕傲，一座城市也是因為大家把她活在這個樣子的，宜蘭是不是有魅力要靠大家怎麼去生活，如果大家有路過北門口，以前是很悠閒的過去，現在都是排隊人潮，宜蘭人只擁有七分之五的宜蘭，有兩天要讓給觀光客，那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謝謝大家。



第二場（宜蘭社區大學）

議 題：北宜直線鐵路，直不直，值不值？

日 期：103 年 10 月 28 日（二）

地 點：復興國中德馨樓 4 樓視聽中心

主 持 人：林旺根・前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與 談 人：林國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副處長

程奕軒・反北宜直鐵臉書代表人

文字整理：簡郁瑾

北宜直線鐵路，直不直？值不值？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大家好，針對北宜直線鐵路這個議題，今年 4 月交通部依據鐵路工程局的綜合規畫評估核定鐵工局建議的二號路線方案，也就是從南港到大溪再到頭城-宜蘭的這條路線，民間也有不同的聲音，有希望快點完成的也有反對的，希望透過今天的分享與大家再探討，也需要大家的參與及發言，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的論壇。

主持人 | 林旺根（前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大家好，今天這個議題大家都非常關心，新聞媒體也報導很多，這議題算是相當專業的領域，但是對每個人又切身相關，也都可以有各自的看法。2006 年 6 月雪隧通車，在這之前宜蘭台北往返大多是坐火車比較方便，但是雪隧通車後，開車或搭乘國道客運更為方便，大量的客運運輸從以前的火車轉到公路來，但是國五容量有限，每逢假日塞車成為常態，也影響到地方的觀光發展，我們是希望鐵公路能夠均衡發展。

2003 年交通部鐵工局有個東部鐵路提速計畫的北宜直線鐵路規劃研究案，2006 年該規劃案經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議認為不應開發，有四個理由，第一個、是經過環境敏感地區，第二、是經過雪山山脈斷層帶，第三、是有關地下含水層的破壞，第四、是在宜蘭端尚有考古遺址需要再勘查評估而遭否決。

2009 年交通部配合台北到花蓮的提速計畫，就北宜段又提出了三個直線改善方案的可行性評估，並於 2012 年報經行政院同意，就其中兩條路線走廊再深入探討，一條是南港、汐止經雙溪、到大溪出口接回現有北宜線然後往頭城宜蘭，另一條是南港、汐止經雙溪附近然後直接由頭城出口。

現行北宜間鐵路路線要繞行東北角，到頭城的時間要 65 分鐘，路線的容量已達飽和狀態，而花東線的部分雙軌化電氣化也於今年完工通車了。去(2013)年鐵工局針對北宜直線鐵路路廊選定、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工程的基本規劃進行綜合規劃評估，根據鐵工局最新提出的規劃案，可分為兩條路線走廊，一條是走國道五號平行的路線，從南港到頭城約 34 或 35 公里，約可節省半小時車程，另一路廊方案是南港到雙溪、再從大溪出口到頭城，大概 53 公里，以自強號來講大概減少 18 分鐘，今(2014)年 4 月鐵工局提出規劃評估選線的結果並選擇後者，這是一個簡單的背景說明，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建設處林副處長，以及反北宜直鐵的年輕朋友程亦軒先生，那我們首先先請林副處長。

與談人 | 林國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副處長）

近來宜蘭有兩個議題大家都很關心，一個是北宜直鐵，另一個是農舍問題，北宜直鐵計畫在中央屬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是整個東部鐵路改善計畫的一環，目標是能夠在三個小時內可以從台北到台東。宜蘭縣政府在雪隧通車之前就開始進行整體交通的規劃，希望可以發展綠色運輸，除了建議北宜直鐵計畫外，宜蘭縣政府更在意的是平原段的鐵路高架計畫，希望以捷運化的概念與台北做連結，其中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由中央鐵工局執行，完整計畫應該由鐵工局來報告會比較清楚。

目前台北到宜蘭的鐵路運輸，不管是時間或是費用，都沒辦法與公路運輸競爭，另基隆到樹林這一段鐵路的運量也趨近於飽和，尖峰時間每六分鐘左右就有一班列車，所以必須另闢軌道提高運能，提速計畫包括運能增加來解決東部幹線一票難求的情況，同時也有平衡東部發展的目的；鐵路運輸比起公路來說是更為環保的運輸方式，中央前已委託顧問公司進行整體規劃，並舉辦過幾場公聽會，像剛剛參事提到的原規劃有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從南港出發沿著國五的廊道接到頭城，另一個方案是南港往東北角，在雙溪與原鐵路共站，再從雙溪接到大溪進到宜蘭，由於方案一因為會經過翡翠水庫集水區，所以台北市政府及相關環保團體持反對的立場，後來為避開此依環境敏感區域，於是選擇了方

案二路線，也因為這樣繞行的原因，所以南港至頭城段僅能節省約 18 分鐘，如果是方案一大概可節省 30 分鐘，不過兩條路線都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方案二的里程數是 53 公里，隧道的總長度 35.8 公里，會經過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大概 26 公里，不過沒有經過翡翠水庫的集水區，宜蘭端部分，大溪車站會配合做高架工程，到了龜山站就回到平面，另配合地區發展需要新設烏石港站，然後到頭城站，最長隧道是在石碇約有 20.8 公里，整個工程的工期大概是 110 個月，完工後這條路線就是專屬於東部運輸用，整個的運量會可以大幅增加約一倍。

另外也跟大家報告宜蘭鐵路高架化的部份，縣府規劃從頭城一直到冬山火車站進行鐵路高架工程，該項工程是宜蘭增取鐵路運輸捷運化重要的政策，完成後除可消除市區內 23 處平交道外，同時可平衡火車站前後站的發展，整個鐵路捷運化的計畫裡，預計未來宜蘭往台北的發車的頻率可由每小時 6 班增加至 10 班，尖峰的時間每 6 分鐘就有一班車往台北，我們希望長短程分離，用鐵路捷運化的概念來營運，使得鐵路運輸能夠更加的便利，也讓宜蘭未來的發展能夠回到鐵路車站及轉運站周邊地區，希望可以遏止農舍不斷蔓延興建的情形，該項計畫目前已在進行工程可行性的評估作業。

除了這些規劃以外，縣府對於國道五號塞車的情形也有一些配套措施，像是發展縣內的大眾運輸，像是宜蘭、羅東的轉運站都設置完成，礁溪轉運站也快要營運了；由於國道客運的乘車人數一直在增加，以去年(102 年)大約有八百萬人次，其中羅東轉運站約四百萬人次，宜蘭轉運站約兩百萬人次，礁溪地區約兩百萬，依據目前統計資料今年應該會突破八百五十萬人次。

剛剛提到北宜直鐵計畫是整個南港至花蓮鐵路提速計畫的一部份，計畫不只是宜蘭重要，對花蓮、台東地區也是很重，鐵路運輸是綠色運輸系統重要的一環，透過鐵路運輸搭配的接駁系統，可以減少市區每逢假日便塞車的情況，以上是我簡單的報告，謝謝大家。

與談人 | 程奕軒（反北宜直鐵臉書代表人）

大家好，對於北宜直鐵這規劃案，大家是真的了解嗎？還是只給我們幾張簡報的東西而已，簡單講北宜直鐵可以縮短台北宜蘭的距離最多最多 30 公里，可以省 18 分鐘，這些是數字面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要反北宜直鐵，第一個是環境面的衝擊，第二個是人文衝擊，先講第一個環境衝擊，這條路線經過很多的舊礦坑，再加上一些斷層帶，在這麼錯綜複雜的地段去開挖，還有很多不同的岩層，對於施工的品質及安全性都很令人質疑。另外票務的問題，不可能因為這條鐵路開通了就解決目前一票難求的問題，因為現在台鐵東部幹線大多是切給旅行社，就是所謂的觀光票，應該要先從票務體制下去改變，不然還是一樣一票難求。再來講到水質水量保護區的問題，本來是想要跟雪山隧道一樣直直的到宜蘭，這才是我們一直在講的北宜直鐵，而不是現在選定的這條路線，跟北迴鐵路有 80% 的重疊，另外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用軌距加寬的方式來提高現在北迴鐵路的速度，進行提高運量，而不是用這麼多經費去蓋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完工的直鐵，是不是真有這麼急迫性，宜蘭人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需要。再來環評裡面提到受影響的面積大概有 162.5 公頃，大約是四個羅東運動公園這麼大，我們雖然一直詢問可是收到的回覆都很敷衍，像是只是挖山洞，地表上的動植物不會受到影響之類，但是施工過程有可能不受到影響嗎，我們也在環評這個階段提出很多資料反駁他，現在還在等下一步的回應，我今天也準備一段話給大家思考，既然鐵路是低碳污染的建設，在這之下我們要犧牲多少的環境來換取這樣的建設，環境受到破壞之後要多少的時間才能回復，甚至永遠無法復原，很多先進國家都對生態環境非常的注重，必須很慎重的評估，要開過很多的公聽會、研討會，而且提出很精確的數據讓大家參考，我們是不是要一直追求經濟發展，然後忘記了以前那麼好的環境，忘記了雪隧還沒開通前那麼單純的生活，以前農田種的不是農舍而是農作物，宜蘭沒有像花蓮那麼漂亮的海岸線，現在有 19 個休閒渡假村在申請當中，以前是以樂活慢活的形態在生活，現在這些都漸漸流失了，現在在提的都是觀光，所以我們要一直提出這概念出來，在進行這些重大建設的時候有沒

有考慮到當地的生活形態、品質受到多少影響，假設直鐵開通後可以抒解雪隧雍塞的情形，那外地人到火車站後他要怎麼到員山去？等半小時一小時一班的公車嗎？對宜蘭人來說或許願意等，但是外地人願意嗎？以經濟效益來講還是以開車最方便，如果宜蘭的大眾運輸工具沒有完備，即使有直鐵也是沒有用。

再來第二點我要講的是人文衝擊，像雪隧通車對宜蘭房價的衝擊，宜蘭年輕人起薪平均 2 萬 2，甚至以下，房子在雪隧開通後至少漲了三倍，像壯圍的地一坪五千，現在一坪要一萬二，現在文化中心那邊三房兩廳 35 坪，一間要 650 萬，誰買得起？表面上看起來經濟起飛，但是是誰受惠？絕對不是受薪階級，今天雪隧通了就這樣，以後會不會有投機客藉著北宜直鐵的議題再來炒作，為什麼我們要反對北宜直鐵，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很多東西一賣出去就不再屬於宜蘭了，很多農舍再做的是輕工業，排水造成的污染等等，我們要問的是宜蘭整體的公共運輸規劃，是不是準備好了，不是只有宜蘭勁好行、腳踏車道可以解決的，停車空間在那裡，這是政府官員應該要去解決的問題。

今天只是把問題提出來讓大家去思考，另外公路運輸跟鐵路運輸並不能直接取代，包含運量、速度、便利性等等，現在應該要思考的是怎樣讓國道五號假日的時候能夠不塞車，有沒有其他的管制方法，現在會塞車就是小客車太多，大家不願意搭客運來，問題在於宜蘭大眾運輸的問題，這不解決即使蓋十條直鐵也沒有用。

觀光立縣應該是以永續發展做為根基的發展模式，像是日本、北歐國家等，去到那邊就會想直接住在那裡，但是現在來宜蘭什麼觀光工廠之類的，回去後只會記得什麼東西好好吃、那裡好好玩，但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那裡？這是我們能不能留住人的原因，再來以後北宜直鐵的票價跟公路運輸相比有沒有競爭力，這也是值得討論的，然後用造價與節省的時間來看，節省 1 分鐘要 13 億元，大家覺得值得嗎？以現在國庫的狀況來講，這些錢拿來做宜蘭公共運輸的改善，會不會更有幫助，這些政策是中央決定的，但是他們不了解宜蘭真正適合的是怎樣的開發。那我先簡單分享到這裡。

《問答&交流》

問題一

北宜直鐵是不是符合宜蘭的需求需要再多思考，以造價跟節省的時間來算似乎不合乎效益，台灣小客車每年大概 35 萬台在成長，北部人又很喜歡來宜蘭玩，我是建議南港汐止三鐵共構，六分鐘一班直接到宜蘭來，八堵到基隆用區間車，這樣才不會繞到基隆去，可以節省時間，謝謝。

問題二

我 60 歲，這一年來搬到宜蘭來，之前都在台北，也在澳洲待了 20 年，那我要請教程同學一些問題，我們需不需要這樣的建設來幫助宜蘭，我們的成本是子孫永續的未來，再來講到環境評估的問題，我要講的是為了保護台北供水的問題而犧牲宜蘭經濟發展，這樣是對的嗎？宜蘭年輕人都跑到台北去上班，留下的都是老人小孩，至於房價會漲跟直鐵沒什麼關係，主要是供需問題。謝謝大家。

問題三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有關多少錢才能節省一分鐘這問題，我想的是一個人一分鐘那累積起來有多少分鐘？再來環保人士口口聲聲都是環評問題，難道這些建設都沒經過評估嗎？我年過半百了不希望慢活，要的是便捷的交通，再來就是國道五號是不是有拓寬的可行性，謝謝。

回應 | 林國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副處長）

對縣政府來講，如果要直鐵的話是方案一最為適合，當然會碰到很多環境的問題要去克服，現階段選擇方案二來講最大的意義就是繞過翡翠水庫的集水區，如果是方案一的話可以節省比較多的時間，這點跟各位看法一致，那每個機關、單位都有不同的看法，也是無可厚非，簡單說明縣府的立場，謝謝。

回應 | 程奕軒（反北宜直鐵臉書代表人）

其實有沒有多繳稅的問題，但是花的還是國庫的錢，490 億可以拿來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像是招商、發展工業區等，會不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再來我也覺得環境影響評估不能無限上綱，但是環評一定要過，如果要拿西部跟宜蘭比，宜蘭的空氣跟水是佔優勢的，開這條雪隧已經浪費掉了很多水資源，但是政府一直沒有讓大家知道，再來房價再高一樣買不起，但是我們還是得要注意房價問題，現在宜蘭多少空屋率，房子放在那邊沒人買是很嚴重的經濟問題，我們也很希望支持北宜直鐵的人跟我們辯論，像在頭城公聽會上有人說支持北宜直鐵，可是北宜直鐵的火車是不停頭城站的，我今天只是講個大概的資料，很多沒講到的細項的資料需要更多時間，才能更加了解，再來講到一人省一分鐘是比較抽象的概念，讓我思考一下要怎麼回答，那再來是不是要犧牲宜蘭的經濟發展來保護台北的環境，其實台灣是屬於大家的，很多天然資源的消耗是很可怕的，像是礁溪溫泉、蘇澳冷泉都是，宜蘭有非常豐富的天然資源，是屬於全台灣人的。謝謝大家。

問題四

北宜直鐵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變成方案二，實在太差勁了，不如不要開發維持原來的路線再去做其他的改善，謝謝。

問題五

我想問平原段高架化的問題，為什麼大溪站要重新改建，為什麼要特別新設烏石港站，接回原軌的時候要把車種簡化，那會不會影響原先通勤族的權益？環境以及人文生態有在做探勘，是不是能夠完整的做完沒有疑慮後再來動工？謝謝。

問題六

我是鐵路局退休的，跟大家報告一下台鐵的狀況，像是普悠瑪號目標是把東部旅客疏運到西部去，但是一車只有360個座位，沒辦法站票，量太少了，如果是 PP 的話還可以站著，就可以載

五百多個，再來還有貨物運輸的問題，慢的會讓快的先走，速度就不會太快，自強號速度可以到 130，但是某些路段會變 6、70，如果是普悠瑪那種只會減到 8、90，我的意見是要有站票才會有效疏運。

問題七

我反對直線鐵路，因為對地下水的傷害是很大的，地下水不是只有山上有影響，海岸線也有，另外還有低海拔農業的問題要考慮。

回應 | 程奕軒（反北宜直鐵臉書代表人）

地下水減少會造成土壤鹼化、液化，除了造成植物的危害以外，也是有安全的疑慮，這些部份環評的時候都應該要考量進去，目前環評還在審議及調查的階段，有任何新的資料隨時都可以提供，謝謝。

回應 | 林國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副處長）

大溪站為什麼需要改建，因為高架路段沒辦法一下子就變平面，需要一個界面，那大溪站就是這樣的角色，至於簡化車種的部份，目前光自強號就分普悠瑪、太魯閣跟一般的三種，簡化車種可以簡化票務也便利民眾搭乘，提升效率，普悠瑪跟太魯閣是傾斜式列車，所以沒辦法站人，車廂數也比較少，運能有限，一般 PP 那種不是傾斜式的車廂也比較多，以後直鐵開通以後也不用傾斜式列車，運能可以提升；那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主要是補注量跟抽取量的關係，抽取量太多或是補注太少都會造成地層下陷，那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恐怕需要進一步的資料才能判斷。謝謝大家。

問題八

如果要建的話主軸在那裡，是不是要疏解公路運輸的壅塞情況，是不是要增加台鐵的運量，那是不是真的能解決這個問題，會不會像程同學講的一樣百分之九十的人還是開車來，所以我覺

得比較重要的是宜蘭縣內的配套措施，再來是增加開車的轉乘交通運輸工具的誘因，這樣才有幫助。

問題九

我是在宜蘭工作的，對於程同學講到的永續發展有提到峇里島當例子，那我覺得峇里島並不是個好例子，太多遊客大量湧進，也蓋了很多觀光飯店設施，當地沒有好的配套措施也沒有整體的觀光政策，造成很大的環境衝擊，很多都是包裝出來的，當地人也沒有因此而比較富有，那發展的定義是什麼？拿中國北京來講這幾年發展非常迅速，但是當地霾害非常嚴重，再舉北歐的丹麥當例子，GDP 是全球排前面的，但是哥本哈根是全世界使用腳踏車最密集的地方，他們生活也是很好，所以我們需要想想自己的價值觀是什麼。

回應 | 林國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副處長）

大眾運輸系統是我們需要加強的地方，因為雪隧通車造成宜蘭運輸系統過重的負荷，開車來會覺得非常方便，很多地方停車都不用收費，我們前陣子國道五號有假日加價的措施，但是效果不好，這整體需要一個配套措施，有推跟拉的力量，兩者都要兼顧，道路的便捷性跟大眾運輸的便利性都要加強，需要整體的規劃，那配套措施包括轉運站以及公車像是宜蘭勁好行，大家或許會覺得可以開更多，但是目前的量沒辦法支撐，再加上外地來的成本太低，宜蘭是希望透過火車站及轉運站周邊的結合，在城區裡面生活，而不是到外面去蓋農舍，這些措施我們已經進行三年，接下來頭城及蘇澳轉運站也都在規劃中，還有公車路線也會陸續增加，不過限於資源，需要在配置上再多研究。

回應 | 程奕軒（反北宜直鐵臉書代表人）

謝謝宜蘭社大辦了這個論壇，也謝謝大家的參與，除了北宜直鐵外還有很多其他的開發案也需要大家關心，什麼叫做永續觀光發展，其實觀光發展真正的含意是生活品質的提昇，大家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改變對生活的觀念以及怎麼去教育下一代，

怎麼替自己生活的土地著想，這是最重要的價值，謝謝大家。

建設處林副處長：

北宜直鐵對宜蘭來說是很重要的，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面有不同的訴求，是很正常的事，今天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彼此溝通，再來北宜直鐵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要環境評估，還有調查以及施工期，當然公路及鐵路運輸沒辦法完全取代開車，關於方案的選擇雖然方案一是更快速的方案，不過還要考慮到北市、新北市的立場，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再辦更大型的說明會讓大家彼此溝通想法，謝謝。

主持人 | 林旺根（前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可以把題目換個順序：「北宜直鐵值不值，直不直？」來做反覆思考，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剛幾位發言人用比較廣的視野給我們省思，我們要付出多少的代價來換取這樣的建設，除了環境上還有人文上的影響，可以替代公路運輸的軌道運輸也是很重要的，那付出的代價尤其包括社會經濟及財務的成本效益是需要去評估的，當然方案的選擇上也要顧及其他層面的意見，做為現代公民這些議題都需要我們後續再持續關心。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很高興今天這麼多人來參與，大家有覺得宜蘭是個很不一樣的地方嗎，不一樣的地方在今天的討論就感覺得到，也有人質疑我們辦這個公民素養週有什麼作用，不過今天大家來這裡可以暢所欲言，說自己想說的話，說出自己的主張，不像以前一樣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那最後還是謝謝大家今天踴躍的參與，也謝謝今天的主持人及與談人，謝謝大家。



第三場（宜蘭社區大學）

議 題：蘭陽溪上游耕作區，禁不禁？

日 期：103 年 10 月 29 日（三）

地 點：復興國中德馨樓 4 樓視聽中心

主 持 人：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與 談 人：張楨驩・第一河川局代理局長

曾勝二・大同鄉樂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文字整理：簡郁瑾

蘭陽溪上游耕作區，禁不禁？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大家晚安大家好，宜蘭社區大學成立 15 年，隔年就開始舉辦公民素養週的活動也有 14 年了，一年兩學期，所以也有 28 期了，一個理念可以堅持 14 年而不墜，可以看出這是很有價值的活動，建立公民可以討論生活相關公共議題的努力是相當堅持的，也有很多的學員、老師一同參與，謝謝大家。

這一期的主題是「我們的宜蘭正在消失當中？！」，今天討論的是蘭陽溪上游耕作區是不是要禁止，就像有人說宜蘭的農田是在種農舍，宜蘭一年有一百甲的農地被拿去蓋農舍，這是很驚人的，宜蘭的價值觀、宜蘭人的選擇常常會變成台灣追隨的對象，我們對生長的故鄉也有很深的感情在，宜蘭沒有水庫但是不缺水，水都是從蘭陽溪上游集水區來的，這麼好的水資源全台灣沒有幾個地方有，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講座。

主持人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與大家溝通，在今年五月聯合報有個專題叫願景工程，這個專題把目標當成一個方向及願景，有跟今天的主題符合，上游的東西禁不禁是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才會在這裡討論，我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有很大片的菅芒花生長，大家想到蘭陽溪似乎就會想到菅芒花，是一個代表的景色，蘭陽溪這幾年耕作的面積大幅度的增加，引述聯合報的資料，從 93 年的兩百多公頃到 99 年的八百多公頃，增加三倍多，官方數字與實際是不是有落差，也可以請樂水社區總幹事來說明，除了面積變大以外，耕作方式也有改變，西瓜跟高麗菜是最大宗的作物，如果土石崩落會造成河道改道，可能會危害到部落，公路總局獨立山工務段也說有百分之八十的路面不通是因為溪水暴漲沖刷造成路基流失，邊坡崩塌的只佔 20%，這種現象都指出蘭陽溪上游耕作是個問題。

再來第二篇去訪問耕作農民有關租金的問題，其實是非常低廉的，也因為這樣所以就一直租，有提到是中南部的金主來租然後由當地人受僱去做，等於說錢都被別人賺走了，不過這是報紙上寫的有時候也需要查證一下，也有人說實際耕種的面積不只八百公頃，等下我報告的時候會再詳細的講，除了用低廉租金以外，遇到天災還可以領災害補助，再來之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認為蘭陽溪放租應該要有整體規劃以及總量管制，超過就不能再放租了，另外還有安全問題需要考慮。

對河川局來講可能一年租金是幾百萬，道路、堤防修建和河川疏浚卻要支出大筆經費，而已在耕種過程中所造成的污染等負面成本也是需要考慮的，河川地需要怎樣的利用方式也是值得討論的，水利署對中央管河川的管理一直都是模範生，我們之前也合作的很好，像生雞糞的禁止河川局也很配合，把問題拋出來藉由大家的討論希望可以做的更好，那我們就歡迎第一河川局張局長來跟我們分享。

與談人 | 張楨驩（第一河川局代理局長）

各位鄉親大家好，今天到這裡跟大家分享，第一個要澄清外界的疑慮跟誤解，第二個是蘭陽溪種植的總量管制，目前也正在逐年縮減許可使用（俗稱放租）的面積，還有對於違規查核的情形，對蘭陽溪水質的影響，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等。

放租對生態環境的確會造成破壞，但是是從 400 年前漢人大量移入開墾時候就開始了，不是現在才有的，第二個對地形地貌河道道路交通的衝擊也是有的，公路局現在對橋樑有監控措施，河谷也是不斷的在變動中，公路局也有在研擬河岸改道的可能性，再來種植過程對土地及水質的危害也是有的，所以我們加強查核，一旦查到是重罰六萬以及撤銷租地許可。那河川種植常見的違規有那些？第一個改變地形，第二個營業許可範圍，第三個是沒有清理種植的遺留物，比如說農藥罐、塑膠袋等，再來就是使用非法的農藥，違反環保規定等等，宜蘭縣有把這些事項規定在地方自治條例中，那公務員就有法可循，我們也把這些規定附在合約裡面，當做合約的一部份。

蘭陽溪河域總面積大約是 4 萬 5 千公頃，我們核准的耕作面積是 850 公頃，這面積其實沒有增加減少，上游是農委會輔導南山地區原住民種植高麗菜才開始的，那為什麼數量看起來會增加？是因為我們逐年納入管理。有些之前是都沒列入管理的，還有些是本來縣政府管的河川地，有些是河川界點的調整，要轉由河川局來管理，所以還會再增加 150 公頃的耕地，這個增加完就絕對不會再增加了，其實實際耕作的總量是沒有增加多少的，納管之後河川公地種植的許可書有很多規定，河川局就要按照縣政府的環保法規來執行，像是生雞糞、農藥、殺蟲劑等等都列入禁止，然後也有聯合稽查的機制，如果發現的話就是重罰，耕作的時候對於揚塵的防制以及遺留物的清理都要注意。

我們看簡報地圖，紅色的部份都是禁止種植的。再來講到申請條件，如果沒有當地人做人頭，外地人根本不符合資格，所以不可能有南部來的。然後違反環保法規、農業法規等都是重罰，少數也是有惡意越界的情形，常常是發生往河邊的方向，這危險性很高，可能會被水沖掉，所以也很少有人會這麼做，犯規後就是終止許可。關於揚塵的管制，可以用種植菅芒花來管理，也收到不錯的效果。

再者，對水質的影響，我們委託宜蘭大學檢測的結果都是未檢出有害指標，對於肥料也都有聯合查緝。環境跟生活要兼顧，生態也要能維持，環境與人之間要取得平衡，另外法規不足的地方可能要由中央立法，地方自治法規總是有不足之處，只能用行政作為來限制，再來關於種植方法的改變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來達成的，以上是我簡單的報告，謝謝大家。

與談人 | 曾勝二（大同鄉樂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大家好，近年來對於蘭陽溪種植農作物開始有點覺醒，也覺得這樣不好，只是從小就在種這些東西，改變不是那麼容易，原住民也沒有因為種高麗菜而致富的，對部落經濟幫助並不大，就算有賺一些錢也是用在醫藥費上，而且這幾年在推廣綠色產業，人文、生態等遊程興起，用我們在地獨特的文化也可以改變我們經濟所得，所以堅持要種高麗菜的人也沒那麼多了，保持一個好

的環境也是很重要的選擇。

再來講到水土保持，原住民保留地、農牧用地都在高台地區，而且面積不到放耕地的 1/20，重點是在蘭陽溪兩邊的溪床，這才是大問題，在環境面來講農藥造成的污染，經過地表到深溝淨水場，現在沒問題不代表以後沒問題，再來西瓜收成賣不掉的就是就地破壞，那個味道很臭都是蒼蠅，對環境都是不好的影響，還有溪床的兩側因為要種植，怕會長草所以鋪了很多的帆布，還有很多的瓶瓶罐罐，作業結束後都是就地掩埋，到了汛期時候這些廢棄物就會沖至下游，屆時就會看到葫蘆堵大橋以下到出海口都是瓶瓶罐罐，不當的開發也造成地表變動，殘敗不堪，造成沙塵暴頻繁出現。

再來對生態的傷害，秋天的芒草已經消失了，瓜農為了保護西瓜園不被河流侵蝕，所以在其上緣地表深埋大石，因而容易改變河道，影響區域河堤及路基防護安全，本來蘭陽溪有很多的野兔及野生植物也因為這樣而不見了，像是赤楊、羅氏鹽膚木、茵陳篙等。

再來談到生態性，本來生態是非常多元的但是現在都沒有了，還有要種西瓜通常都會挖蓄水池，有些跟籃球場一樣大而且很深，民國 100 年的時候還造成一個高中生溺死，河道改變也影響河谷、河堤，甚至造成台七甲路基流失，這都要耗費許多社會成本，以及自然坡堤的破壞，沒有種西瓜之前有自然坡堤，但是只要一種西瓜就會把坡堤剷平，對安全造成危害，第四個是污染有機農作區的上游水源，部落有人文有生態也有農特產，可是我們的上游水源是被污染的，在產業轉型的時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最後蘭陽溪被掏空了，兩岸都光禿禿的對兩邊的部落有什麼影響，第一個部落的歲時祭儀產生混亂，10 月看到芒花我們就知道颱風不來了，11 月看到山鹽青的果子變成紅色的就知道要去打獵了，現在都看不到了，傳統建築原生材料也消失了，還有很多例子都對部落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還有在祖靈祭儀要獻給我們祖靈的苦花魚，現在也幾乎找不到了，都對部落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們建議未來蘭陽溪的部份要分期分區分段來進行禁種，循

序漸進的方式，也與河川局、環保局一起努力，另外我們自己也成立巡守隊，加強管理，還要成立蘭陽溪的芒花生態保育區，在泰雅大橋那裡可以去看看芒花多漂亮，以及管制養雞養鴨業者大量租用支流區域，避免污染環境，還有上游田古爾溪、瑪崙溪都是崩塌的，現在林務局也沒在上游種樹木了，至少在崩塌地要進行植栽復育工程還有秋芒灑種復育，這至少需要 50 年時間，再來就是部落的有機農業也在進行中，需要輔導就原保地、農牧用地植栽部份進行轉型，讓環境可以變的更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與談人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蘭陽溪我們有整體規劃，土地收回來後我們要怎麼做，像剛剛曾勝二理事長講的自然堤要提高，從出海口到上游有些不同議題在進行，對自然生態或野生動植物比較友善的要靠蘭陽溪，再來這是從河川局拿到的河川公地種植申請案件統計，從 93 年到 98 年件數起起伏伏，應該是河川局內部管理的問題，第二個變多的原因是納入管理的關係，從 99 年開始就比較穩定是八百多公頃，我們把河川管理界點做了調整，逐年一直往上，幾乎已經到了思源啞口，蘭陽溪最源頭的地方了。

大同鄉原住民保留地大約有八千多公頃，種小米、薑、菜跟茶都有，這部份跟河川比較無關，那原住民保留地有比較靠近河床部份的，或是公告河川地之後靠近山腳的部份，大約有七百公頃，這部份耕作高冷蔬菜及花卉比較多，在管理上都是禁用生雞糞的，那生雞糞跟熟雞糞的差別並沒有很大，只在農業處去看一下溫度有沒有到，蟲卵有沒有被殺死，如果有達到標準就是熟雞糞，熟雞糞的部份並沒有禁止，這部份的管理是我們還要再努力的地方，農藥不禁、除草劑也不禁，那在議會通過除草劑限制自治條例後，原住民保留地靠近河床旁邊這部份也禁止使用了。再來講到公有地的部份，是用葫蘆堵橋為界點，以上定義為甲類水體，以下為乙類或丙類水體，葫蘆堵橋以上的公有河川地大約有 750 公頃，在這地方不能使用農藥、除草劑，也不能用生雞糞、熟雞糞，只能用化肥有機肥，目前只有甲類水體有這種限制，未

來可能推到乙類水體去，像是新南那一帶。

我們對蘭陽溪的管理大概可分成幾個部份，臭味、土壤污染、河川水質監測以及蒼蠅數量調查，在管制初期，與河川局、農業處以及環保局聯合稽查，在耕作季節幾乎是每日排班，從 100 年到今年 9 月的查處情況，今年開始依水污法處罰的件數變多，西瓜產銷班的農民說禁用生雞糞，用有機肥沒問題，但是禁農藥、除草劑他們就很難配合了，這地方是有一些很大的衝擊在。

再來講到土壤，在蘭陽溪裡面過去有兩件是重金屬超標，我們跟他說不可以再種了，必須去改善，種的東西也不能賣，這是因為長期使用雞糞的關係，因為雞飼料裡面用了很多含有重金屬的東西，然後雞糞跟沙土混在一起造成土壤污染。

水質部份，懸浮固體這一項沒辦法符合，因為我們蘭陽溪是濁水溪，那在大腸桿菌也超過甲類水體的標準，再來蒼蠅的數量，在 101 年南山檢測到 1314 隻蒼蠅，還有太平山莊也是很多，一直到今年逐年減少，不過聽說最近有再變多的趨勢，蒼蠅一直是我們重要的指標，再來這是我們過去發文給水利署之間停止河川區域的許可，今年葫蘆堵大橋上游是沒有西瓜的，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芒花，我們替大自然收復了愈來愈多的失土，後面是一些現場的照片，對農民來講罰八萬塊是小事，真正害怕的是河川局中止租約，就不能再種植了，所以跟河川局合作的機制是很重要的。

我們對蘭陽溪這個流域是有一些想像的，包括生態旅遊、有機農業區等等，也要在七賢這裡實施減輕揚塵的對策，還有對蘭陽溪各不同河段的定位還有整體發展構想，我們就是逐年收復，確保河川安全及生態環境。

最後是目前面臨的困境，蘭陽溪作物經濟規模至少是宜蘭農業產值的三分之一，表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依賴蘭陽溪的耕種，代表賺錢也代表就業機會；環境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有毒化的疑慮，除草劑是環境赫爾蒙，會讓生物雄性生殖能力降低，進而導致整個族群的消失，特別是低階物種，還有地下水污染、揚塵、臭異味等；再來是安全，會有河川氾濫、土石流、道路中斷及孤島的可能；公平方面，利益是分配給誰，外部成本是誰來承擔呢？社會方面，這些區域很多是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做這樣的使用是

正常還是不正常，是不是有壓榨的情形；最後政府部份，要落實公共資源分配的透明公平以及違規時公權力的發揮。

終究有一天我們會把河川再還給河川，是美麗的，回歸環境所使用，不是為了給人類吃西瓜吃高麗菜，至於那一天會達到，應該要有一個宜蘭自己的目標及時間表，不能再走回頭路了，那我的分享大致到這裡為止。

《問答&交流》

問題一

以前我不懂環境保護，到太平山吃西瓜覺得好好吃哦，現在我很害怕，我們的下一代要怎麼養活自己，尤其現在食安問題又這麼嚴重，感覺原住民他們自己也想回歸自然生態，可是政府跟一些政商關係似乎不允許這樣，今天我們吃的菜從那裡來、用了什麼農藥大家知道嗎？我們很榮幸有這塊可愛的土地，但是水污染之後會怎樣沒人知道，1/3 的產值但是只有 200 人獲利，原住民都在生病了，我們真的要好好省思這個問題，支持自然農法的有機農業，來保護我們的環境，謝謝。

問題二

我每個禮拜都會去蘭陽溪那邊跑步，靠近出海口有告示牌說是河川地，不能開墾，但是明明就有看到在開墾，那些農藥也會影響到裡面的魚，這是我們看得到的地方，那在上游看不到的地方是不是更嚴重。

問題三

像雞糞豬糞，應該由政府來輔導養殖戶要怎麼處理這些排泄物，設置養雞場時應該要有處理排泄物的設施才能核准，為什麼不能輔導農民來做這個？好像有些補助經費撥到農會就沒有下文了，謝謝。

回應 | 曾勝二（大同鄉樂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我覺得蘭陽溪一定要回到原來的本色，原來的生態之美，這是一定要做的，那在這過程裡面，怎麼樣的想法、思維都要經過很多次的重組及實踐，才會有成果，短時間要改變是比較困難，但是還是要設定一個期間像是十年，我們要處理這事情要分兩階段，第一個是部落，第二個是瓜農、菜農的部份，部落部份要讓他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部落產業，原住民大多以為是農業，只要多生產一些就能多賺一些，可是文化產業像是祖靈祭、傳統舞蹈、歌謠等，為什麼不好好去推廣，這是聚寶盆，第二個是生態產業，只有原住民知道在部落裡什麼東西可以吃、可以用、可以喝的，再來就是農特產，這是有錢也買不到的，並不是只有農業，現在原村已經開始在思考，可是擔心的是行銷管理還不成熟，如果失敗了怎麼辦，是不是可以抱持著小農的心態來做更多元的努力增加經濟收入，現在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應該要讓原住民去思考，我們的產業是多元的，像樂水一樣改變他們的經濟收入還有生活品質。

再來瓜農跟菜農的部份，很多不是在地人，肥料管制等等什麼的看到就開罰，這樣是消極的，只能算做一半，那積極方面我們可以怎樣縮小面積，可以把台地分成高階台地跟低階台地，低階台地就是溪床的兩邊，先有效管制慢慢縮小面積，分期分段實施，高階可能都是原住民保留地那再研究，最後透過公共參與，輿論的壓力來成立類似芒草保護區之類或水源保護區等，這過程可能需要好幾年，但是一定要去做，這是我個人的看法，謝謝。

回應 | 張楨驩（第一河川局代理局長）

我自己也是荒野協會的會員，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有一天可以達成目標，我們被關說的案件最多的就是種植作物，我們推動這個免不了會得罪人，也會有人惡意中傷，但還是一定要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第一個法規要讓我們可以依循，像是可以撤銷許可之類的，這是一個大方向，甚至比較強烈就是公告水質水量保護區，那就什麼都解決了，謝謝。

回應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我們現在在台九線以下南北岸都各有一些耕地，這些地耕作的人跟上游那些很不一樣，像是除草劑、燒稻梗這些事我們就處理不完了，我們覺得這裡有一個機會，放租地種的方式跟一般農地一樣，這裡的水是從河床進來，也不會被旁邊的人噴農藥，種有機的人最怕的是有毒的水跟農藥灑過來，所以這裡很適合做有機農業生產，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在這個地方使用除草劑是可以取締，但是很難在第一時間找到除草劑的人。不過法規已經有修正，也可以對地主開罰，另外就是雞糞的問題，宜蘭養的雞一天產生 80 噸的雞糞，豬糞則有 1000 噸，現在農業處有輔導兩家處理雞糞的工廠，它每天的產能可以處理縣內所有產生的雞糞，然後可以產生有機質的肥料，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市場接受度，沒有做成有機肥之前加工什麼都很便宜，所以可以賣的很便宜，便宜這件事就害死我們大家了，我們縣內要透過政策，這兩個工廠就緒後，農業處就不再讓熟雞糞進到市場去，所以這兩個工廠是很重要的，政策上的支持也很重要，豬糞就又是另一個故事了，我們會用槽車運到一個設立沼氣發電的機組，那養豬最大的問題在於產生的臭味，養豬業者其實也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減少臭味。那我就先講到這裡，再請大家發言。

問題四

我們如何在農民經濟、環保及飲水健康都能兼顧的立場上提出四點建議，第一宜蘭沒有水庫，宜蘭、壯圍一帶約 22 萬人每天 6 萬噸用水都靠深溝淨水場，但是深溝淨水場含蓄的地下水不到 6 萬噸，所以要好好利用粗坑溪、松羅溪的地面水，等到枯水期再來用深溝的地下水，在這樣的情況下供水是足足有餘，而且品質在台灣來講是最優質的；第二點剛剛張局長也提到，很感謝河川局提供蘭陽溪整治的資料，1901 年日本人就開始整治蘭陽溪，一直到 1926 年蘭陽溪的整治才完成，早期宜蘭的水是大礁溪的水源，以後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報告。

問題五

剛提到取締生雞糞跟農藥人力有限，那樂水社區總幹事有說會成立社區巡守隊，是不是讓檢舉人有一定的獎勵，增加他們的誘因？

回應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政府在執行公權力的時候要非常小心，需要具有公權力執行身分的人，當然有些是可以用民眾的檢舉、蒐證，但是這裡的處分 8 萬元跟可能會被收回租約，事實上是還滿重的，所以處理起來要相當小心，當然檢舉的資料我們都會參考，只是獎勵的部份在水污法還沒有明文規定，不過這是一個好的想法，反過來說也怕會造成部落間的不合，也有些人是受雇的身分，往往罰不到真正該罰的人，這是應該要檢討的地方。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有人說辦了這麼多公民論壇結果也沒改變什麼，是不是不要辦了，不過從昨天的北宜直鐵到今天蘭陽溪上游耕作的問題，我看到大家包括政府官員也暫時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難道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就不要辦了嗎？宜蘭是個有理想的地方，不會因為問題暫時沒辦法解決就不去關心，宜蘭是個沒水庫的地方，飲用水的品質是很重要的課題，甚至是國防安全的問題，這是不能讓步的，教育永遠不嫌晚，教育永遠要抱持著希望，我用這句話來勉勵大家，要抱持著樂觀正面的態度，這也是宜蘭之所以成為宜蘭的原因，宜蘭人的選擇常常成為台灣未來的精神，另外有三個新北市的朋友願意把員山鄉惠好村的一公頃多土地借給學校五年，希望社區大學可以帶著有興趣友善耕作的人來推展，那我們已經有種出第一次的收成了，特別拿出八百公斤的米捐給需要幫助的孩子，讓他們可以感受到社會的關心，那今天再次謝謝大家的參與，謝謝。



第四場（宜蘭社區大學）

議 題：高階核廢料落腳在宜蘭的虛與實？

日 期：103 年 10 月 30 日（四）

地 點：復興國中德馨樓 4 樓視聽中心

主 持 人：陳歐珀・立法委員

與 談 人：李彥良・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
良技士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哈勇・諾幹・南澳鄉澳花村村民

文字整理：簡郁瑾

高階核廢料落腳在宜蘭的虛與實？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今天要討論的子題是高階核廢料落腳在宜蘭的虛與實，之前有發文給經濟部，經濟部請台電參加，台電說不便參加，為什麼要說這些過程，有人說我們之前討論都不讓台電參加說明，這樣有點偏頗，這些過程可以跟大家報告是台電不來，不是社大不讓台電來，其實這也不是台電第一次，連天下雜誌的邀請他們也不去參加。

有人說這是政治問題不要去管，事實上台電在規劃高階核廢料要放在大南澳地區，這是跟每個人都有關係的事情，跟政治有什麼關係，我們也不能因為台電不來就不討論這件事，那很高興原能會有派人來說明，請大家給原能會鼓勵一下，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討論，謝謝大家。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很榮幸來這邊跟大家一起探討這個主題，身為一個宜蘭縣區域立委，對這議題自然是相當的關心，政府一直都是採取一種迴避、閃躲的態度，即使在立法委員的監督之下也公然拒絕我們去了解這個事實，在 5 月 21 日我在經濟委員會質詢經濟部長，然後在 7 月 14 號邀請縣長及田秋堇委員共同開了一個高階核廢料是否放在大南澳的說明會，新聞也滿大的，接著在 8 月 29 號要求經濟部及台電派人陪同去大南澳現場看，也是被拒絕，那我在 10 月 7 號面對江院長總質詢之後，從部長以上的層級大概就不再提這個事情，台電在偷偷進行高階核廢料放置議題的可行性評估，如果我們也不在意的話，這個高階核廢料會放在宜蘭，這之後會再說明。

政府一直說核電是最便宜最乾淨，事實上是最貴也是最毒的

一種能源，最近政府把高階核廢料送到法國去處理多花了113億，現在台灣核一核二核三的高階燃料棒有一萬六千束，貯存池已經滿了所以一定要做乾式貯存，新北市長朱立倫也說不同意，低階核廢料就是送到蘭嶼去，高階毒性更強，一般民眾不了解這個嚴重性，就跟核四一樣我們是希望能夠停建，而不是封存，我今天也準備5月21號質詢經濟部長的影片給大家參考，讓大家有個基礎的了解。

影片內容摘要：核廢料毒性要十萬年時間才不易對人產生傷害，原能會的規劃報告高階核廢料貯存地點最優先可能的地點在大南澳，而且原能會要求台電要在2017年完成處置地點的可行性評估報告，這不是球員兼裁判嗎？部長回答：地質母岩特性的調查是106年，候選場址的評選核定是117年，評細場址的調查試驗是127年。立委：極力反對高階核廢料貯存地點在大南澳。

第一個我們是極力反對設置地點在大南澳地區，第二個目前一萬六千束高階核廢料的處理要花上千億，所以我說核能其實是最貴的發電方式，接下來請與談人跟大家說明。

與談人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大家好，原能會是核能安全的管理單位，今天從這角度來為大家說明何謂核廢料，以及如何管理核廢料最終處置，並說明全世界核能國家如何管理他們的核廢料，以及我們國內現況。

我國自67年開始利用核能發電，所產生的核廢料有兩種，一種是高階核廢料，就是所謂用過核子燃料，另外一種是低階核廢料，例如：設施周邊被污染的物品，像是衣服、耗損材料等，這兩種目前大部份都放在核電廠裡面，先前低階核廢料有十萬桶運到蘭嶼去，不過大部份還在核電廠。所謂最終處置，就是選擇適當環境，可以永久安置核廢料，使其與人類生活圈隔離，以確保民眾安全及環境品質，為了不造成後代子孫的負擔，核廢料一定要好好處理。

國內用過核子燃料的管理是依照「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為指導，目前大部份都放在核電廠的濕式貯存池裡，然而這些核電廠都快面臨除役了，所以要進到中程階段進行乾式貯存，使用符

合國際標準的乾式貯存設施，並未來能接續最終處置，就是深埋到地底下三百公尺，至少在十萬年時間裡不影響到我們及後代子孫。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規定的相當清楚，放射性廢棄物是由產生者，也就是台電公司負責處理，並且提出最終處置計畫，依時程推動相關工作；而原能會是主管機關，督促台電公司執行最終處置計畫，以解決我國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基本上本會常就處置計畫執行狀況與台電開會討論，可是台電感覺上並未確實執行，未能做好公眾溝通與確實推動處置計畫，原能會仍須加強督促台電公司。

台電提出之用過核子燃料要有最終處置計畫，計畫中 2005 到 2017 是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要將用過核子燃料埋在 300 公尺深以上的地底下，必須配合良好的地質條件，才可以有效阻隔放射性物質影響人類生活的地方；另外要發展所謂的處置技術，用工程方法配合，把核廢料限制於地底下。而 2017 要提出最終報告，要評估台灣是不是有適合的地質條件及處置能力，然後再進行下階段候選場址的評選及核定，台電來大南澳地區調查也是執行 2017 年報告的一部份。

最終處置的概念就是把這些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埋到地底下，至少十萬年不會影響到人類生活圈，目前多採用多重障壁的深層地質處置概念。什麼是多重障壁的深層地質處置？就是高階核廢料在最裡面，外面有容器包起來，再用緩衝及回填材料包覆，最外面是處置母岩，層層的阻絕核廢料，這也是目前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以芬蘭處置概念為例，先把核料棒放進鐵製的容器然後再放進銅管裡，銅是非常安定的元素，在幾萬年的時間裡可以把核廢料有效包覆在裡面，其處置容器模型，高 4.8 公尺直徑約 1 公尺左右。容器的外面鋪設緩衝材料，也就是膨潤土，就是黏土的一種，是非常細密不透水，而且可以固定住裡面的容器。待核廢料全部完成處置後，就用回填材料把坑道整個封起來，處置使用材質都是天然的，可有效長期阻隔放射性物質。

非洲加彭共和國有個例子，於 Oklo 地區地下 300 公尺有個天然核子反應爐，約產生 8 噸的高階核廢料，結果發現 18 億年來

其核種遷移不超過數十公尺；在加拿大也有個鈾礦礦床受到黏土層覆蓋，經過 13 億年也沒有鈾礦物質往外遷移的現象，顯示天然條件下可有效阻隔放射性物質，地質處置就是模擬這種概念。另針對建立處置技術，國外也有很多的地下實驗室，一種是特定場址地下實驗室，就是在預定處置場址設置的，另一種是一般場址地下實驗室，跟預定場址無關的，僅做研究及實驗。

國際上最終處置進度最快的國家有兩個，第一個是芬蘭，已經選定場址目前在申請建照當中，芬蘭成功的關鍵是公共溝通，透過充分溝通當地居民瞭解最終處置的每個階段及步驟，而且有否決權，那反觀台電就是資訊不夠公開，民眾不知道台電在做什麼，所以有很大得疑慮；那另一個國家是瑞典，目前也在申請建照的程序，預定在 2027 年啟用。

國內處置現況就像剛剛陳立委有提到的，目前為母岩特性調查評估階段，預定在 2017 年提出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可對比日本 2000 年 H12 報告。日本雖然在 2000 年就有類似的報告提出，但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候選場址，顯示核廢料最終處置是鄰避設施，如果沒有做好與民眾溝通是很難推行的。台電公司在 2017 年之後才會進行選址相關作業，台電在 2009 年初步報告中提到，花崗岩、泥岩及中生代基盤岩是較適合的，而花崗岩就是分佈在台灣東部這一帶，目前都還在研究調查當中。

最終處置是個大問題，目前國際上也還沒有成功的案例，台電處置計畫全部規劃期程約 50 年，期望能按部就班來推動，而原能會為核能安全管理機構，會做好安全監督把關的工作，未來仍會繼續要求台電公司加強與當地民眾的溝通，增進民眾對處置計畫的了解，並請國際專家進行同儕審查，以確保處置計畫能在保障民眾安全的基礎上持續推動。以上是我簡單的說明，謝謝大家。

與談人 |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剛剛原能會長官有提到 2017 年報告才會出來，事實上所有東西都已定案，我接下來會把台電跟原能會做的報告，為什麼指定大南澳跟大家做個說明，這張圖是台電完成的「和平溪沿岸南

澳秀林花崗岩地區之大地電磁測點分布圖」，這是找國外的專家測的，有找到一塊地方和平岩體跟開南崗岩體連在一起，直徑 14 公里厚度 6 公里，簡稱 146，那再來這是 103 年的工作計畫，在 3-3 頁的地方寫「台灣花崗岩體主要分布在東部大南澳片岩中，以花崗片麻岩為主，…利用空中磁測三維逆推技術，獲致和平岩體深部與開南崗岩體相連，規模較地表露出為大，直徑達 14 公里厚度達 6 公里，其核心岩體為地震相對安靜地區。」這部份也在 102 年的成果報告中提到，在其他地方並沒有這麼大塊的岩體，摘要如下，鑽探跟井下量測，完成本島東部花崗岩第一口井 500 公尺深取岩心地質探查井之設置，事實上鑽了 600 公尺，獲取一些地質資料，研究裂隙。然後建立空中磁測三維構造及岩體規模解析能力，並進行現地大地電磁測勘，取得地質實驗室鄰近地區之地下三度空間的地質與含水層構造分布資訊，這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因為燃料棒放在筒子裡放進地下三百公尺深，如果有一天破掉外洩，就是沿著水路擴散，那水路就是沿著裂隙走，所以這裡特別研究地下水狀況，這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再來他藉著附近長約 130 公尺的一個隧道，去看石頭裡面的裂隙，這也是地下水循環的管道。

那在 103 年的工作計畫修正二版裡面提到，完成本島花崗岩岩樣之岩相分析、全岩地化組成、礦物組成與定年分析數據，還有深層地質特性，也就是核種傳輸路徑。有三點要做的項目，分別是建構技術發展測試岩體之離散網路結構，並取得岩體中的裂隙參數及特性、完成本島花崗岩現有井錄資料之綜合解析，並取得其裂隙分布與特性等資訊。建立本島花崗岩之核種傳輸試驗，以取得核種在此岩體中的吸附與擴散係數。

這些圖是鑽探 H 區所鑽出來的岩心，這些岩心就是要去做剛剛講的三項試驗，台電本來 100 年的時候要在和平溪旁建置地下實驗室，這個蓋好之後旁邊就是核廢料堆置的地方，但是後來被封井，現在偷渡改由原能會跟科技部主導，要在 146 地區建地下實驗室，也被設計做為未來連接到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通道。

台電在 99 年完成的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也有提到，要尋求與規劃於國內已知且鄰近道路的花崗岩體，建置水平深入

岩體百公尺以上，直徑 6 公尺之試驗坑道。到了 102 年 10 月 24 號，找了芬蘭的 Posiva Oy 及瑞典的 SKB，經過馬總統接見後，指示相關單位赴芬蘭及瑞典考察，考察的報告在網路上都找得到。再來原能會跟科技部有合作一個案子，由淡江大學楊長義教授取得研究案，做地質實驗室現況發展的研究，今年年底結案，重點對以後我國地下實驗室發展規劃提出建議，我的推測應該還是會在大南澳地區進行，但是官方的講法只是一般實驗室，不過建實驗室就是要在未來設置處置場的地方。

1992 年美國就內華達州的處置場要求環保署就維護公眾健康安全提出報告，提到要以地質穩定性為最高風險發生時間計算，基本上台灣是個多地震地區，大南澳地區沒辦法符合這樣的標準。

那在原能會物管局都會要求台電參考日本 H12 報告架構，要公開資料徵詢專家及公眾意見，跟大眾溝通是原能會一再要求，可是台電公司是不做的，那在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中規定，村長、市長及縣長在文獻調查期間表達反對即停止初步區域調查，整個計畫就停止，那經濟部核廢料處理辦公室所有人都是來自台電公司，連辦公室也設在台電，基本上都是台電的，以台電的態度來看就是放給他爛，根本就也不想溝通。

那在台電回應彭明輝教授的說明裡面只有提到台灣東部，沒有提金門、馬祖、烏坵，事實上外島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海水滲透，還有金門抽地下水非常嚴重，而且土地鹽化也很嚴重，是不可能被選為場址的。再來就是卓鴻年教授，他(去)參加過美國的案子，有很多經驗，接受雜誌訪問的時候也說 2017 的報告非常重要，一旦定案以後各有關單位就會照這報告書去執行，目前這份報告國際專家都有看過，應該是已經定案了，從這四個地點來講，大南澳是最佳的地點。那我的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

與談人 | 哈勇·諾幹（南澳鄉澳花村村民）

大家好，我從小就生長在澳花，那鄉長的立場跟之前在宜蘭縣政府開的公聽會立場是一樣的，他說想都不要想，敢在這裡繼續做下去，小心祖靈會去找你算帳。

那核廢料分成高階跟低階，低階目前是放在蘭嶼，之後預計會放在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目前高階核廢料的話是放在核一二三廠，之後就是金門、馬祖、烏坵跟大南澳中選址，那再說那個地方最適合，老實說外島還有政治問題，中國大陸會願意放在離他家這麼近的地方嗎？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大南澳附近的地質環境，東澳、南澳再下來是澳花、和平，再來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再來這是原能會報告裡面的一張圖，就是這個紅點的地方，和平溪口有個電塔，是輸送和平電廠的電，在這兩三年時間又多做了兩三座，就覺得有點奇怪，和平電廠的輸送電網都已經完成了為什麼還要再蓋電塔，台電說 2012 就已經封井了，但是不是其他的配套措施都還在進行，是不是持續在做探勘，那這邊有個和平港是屬於工業港，如果要在這裡設置核廢料場址的話，是用船直接運進來，另外我還聽到一個消息不過還不能證實，和仁這裡是幸福水泥的石礦，那也有計畫要在這邊蓋一個工業港，事實上幸福水泥都是用台鐵進行運送，為什麼特別要蓋港口，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再來這是放射性廢物料的相關規定，低階核廢料必須要當地民眾同意而且要經過環境影響評估，但是很奇怪是高階核廢料都不需要，只需要用地機關同意就可以了，如果是山地保留地只需要縣府或原民會同意，如果是林班地只需要林務局同意就可以了，縣府跟民眾都無法干預，澳花村這裡是原住民保留地，如果再往上一些就是林班地，只需要林務局同意就可以，這是很奇怪的事。

再來談到選址的不正義性，選址條件包括第一地質條件，第二地球化學條件，第三地表或地下水文條件，第四高人口密度地區以及第五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為什麼就不能放在高人口密度的地方，真正使用的都是高密度人口地區，那為什麼是放在我們這塊土地，造成這塊土地以後都沒辦法使用，他們去享受便利、享受高經濟成長，為什麼我們要去承受這些垃圾，第三個就是為什麼要放在原住民地區，像低階目前是放在蘭嶼，以後要放在台東，南澳這裡是太魯閣族的地區，都是原住民地區，再來就是誰有權力替下一代做決定，我們應該是培植他們，盡力把環

境弄好留給他們，這是幾點不正義的地方。

我一直在研究原住民族基本法，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助我們來處理這件事，我們看第31條，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他是一個特別法，不是一般的行政法令，再回去看核廢料選址條件的第五條是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目前原住民委員會還在進行第21條的釋義還有部落會議的相關程序，經過這樣的程序我們可以主張這裡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就可以用部落會議的程序否決掉。不過這裡有兩個問題可以要請立委幫忙反應一下，第一個是說高階核廢料不須經過當地縣府及民眾同意，為什麼低階需要，高階不需要，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下要不要修改行政規則，第二個是說原住民基本法規定在原住民族地區是不能從事第21條、22條以及第31條這樣的行為，但是原住民族地區分成原住民保留地跟原住民傳統領域，剛剛的圖可以看一下這個範圍內是原住民保留地，這裡就不是，其實關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調查已經完成了，但是不敢公布，因為一公布這裡礦產就不能做了，核廢料也是一樣受到限制。

其實核廢料處置場的選址不只是南澳鄉泰雅族與秀林鄉太魯閣族的生存問題，而是全台灣人一種價值的選擇，這個選擇關係到環境正義、土地正義、族群正義與世代正義等層面。

那我的分享到這裡結束，謝謝。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只有大家站出來才能自己救自己，實現剛剛說的四個正義，低階現在是有條例要經過公投跟居民同意，高階的部份是還沒訂出來，不過也會朝這方向努力，那在2017年如果報告建議大南澳，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評估，現在還在調查當中，那大家有什麼想法還是看法再請提出來。

問題一

其實我認為現在所講的問題，跟核四、六輕有點像，誰都不想放在自己家，核廢料也是存在，最終處置場所也是要去處理，當然大家會不滿，甚至花蓮也會，但是不去處理問題也還是存在，接

下來要怎麼做才是重點，謝謝。

問題二

選址條件有包括花崗岩等地質條件，其他地方是不是都沒有像台灣東部有這種地質條件？

問題三

花崗岩是個很好的天然資源，如果拿來做核廢料貯存所會不會浪費，另外就是花東地區大南澳地區地震是很頻繁的，這樣對核廢料貯存會有什麼影響，另外現在的材料花崗岩是不是已經遭到核廢料的滲透？

回應 | 哈勇·諾幹（南澳鄉澳花村村民）

專業的部份我不是很懂，就部落知識份子的立場提出一些看法，像剛剛有人問到反對又怎樣，還不是放在這裡，這沒有錯，但是這關係到價值的選擇，一直有核電就會一直有核廢料產生，是不是能讓他不要繼續產生，自然就不會有核廢料持續產生，那已經存在的就繼續放著，但是不要再繼續產生，這樣只是讓後代去承受這些後果。

回應 |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我想反對是有用的，各位知不知道我們要送到法國的 1200 束燃料棒，要花 113 億，美國在 6 月份同意了。過去台美之間有個核能協定，有關核廢料送國外處理，需要美國同意。但是今年有個新的台美合約，同意我們送到法國去，所以事實上，反對是絕對有用的。另外再舉一例，核一廠裡面用過的燃料棒容量滿了，要改做乾式，我們也是反對，後來讓朱立倫改口說不能把乾式儲貯放在新北市，如果不能送到國外也不能乾式儲貯，明年 11 月核一廠就必須停止，我想是這一兩年的社會運動使得美國改變初衷，順從民意的走向。

那今天如果要送到大南澳我們不反對的話，那核一會不會延役就是很大的問題，所以說這個反對是有用的，那蘭嶼低階儲貯這部份是跟著美國的法規走，不過美國低階是分好幾類的，我們

台灣並沒有分的這麼詳細，最近也有一些危害的報導出來。

回應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我這邊幾點說明，如果核廢料大家都不要那該怎麼辦？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頒佈的一系列管制標準，所宣示世代正義的精神，就是我們這代人享受核能發電的好處，不能讓下一代來承受後果。基於這原則，要積極尋求途徑去處理核廢料，目前國際上的處置概念就是深埋於地底下，有效將核廢料隔離於人類生活圈，其評估時間至少十萬年。就像剛剛報告的，芬蘭跟瑞典都已經選定場址，目前為建造申請階段，處置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問題，如何用相關的技術把核廢料安全的存在地底下 3、400 公尺深，確保核廢料至少十萬年不會影響到人類的生活圈，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後面選址跟興建的議題。台灣相關核能管制也是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相關規範來進行，原能會是核能安全管理機構，不管經濟部還是台電選在那裡，我們都會進行安全管理與審查，以確保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因為安全是核廢料處置唯一的道路。

剛剛也有人問到花崗岩地質條件，國際上認為比較適合的岩性有兩種，一種是泥岩、一種是花崗岩等結晶岩，主要基於硬度高而且不透水，國內也就這兩種岩性進行調查。原能會常針對處置計畫執行狀況與台電密集開會討論，針對安全管理議題本會亦嚴加要求。台電 2017 年報告主要評估台灣是否有處置環境與能力，本會亦加強要求台電與民眾溝通，因為溝通是互相了解的唯一途徑，惟有溝通才能解除誤解與疑慮，這點台電目前完全沒有做到。

問題四

我想問的是剛剛說有 1200 束燃料棒要送到法國去處理，是處理完變低階燃料棒再送回來嗎？

問題五

我想請問如果台灣最後評估結果沒有適合的場所，那是不是國際

原子能總署就不會讓台灣設置這樣的地方？

問題六

現在生活似乎沒有電就活不下去，是不是有另類思考的模式，以後宜蘭的用電我們自給自足，謝謝。

回應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剛剛問到送到法國處理回來的是高階核廢料還是低階，其實國際上高階核廢料有兩種，一種是用過的核子燃料；一種是所謂的再處理，就是把用過的核子燃料有用的部份再提煉出來剩下的產物，再處理回來還是高階核廢料，放射性物質半衰期很長，而且也是一樣具有有很強的放射性。

不一定每個國家都有合適最終處置的地質條件，加上考量處置成本效益，國際上有推動區域合作的概念，就是幾個國家一起合作處理，不過目前尚無成功案例，因為誰都不想放在自己國家。

回應 |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有關再處理的部份，國際經濟合作會議的報告裡面有句話我覺得很奇妙，再處理過後的剩餘物或運回原要求處理國家，有個或，這個字是不是寫錯了很值得探討，官方是說放 20 年後再送回來，這個字有很大的學問。

那宜蘭電力是不是自主，其實宜蘭有很大的潛力在地熱發電，國科會評估是有 2.5 倍核四發電的潛力在，如果這個部份能夠積極發展的話，宜蘭電力自主是很被看好的。

我還是再重申，反對大南澳成為最終處理場所，因為涉及是不是走非核家園的路，還有給美國壓力，讓他願意來處理這些用過的燃料棒，只是錢的問題而已。謝謝。

回應 | 哈勇·諾幹（南澳鄉澳花村村民）

全台灣的花崗岩不是只有南澳有，只是我們這邊看起來比較大，另外相對其他地區來講大南澳是相對穩定，難道不會有發生

大地震的可能性嗎？這東西會危害非常久，而且我們是看不到的，我們有沒有權力去幫後代子孫決定這種事，要不要用核電就是一個價值的選擇，如果不用核電，生活當然會受到影響，甚至經濟也會受影響，但是我們應該要留下價值典範給孩子，讓他們知道說我們沒有留下無法收拾的後果給他們。

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發電方式，像是風力、水力、火力發電、海水潮汐發電也有，其實是台電公司太懶不想去發展這些技術，像德國太陽能發電就很普及，為什麼我們沒有呢，再次強調我們沒有權力幫下一代決定他們要的生活，謝謝。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第一點就是有關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運送、處理及最終儲貯，應由放射性物質產生機關負責處理，我們擔心的是會不會放在大南澳，那我在立法院也宣誓絕不容許放在大南澳地區；第二點，我再次強調，台電現在經過原能會核准的報告都是放射性物質處置的 H12 架構，必須經過相關的民意表達，特別是村長、鄉長及縣長在文獻調查期間表達反對，就應該停止調查，也就是說那天在協調會裡面村長、鄉長及縣長都明確表達反對立場，就應該停止調查作業，我們呼籲行政院承諾督促所屬要遵循 H12 架構，要求台電立刻停止調查，所以 2017 年是個指標，如果把南澳列進去選址地點的話，以後要反對就很困難，這階段應該展現我們民意，表達我們反對的立場；最後我們請校長來做結論，謝謝。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鄉親朋友，謝謝大家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討論的過程是冗長的，但是看到大家非常專注的參與，這很不簡單的。但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前排的坐位多了一張椅子，一瓶水和杯子，哪怕台電正式來問說不便派員參加這個活動，但我總覺得我對台電沒有死心，我還是希望他們能來，所以我就拜託同仁仍舊準備一個位子。但是很遺憾的，台電第三回放我們鴿子，即使如此我依然對他們保持期待，因為我們真的想聽到他們對這件事的態度跟主張。剛聽到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他們

跟台電開會也常被放鴿子，這也是他們面對的問題。但我們還是覺得這問題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不能因為台電閃躲、不來表達立場我們就不關心這議題，如果是這樣社會就沒有公義。2017 年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年，宜蘭人應該要關心，如果不關心那個貯置廠很可能就放我們這。最後跟大家分享，如果我們抗議表達不滿，那核廢料有機會可以放在法國 20 年，壓力更大時可能放美國內華達州，為什麼呢？因為是美國向我們推銷，他們不能錢賺了就走，核廢料留給我們，希望他們要有道德。

學校有個很好的地方是每個議題我們共同來討論，可能無法馬上討論出解決的方式，也可能彼此看法不一樣，但很可貴的是我們互相尊重不同的意見，互相探討意見的可行性。

最後請教李技士一個問題，你來這裡發表這樣的意見會不會怕？

回應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我來到這裡看到公民週的安排就覺得宜蘭人很不一樣，人文素質很高，每個關鍵議題都可以請到各單位關鍵的人來談，我覺得今天是來對的。我非常羨慕宜蘭這個好山、好水、好人文的地方。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因為剛剛校長提到台電不用原能會，其實台電不用很多單位。因為台電現任董事長是以前經濟部次長，能夠做到台電董事長都是總統親信才有辦法，所以政府口口聲聲說要停建核四需要核一核二核三再研議，其實這背後有龐大的利益。我們有多少立委跟台電有勾結，我們沒有辦法，所以只有靠大家站出來，宜蘭人敢發聲，為環境正義、土地正義、族群正義站出來，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謝謝陳立委的補充，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位老師說過的，他說教育永遠不嫌晚，教育是對未來永遠保持希望，這兩句話讓我

深受感動，我們所做的這個公民素養週也是如此。我們不斷關心我們的故鄉，不斷關心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大家一同關心面對，不要嫌慢，開始就對了，不要看困難一起找出解決的方法，唯有透過這樣的方法，才能讓社會不斷的進步，用我們的智慧做出正確的選擇。謝謝大家。



第五場（宜蘭社區大學）

議 題：農舍幾間是農用？

日 期：103 年 10 月 31 日（五）

地 點：復興國中德馨樓 4 樓視聽中心

主 持 人：黃志良・宜蘭縣政府地政處處長

與 談 人：李寶蓮・友善耕作小農發起人

蔡明珊・紀錄片導演

文字整理：簡郁瑾

農舍幾間是農用？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感謝各位老師百忙之中還抽空來社大跟大家分享，這禮拜有兩個議題影響很深遠，第一個是北宜直鐵，這是之後會影響宜蘭的重大事件之一，當然路線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另一個就是今天要討論的農舍問題，特別是 2006 年雪隧通車後宜蘭整個都不一樣了，最近農地有幾個奇怪的現象，平地是鼓勵休耕，高冷蔬菜愈種愈高，然後蘭陽溪西瓜愈種愈廣，這是政府應該要想辦法解決的，另外我們說萬渠良田種農舍，這現象已經存在很久了，依據統計全國有十分之七的申請農舍都在宜蘭，平均一天要蓋兩幢，多少農地本來是在種田的，蓋了農舍後種的機會就少了，一年大約流失 100 甲的農地，有次我跟侄子在鄉間農路散步，那農路也不寬大概三百多公尺，就有九間農舍在興建，我侄子就說那以後沒有農田種稻子要吃什麼，相當的有遠見，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所以今天特別請到三位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主持人 | 黃志良（宜蘭縣政府地政處處長）

大家好，2006 年 6 月 16 號雪山隧道通車，從那年開始大家可以感覺到周邊的環境開始有些變化，農地上的農舍日益增多，雪隧通車前每一年的申請量大約是 200~300 間左右，但是雪隧通車後，每年大約是 600~700 間左右的申請量，交通便利後農舍興建的問題的確需要重視。其實 2008 年宜蘭社大就有討論這個議題，可以說非常有遠見，也由社大收集大家的意見提供給政府做參考，而我當時曾提出農地興建農舍就應該課地價稅，透過租稅的負擔抑制數量成長，宜蘭縣也在 2011 年針對違規農舍課徵地價稅，不過還是沒辦法阻止農地繼續興建農舍。

農地除了從糧食安全及居住者的社會安全角度來看，那我再提出另一個的看法，在學術界裡面有個看法叫韌性城市，就是說

在面對極端氣候挑戰時，我們的生活環境有能力降低災害對我們的影響，而且在短時間內恢復正常，這個概念通常應用在都市的防災、治水工程、交通運輸及農業生產方面，那我認為要建構一個韌性城市，農地是個重要的關鍵載體。氣候影響是無法預測的，但農地具有保水功能，如果颱風或是下大雨時，農地都幫我們留住很多水，而如果農舍愈蓋愈多，就表示需要透過更多的治水工程解決排水問題。所以不管是從糧食安全或是國土安全的角度來看，農地的保護都應該被重視，那接下來就請兩位與談人來跟我們分享，先請李寶蓮小姐。

與談人 | 李寶蓮（友善耕作小農發起人）

各位社大的夥伴大家晚安，我們在兩個禮拜前發起了守護宜蘭心價值，搶救農田地景的誓師大會，是由守護宜蘭工作坊發起，那我是召集人，可能是個人經歷對這議題特別關注，那我為什麼要投入農業成為果農，因為我從大學時就很愛爬山，每次看到高山農業心就很痛又不知道能怎麼辦，就心想如果我是以土地維生的農民會怎麼辦，就有點實驗性質去高山務農，現在我的地大概有七成以上都變成森林，我種了大概十年回到故鄉宜蘭來，看到這十年來的變化讓我很驚訝，為什麼台灣農業，平地的農田荒廢，甚至還有些被挖開堆置廢棄物，那有心要務農的人就往高山去開墾，造成高山農業的問題，如果在山下也可以耕作維生就不用跑到山上去了，這個促成我想要進一步了解台灣的農業問題，那我在 2009、2010 這兩年在宜蘭租了一塊地來耕作，耕作是我認識農業的工具，從耕作當中發現農村、農民及農業的問題在那裡，我租的那塊地在員山內城，靠山邊也靠蘭陽溪，是個好山好水的地方，但是有天地主跟我說以前蘭陽溪氾濫的時候會帶來很多大石頭堆在田裡，很多在河邊的農田都是這樣全家動員去開墾出來的，現在也還可以看到很多田的田梗都是用石頭堆的，那石頭撿到還不能插秧，還要先用棍子在沙地挖個深深的洞再插進去，才能成長，還要去載比較肥沃的土回來，另外還要用蘭陽溪的水一直淹，很多年後現在田地才沒有大石頭，如果有朝一日上面掛了售字，就被賣掉拿去蓋房子，這是一個不可逆的改變。

今天我們看待土地，好像是個私有財，我想要蓋房子就蓋房子有什麼不可以，但是想到祖先好不容易把這田開出來交到我們手上，我們還要再交給子孫，這就是所謂世代公平的問題，在我們短視近利看待這一輩子可以獲取的利益同時，也能夠多做一些思考，也因為對這塊土地的感情，所以我覺得良田的消失是我們這一代很大的責任，剛講到雪隧通車後台北人蜂湧來到宜蘭蓋農舍，這是歷史的問題，大家還記得陳定南跟王永慶在電視上辯論六輕，還有反火力發電廠等等才把宜蘭這片好山好水保留下來，不是沒有原因的，前人的努力到了我們這一代，變成蓋農舍的天堂，保護家鄉的行動還要繼續下去，今天在宜蘭歷史轉變上是個關鍵點，我們應該要去思考及作為，每個人都可以出一份力。

先不說宜蘭的農舍，大家有去過清境農場嗎？有很多別墅、小木屋等等，大家覺得那是農舍嗎，那些都是用農舍的名義蓋的，那在宜蘭大部份的農舍也是這樣子，政府開放農舍的原意是給那些耕種一輩子卻還沒有房子住的老農福利，可是今天因為市場的炒作已經完全走樣了，今天看到的農舍幾乎都不是農用，可能是餐廳、渡假別墅也可能是地下工廠、企業的招待所等等，就是沒有農用，我們反的是農舍、農地非農用這樣不公義的事，那假農舍氾濫帶來那些衝擊？第一個農地變成建地來買賣，農舍變成商品，農地的價格是算坪的，一般來說是建地才會用坪，0.25 公頃就可以蓋農舍讓農地變的非常破碎，耕地也愈來愈少，尤其現在農舍的蓋法通常都是蓋在田中間，前後都切開了，機器耕作也不方便，結果只能用來做前庭後院、田園造景之類的，盡管農舍只蓋了十分之一的面積，其他十分之九也消失了，尤其蓋的人都不是農民更不會設計他的農舍是為了要種田使用，再來就是農業生產環境受污水影響、建築物遮陰、光害、水路受阻等，很多農舍前面都弄了個超亮的路燈，被路燈照到的地方稻子都不開花，因為作物的生長周期受到光的影響非常大，建築物遮陰也是影響很大，會造成稻子晚熟，通常就是這一小塊就不收割了，之後再拿去餵雞鴨，還有灌排系統也因為農舍興建而受到影響，這都是非農業生產的人士不會想像到的，再來就是你買了農地，你就是當然的農民，過去是你是農民才有資格去買地，現在剛好反過來，

而且我們對農民的照顧愈來愈多，包括農保、老農津貼等等，結果真正要務農維生的反而買不起農地，現在宜蘭的土地一甲地可能要三千萬起跳，如果一甲地種水稻要養活一家子其實是遠遠不夠的，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再來就是很多合法的建地沒有整體規劃及配套措施包括交通等等，農地不要地價稅、增值稅等等，也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買到更大的面積，何樂而不為，還有農村土地重劃花了這麼多年這麼多經費來做，目的是要讓我們的農業環境更容易從事農業生產，現在反而變成炒地皮的基礎設施，國家的資源投入就這樣滿足少數人的慾望，最後一個是生態層面的問題，宜蘭是候鳥過境非常重要的棲地，生物對於一個完整棲地的要求跟人類不一樣，可能需要完整的十甲、二十甲水田，如果在裡面種幾間房子可能候鳥就不會來了，農地不只是生產糧食而已，也是生物棲息、水資源保護、景觀等等的功能，能夠讓生活更美好，遠遠超過農業生產價值。

我們現在現實的狀況是，如果要蓋農舍當然要選最好的地方，好山好水又有好田園，有這些條件的地區都在農舍的威脅之下，像是清境、美濃、苗栗新竹的山區、花蓮、台東等等，也有人說「今日宜蘭、明天花東」，宜蘭在農舍問題上是全國的灘頭堡，如果宜蘭淪陷了，其他地方也沒有希望了，接下來這兩張圖是2005 到 2013 年的變化，才八年的時間就幾乎整個蓋滿了，後面這一整塊已經是高爾夫球場了。

我們台灣究竟需要多少農田，還有多少農田可以揮霍，農委會要提出安全農地總量，大約是 74~81 萬公頃，但是實際做為農業生產使用的只有 68.6 萬公頃，其中有 1/3 是山坡地像是清境農場之類的，環境問題是很敏感的，優良農地只有 44.6 萬公頃，這裡面包括已經被蓋成農舍的農地，但是在官方的數字裡面還認為是優良農地，另外除了農舍以外，各種科學園區、工業園區、休閒園區、都市計畫還有重大建設等各種名目來搶奪農地。

現行規定的漏洞在那裡？第一個自然人都可以承受農地，而且放寬農地分割的限制，過去是 5 公頃才能分割，現在是 0.25 公頃，而農委會對於申請農舍興建的如何認定他是農民沒有一套標準，只有說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自然人，很多人都用園藝來逃避這

項法規，是不是回歸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農舍農用、農地農用，那我們守護宜蘭工作坊想要發起一個連署，讓公民的聲音可以被政府聽到，第一個能夠落實農舍農用、農地農用，然後我們希望宜蘭的農田可以好好被保護，是不是能有個自治條例來保護宜蘭地景及優良農田，第三個要求中央政府修改農發條例第 18 條及相關法規，來遏止農舍濫建，我們的目標是全國有十萬人連署，年底前希望可以衝到五萬，也希望大家能夠加入我們志工的行列，也能夠號召親朋好友來加入我們的連署行動，讓大家知道這是件不公不義的事情，謝謝大家。

與談人 | 蔡明珊（紀錄片導演）

我之前有拍一部紀錄片「在那之前我愛你」，講的是安寧病房的故事，講的是死亡之前我們要做的準備，我跟我先生是宜蘭第一代，在人生的過程中我想要選擇一個我願意住下來而且可以奮鬥的地方，那我們就選擇了宜蘭，曾經是外地人但渴望成為在地人，那我先讓大家看個影片，發起連署時誓師大會的情況。（影片放映），在這過程中參與的人都給我新的感想，原來排水溝的水會循環再利用排到別人的田裡去，就像農舍的廢水會排到農田去，尤其是壯圍這種低窪地區，也有農夫說這幾年水的確是受到很多污染，我們這農田是還要傳給下一代的，不是只有我們享用而已，這是世代公平的問題。

我從小在台北長大，跟土地是沒有連結的，出去一定是穿鞋子，被教育說土很髒，也不太讓我去玩沙，所以從小就跟土地保持遙遠的距離，身體跟土地是分開的環境下長大，後來因緣際會有很多的機會可以接近大自然，又來到宜蘭，發現人跟農田的關係可以這麼靠近，有時候開車到台北，一出隧道來到信義區，覺得很多人雙腳不站在土地上要怎麼去思考土地的問題，就像以前的我一樣，另外就是我在台北生活可是買不起台北的房子，就連我媽房子不賣給我，因為她說這房子價格很好，她會心疼我買這麼貴的房子，這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後來就來到宜蘭，就連我們要去墾丁也都是走東部下去而不是西部，東部有農田、有山也有海，我是在找一個小孩子真正可以生活下去的方式，跟西部完

全不同的方式。

我是跟我先生共同經營建築師事務所，很多案子都是委託我們蓋農舍，那我們建築師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其實我們沒辦法選擇房子要蓋在那一塊土地上，能做的就是讓房子合法的在土地上蓋起來，宜蘭比較嚴格的地方是蓋農舍需要建築師簽證，這在其他縣市是沒有的，那建築師也可以選擇不蓋房子，只是這樣子錢要從那裡來，這是很掙扎的情況，但是我們會努力設計出低污染、降低環境負擔的房子，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其實農地上還有很多老房子，是可以住的，我們可以用環保跟適合環境的方式去修他，對環境比較友善。

在 1994 年宜蘭就有一個宜蘭厝的行動，早期在蓋房子就有一個規劃跟建議，希望大家蓋出什麼樣的房子，那時候建築是比較不景氣的情況下，那到了 2000 年的時候農發條例是一個全國性的農業發展政策，背景是 WTO 開放而且房地產興起，也放寬 5 公頃的規定到 0.25 公頃，那宜蘭最大的問題是好像只剩下農舍了，蓋了農舍了這塊地就沒辦法種田了，基本上是沒辦法再回復成農田的，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竹北有個璞玉計畫，徵收 400 公頃的特定農業區要給交大去設校區或是科學園區的發展，這是很誇張的事情，透過政治或土地開發手段消滅農田，我們就組成了一個自救會，不希望土地就這樣被破壞跟失去，再來還有彰化的重金屬污染農田，稻田的重金屬鎘超標，面積有 28 公頃，還有桃園航空城的土地徵收，又失去了 1500 公頃的土地，那在宜蘭我們沒有感覺發生什麼事情，其實這麼多年以來宜蘭已經失去了 2500 公頃的土地，就像癌細胞在你身體裡面擴散，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也有在桃園土地被徵收了就拿這些錢來宜蘭買地，所以這些事情都是連動的，那宜蘭農田每年是以一百公頃的速度在消失當中，這張照片是在我們田的對面拍的，這兩幢房子是同個地主同個建築師蓋的，蓋好後這麼一大片的農田都被遮住陽光了，有種土地又被傷害的感覺，心裡面很難過，我們的田是在惠深二路上，從 2005 年開始的變化，到 2013 突然一下子多出四幢，就在我們的田附近，這是我們俗稱的豪宅巷，這邊進去那邊都是房子，一般看到板橋就知道這田應該

已經被賣掉準備要蓋房子了，這邊還有間傳統的三合院，再來這張圖黃色是有建築行為的，綠色是農地，再來放大到宜蘭市區來看，也可以看到情形很嚴重，還有竹北的情形給大家參考，蓋房子最多的地方就是土地重劃過的地方，還有竹北六家的情形，劃分為可以蓋房子的地方蓋的不多，大家反而是往田邊發展，過不了多久，綠色就會變成黃色，到時候離家的宜蘭人就沒辦法回家了，宜蘭會不會就慢慢消失了。

對農地有需求的人包括地主、代耕業者、農夫、投資客、建商、有很多夢想的人，還有糧食自給率的問題，需要田園療癒的人，還有從台北來稱宜蘭為後花園的，我工作那塊地剛好 2.6 分，進排水都很漂亮，會不會有天地主跟我要回去要蓋房子，這也是很合理的，農發條例給他這個資格，會想說蓋個農舍留給子孫，或者被迫蓋農舍，讓子孫確保有蓋農舍的權利，那下一代繼承後可能會拿去開民宿、做餐廳，如果種農舍收入可能有一千萬以上，那像我這樣種有機的，一年收入可能六萬，還不包括支出，差距非常的大，那對建商來說是一個致富的機會，可以靠地產、房產賺錢，因為農舍沒有奢侈稅也沒有增值稅等等，是很好置產的標的，通常都是第二幢房子，度假或是周末才會來，也有很多會開成餐廳還是民宿拿來賺錢，與人分享，但是他想要的是田園風景，但是本身卻破壞了這個風景，依規定來說只能蓋十分之一的面積，但是拿到使用執照後這房子可能就會二次增建，變成原來的兩倍大。

每個人對這塊土地都有不同的需求，有蓋房子的、耕作的也有自給自足的需求，這些需求彼此是衝突的，那在政策上是不是要做一個良好的規劃，而不是考驗人性，或許以前覺得農村沒有發展訂定農發條例，可是這麼多年下來農村一樣是沒有發展，現在進來的人也是沒有幫助，那我的想法跟寶蓮老師差不多，對於已經興建完成的要課重稅回饋地方，建物要限高，這牽涉到陽光的問題，容積率及建蔽率的嚴格執行，還有排水的問題，都是排出污染的水，那土地規劃方面，要保護優良農田生產區，舉日本奈良的明日香村來說，這塊都是農田，上面的房子都是原來的樣子，本來明日香村要被合併掉，但是村民團結起來要求當地政府

制定明日香村法，被劃定為環境保護區的地方都禁止再蓋新的房子，也禁止出現紅色的招牌，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是不是可以透過地方自治的法令去對抗農發條例，希望這一切的破壞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謝謝大家。

問題一

政策訂定應該要以人民為依歸，才是正確的方向。謝謝大家。

問題二

上次許南山許會長有說農舍都要有污水處理的措施，但是都蓋好了應該也很難去追加，這些東西應該是法令的問題，法令應該要走在前面，用民間的力量或是地方自治條例的方式去做，應該比較有機會，謝謝大家。

問題三

請教處長，我們地方自治法什麼時候實施的，那農發條例施行後我們地方自治沒辦法阻擋嗎？真的沒辦法管制嗎？謝謝。

問題四

農舍是不是等於民宿？謝謝。

回應 | 李寶蓮（友善耕作小農發起人）

每個世代有每個世代要解決的問題，就承認有這個問題然後解決他就好了，責備之前的立法是沒有用的，就像當年開放高山農業一樣，是要解決當時的問題，其實早在一九八零年代農委會有個農業白皮書，就已經放棄了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只要求供需平衡，就是我們吃多少可以有多少糧食供應到市場，怎麼供應的我們不管，進口也沒關係，那年代是大家都想到都市討生活，農村是沒有人要待的，農村後繼無人，種田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後代子孫可以不用再耕作了，這是那個年代大家可以接受的，但是現在呢？環境變遷，時代已經不一樣了，這個時代年輕人有這個時代的想法了，對食安問題、環境氣候變遷的憂慮都在心裡生根，

追求經濟發展不再是唯一目標，還希望生活的有文化有更好的素質，希望睜開眼看到的地景是可以提升性靈的畫面，這時候是不是還要讓過去的農發條例繼續走下去，我們就在寫歷史，在這裡就是要喚起大家的公民意識，如果我們對未來有另一種想像，有另一種期許就應該站出來決定我們的未來，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回應 | 蔡明珊（紀錄片導演）

民宿管理辦法第一條就是鼓勵民宿在鄉野間去享受田園生活，所以就是要在農舍裡面成立民宿，在都市裡是不能有民宿的，照剛剛寶蓮老師說的，這個法在今天來講已經是非常不適用，應該是要改變的時候了，謝謝大家。

問題五

我是因為工作關係來到宜蘭，接下來這兩三年應該還會在這裡，我對宜蘭的感覺是很漂亮，那我老家是在嘉義，也是跟宜蘭一樣在改變當中，務農的人都希望下一代不要再種田了，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是需要取舍的，但是我們有感覺到政府有政策在把關嗎，就今天這個主題來講應該更重視本身是農民的意見，是不是反而期待自己的農田可以蓋農舍，謝謝。

問題六

今天這題目大家都知道答案了，今天來是想聽聽要怎麼去做，剛剛兩位與談人講的我們都知道，但是我們要做什麼、要怎麼辦，怎麼落實農地農用？是誰要來落實？怎麼去要求縣政府訂定自治條例？現在是競選期間，是不是把兩位候選人找來，看誰願意簽名同意，還有民意代表也比照辦理，這是比較具體的辦法也是個契機，第三個要求中央政府修改農發條例，也是我們選出來的立委要去做，同樣也比照辦理，立法委員也是我們選出來的，所以說我們選民要慎選，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問題七

台灣是法治國家，都要依照法令辦事，幾年下來也沒看縣政府有什麼表現，放任農舍這樣下去的話，未來糧食生產一定會不夠用，建議黃處長兩個步驟，第一個檢視農舍法令規定是不是很周全，包括違規的處理，第二個建議中央盡快修法，不過可能緩不濟急，或者由縣政府在地方自治法令中制訂相關法令，謝謝。

問題八

我有加入守護宜蘭工作坊，裡面的提議都是可行才會去提的，包括請候選人連署簽名也是在我們的策略裡面，包括剛剛後面講的也是，這裡做一點簡單說明，謝謝。

問題九

宜蘭建地一坪大概 15 萬，農地一坪大概 1 萬 5，如果有兩千萬的預算，一定是去買農地，可以蓋大房子，旁邊還可以種樹，我很支持農舍農用，另外就是要租地來種菜，可是這樣的地也很難找，消極面我們可以限建、禁建，積極一點我們可以幫助那些在找地的農民去找到適合的地，政府是不是能扮演仲介的角色，讓農地可以轉型，吸引年輕人回鄉耕種，或是外地人也可以來幫忙，謝謝。

回應 | 黃志良（宜蘭縣政府地政處處長）

剛有幾位學員就政府應該有的作為提出一些想法，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政府面對最大的課題就是應該檢討台灣的農業政策，也是時候應該做些調整，農委會也提過保障糧食安全的農業生產用地下限，修法過程中也一定會影響到地主或是自耕農的權益，這也是要注意的，過程中也有行政單位跟立法單位的折衝，這是我們政府要去努力的。縣政府對於屬於地方權責部分會積極去推動，不管從國土規劃的角度或是地方自治條例的角度，都是縣政府可以努力的方向，一些相關的做法也會去推動。

回應 | 李寶蓮（友善耕作小農發起人）

農舍問題是不是非務農者的田園夢，那天誓師大會前兩位發言者都是農民，我們都是務農者，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農地可以蓋農舍這件事情，所以會吸引炒作，如果不能蓋農舍，那就是只有真正務農的人會來買農地，然後會規劃一個區域讓大家種田的可以住在這裡，維生管線、污水什麼的都會弄好，有個社區的整體感，良好的規劃跟設計是很重要的，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是不是相衝突，目前看來不是，愈來愈多人在談所謂的綠能經濟，可以永續發展的經濟，農地保護就是永續經濟，很多東西沒有被計算進來，像是農村文化、食物安全、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維持等等，經濟不等於金錢，經濟是經國濟民，是可以兼顧的，那我簡單回覆到這裡，謝謝。

回應 | 蔡明珊（紀錄片導演）

我先前有加入一個小農團體叫倆佰甲，終於相信公民的力量在這裡，現在有 30 組農夫 20 甲地，轉介沒有人要種的田給小農，這是人民自己在做，與其寄望政府去做，我更相信身邊的朋友、公民團體包括社區大學，就像剛剛分享的日本明日香村，是人民要求政府去立法，規定這邊不准蓋房子，人民的力量一定比政府更大，我們可以做政府的後盾，這是我們要繼續奮鬥的目標，由下往上去發揮影響力。

林庭賢（宜蘭社區大學校長）

謝謝大家今天這麼熱烈的參與，今天這個議題很衝突，蔡導演她先生是建築師，是要幫人家設計農舍的，還有種田的收入一年是六萬，如果拿去蓋農舍可以賺一千萬，要賺 166 年多，這是很大的引誘，像壯圍比較低窪的地區一坪也要賣到兩萬七，也有人要買，但是也是有很多老農沒有賣，覺得這是祖先留下來的要守住，不過子孫通常都會希望可以賣掉，這是價格跟價值的衝突，重點是我們要選擇什麼，以前的法令是非農民不能買，農發條例修改後農地變的商品化了，很多人想說以後我也要蓋個農舍住在裡面，但是愈蓋愈多後大家覺得這樣不行，要怎麼來管制，是不

是要透過地方自治的手段，但是地方法令可以跟中央法令抵觸嗎？
像去年農舍搭排的規定，就引來地主、建商還有仲介商的抗議，
但是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我們自己，除了既得利益者以外，還有些
還沒賣但是已經知道價格在那邊的地主，我們要有道德勇氣去要求，
有很多人要求農地要農用，要為糧食安全而努力，要求中央
修改法令，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那最後再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謝謝大家。



第一場（羅東社區大學）

議 題：故事街道 如何再興？

日 期：103 年 11 月 03 日（一）

地 點：東光國中東光樓 2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王蘭生・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與 談 人：陳財發・宜蘭、羅東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

蘇睿弼・中區再生基地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主任

文字整理：游哲維

故事街道 如何再興？

主持人 | 王蘭生（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大家好！其實今天這場會議根本不需要主持人，因為兩位老師及校長就能將場面熱絡的很好，這就是主持人要做的事。

個人十幾年前就在宜蘭縣政府的城鄉計畫課就職七年，所以對羅東及宜蘭的發展有很基礎的認識，後來有十年的時間到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去接觸文化性的事務，後來也有機會到文化部，所以今天的主題有兩個元素能夠跟各位分享，第一是空間及生活場域的打造及串連；第二是發現街道的故事與自我記憶中的生活去串連。

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我學生時期有一個作業是，在地圖上畫一公里的街道，然後用走路的方式去認識我所計劃街道，看看能發現什麼樣的事物？記得我當時是在美國波士頓，走在街上能夠看到有藝術家在彩繪以及公共藝術品的展示。

還有在大陸發現到有一個幾米廣場，那個幾米廣場是比宜蘭市的還要早就規劃出來的。能夠發現將公共藝術的東西放在街道上，融入生活中，甚至是具有歷史風味的文物、迎合季節的產物水果植物，都能夠保存及發展下來，呈現在生活的街道上，將能夠為生活帶來許多沉思及熱誠，最重要的是「人」對地方的感覺。

與談人 | 陳財發（宜蘭、羅東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

在介紹今天的議題之前，我要呼應一下，明天的題目非常非常重要，這個題目或許大家不會碰到，但是後代子孫卻可能面臨核廢料的問題，希望大家明天能夠來參與。今天的題目要談「宜蘭的消失」，其實在今年三月份有位作家劉克襄發表了一篇文章「宜蘭在消失中」，瞬間擾動了宜蘭文化保育界朋友的關注，而社大馬上將本學期的公民素養週納入這樣的議題，不愧是培養社會公民的搖籃重鎮。

劉作家常常透過腳踏實地來觀察及關心宜蘭的一草一木，可

是他最近發現心目中的純樸宜蘭，已經漸漸變質了。因為從前的宜蘭，在陳縣長時期所提倡的宜蘭價值，是從環保及觀光這兩大理念來立縣，而游縣長又增加了文化這個理念來立縣。

至於文化立縣又可從哪裡感受到：就空間來看，有縣史館、蘭陽博物館等硬體設施；而軟性活動諸如童玩節等舉辦，都是文化立縣的亮麗成果，可惜迭經十多年的推展，宜蘭的文化發展已呈窮途末路之境，到了需要補養求進的關鍵時刻。而當下文化產業又盛行倡導「文創」潮流，各個縣市也正在相互標榜爭艷。但是，「文創」產業若失去在地的文化底蘊，其發展必會踽踽難行，所以，宜蘭想要再擦亮「文化立縣」的耀眼招牌，「街道故事」的推廣，確是一道「文化再興」的良策，尤其在我們羅東社大的校區附近，就擁有一條深藏常民文化的「街道故事」，更值得社大人多關心與發揚。

2008 年起，宜蘭縣曾有羅東文化廊道、利澤簡老街、頭城老街等三個文化環境保育的專案在執行，期間羅東文化廊道因為鎮公所的政黨輪替，導致執行兩年後就告停止繼續推動。可是，我們仰山基金會執行的文化資源調查卻獲得豐沛的成果，現在僅依圖像詮釋向各位作概要的報告。

1980 年的「羅東市區航照圖」，可以看到羅東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設，仍保持著原始的樣貌，而如今有許多綠地都已經消失。多年以後的如今，發起了再生文化廊道的念頭，有了「風華印記老懂街」的稱號，透過這樣的念頭，發起了再生的意旨，進而尋找出再生的路徑、導覽、專案設計再生的策略，進而實現羅東文化廊道。

以前，文化廊道有一條河流，是為南門港，後有外排圳，而老懂街的蔓生則是貫穿阿東社、大稻埕、紅瓦厝、浮崙仔。文化資產又可分為有形的以及無形的，以阿東社船仔頭為起站的老懂聚落逐漸形成。

2007 年黃聲遠建築師打造了樟仔園文化園區，後來縣政府委託他規劃羅東開闢第二座圖書館形成現在的文化工廠，他想要效法宜蘭的「光大巷」去設計，由於當時的設計太過於偏向硬體而已，缺少了文化的特色，所以後來找尋「仰山文教基金會」來協

助，透過從體育路穿過成功國小等路上的設計，形成了屬於他所設計的有風有雨有故事的生活綠廊，而 2008 年在加上四個老懂街的阿束社、大稻埕、紅瓦厝、浮崙仔，而形成有甘有苦有味道的文化廊道。其中結合了傳統產業(理頭髮)、民間習俗(收驚)、節慶曲藝(福蘭社)、常民生活、信仰空間(勉民堂)、文教建築(國華國中)、水利地景(中山公園)、產業景觀(羅東會館)、民居宅第(遠東大旅社)、記憶空間(羅東神社)…等，皆是再生的文化空間。

透過「藝術介入空間」、「在地元素社造化」兩大策略去發展，如何能夠再生的實現，除了現今「樟仔園」當火車頭去推展，加上社造資源的投入，以及深化導覽的人力資源，相信能夠將羅東文化廊道再生起來。十鼓文創園區、中興文創、奇美博物館、林百貨、北門婚紗美地園區，這些就是活生生的文化再生典範。

馬奎斯說過「事物本身都有生命，關鍵在於一如何喚醒他們的靈魂」。一個地方有沒有文化，看看這個地方的人，如何對待先賢事蹟與歷史空間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一二。最後引這句話與大家共勉。

與談人 | 蘇睿弼（中區再生基地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主任）

以前當學生及工作時期，就蠻常到宜蘭落腳，宜蘭可說是我第二個故鄉，對宜蘭並不會感到陌生。今天很高興能跟大家分享中區再生的經驗，剛剛有提到「文化」到底是什麼？我認為「文化」應該要跟人的生命及記憶做上連接。在台中舊市區可說是廢墟一片，在這樣的舊市區中有一間老樹咖啡店，讓我印象深刻，我發現這樣一個空間仍存在著 1970 年代的氣息，並非是現在去刻意而為而形成的，是當地人很自然的享受這樣的文化氣息，且耐心的去維護至現今而存在的。如此簡單的一杯咖啡能夠觸動心情，且連結到記憶生命的感覺，我想這就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文化。

太久沒使用的東西，自然就會被淘汰，所以只要是被人們所維護且珍惜的事物，能夠保存下來的都可以是文化。孟福德說過「城市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建築的靈魂。」且城市，是當一個

小孩從其中走過時，可以知道他長大以後要做什麼的地方。透過參與到宜蘭縣日治時期的研究計畫案，而認識了很多宜蘭所不為人知的故事，腦海中保存著許多關於宜蘭日治時期的記憶故事。

現在很多人不明白地方背後的歷史故事，甚至也沒有一些空間場所能夠讓人聯想起這些值得流傳的記憶，導致文化的流失。如何將文化及空間去做串連，就能講到台中的舊市區的中區再生計劃，挺著名的「宮原眼科」就是一個將古建築物改建後所形成的一個景點，有人說這樣的點子是好的也有人說是破壞古蹟，可台中人卻很喜歡這樣的轉變，因為有創新的點子導致有新的人流，讓地方也活絡起來，是很讓人樂見的。

說到中區再生基地，起先要找個基地點，就挺費心力的，因為要將廢墟先打造一番才能入住使用，加上要了解附近有什麼資源能夠使用，以及如何著手進行，要能保有原有的特點，在加上能讓人接受的改變，讓人能夠認識我們的創新文化，都是需要好好評估計畫的，找回屬於城市的榮耀。透過社區日報(大墩報)，告知人民們，藉由讓年輕人注意，做到青創的發展，推出主題的方式，讓人有心動前來參觀的念頭，有了設計也需要有人來參觀推展，才能發揚文化的價值。每一個案例，背後都有一些人事地物，如何能夠形成一個感動人的劇本是很重要的。在日報的第二期，主題為「傳家寶」，主要推廣介紹中區的一些關於手工藝及傳統技術、傳統工業的文化資訊，第三期就是就介紹一些薪傳職人，第四期則是介紹中區的巷弄美食，在第五期則是推行中區漫遊的活動，期望透過詳細的中區簡介，歡迎人們前往漫遊觀光。將一個地方做得很舒服，且當地人願意去居住去生活，慢慢的就能去累積出地方的文化特色，文化這種東西是需要時間去慢慢積累的，這件事的能見度，要透過每個人對這件事情或對地方的某些人、事、地、物跟自己的生命去做連接之後，那個文化廊道的生活感就會慢慢的出來。

主持人 | 王蘭生（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透過兩位講師講的，可以發現有一些元素，可以將地方給帶動起來，透過地圖、人、建築、產業、空間，採用適當的手段串

連起來，從記憶中去做呼應，帶領大家擁有美好的生活經驗。

《問答&交流》

問題一

請教蘇老師，像中區再生基地計劃，以一個業主的立場，要如何去做配合及發展？

回應 | 蘇睿弼（中區再生基地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主任）

基本上中區再生基地計畫是要創造一個雙贏的結果，其實是在做類似社造的運動，但是卻對業主們說是為了讓你們生意變好的運動。主要是希望讓人潮活絡起來，而不是將汙染或不好的文化帶進計劃中，保有良好的互動，讓環境變更好為出發點，這樣的碰撞或摩擦都是良好的，競爭中的店家要創造出自己的價值，而不是透過惡性競爭的方式去發展，除此以外信任是很重要的，如何將資源均勻的分配也是重要的，投資的都是為了下一代更好。

問題二

中區再生基地那地方，目前年輕人的比例多嗎？剛剛講的是巷道的再造，那像三輪腳踏人力車是否能恢復起來？請問蘇老師，當財團將土地變成高樓大廈，這樣與文化再生計劃相衝突時，將如何抗衡財團？請問陳老師，利澤老街為何採用新的材料去仿製舊的建築風格，但這樣看到的是商業行為，而沒有保有傳統的風味，這樣投入的資源根本就沒有價值？

回應 | 蘇睿弼（中區再生基地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主任）

再生並非是指空間復舊便是再生，還要有人的生氣去活絡文化才行。透過交通工具，去恢復舊時期的那種氛圍，這是一種使命感。建築物的修復，主要不在於材料，而在於元素氛圍，是否

能夠修舊如舊一般，那種工藝技藝哪怕透過時代改變也能夠演變而流傳下來，這才是再生的真意。宮原眼科蓋好後，其實就有年青人陸陸續續的回流，甚至觀光的人潮也是一主要的因素，拜媒體行銷所賜，透過新的消費文化去吸引年青人的族群是蠻好的，但是這樣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別的方法去吸引人潮。

回應 | 陳財發（宜蘭、羅東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

剛剛提到像三輪車，這也是一種方式，但是要如何能夠讓人們舒適的去使用這種交通工具，去體驗文化生活，需要細膩規劃研究的。大財團對於老百姓的食衣住行，皆視為他們賺錢的工具，現今良善的資本家越來越少，忘記了員工、環境的回饋，只知道壓榨，所以希望透過一些陽光政策，讓財團拾回良知。再來是想遞減老街的庸俗化，就得解決觀光與環境的衝突，如何將基本面做好，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好問題。

回應 | 王蘭生（宜蘭縣政府建設處處長）

可以發現地理環境雖然不同，但是核心價值是相同的，兩位老師所談到的空間的改造，到最後蘇老師所說的，存乎於人心本性對空間、對產業、對文化怎麼看，呼應到社會大學最核心的價值，如何將核心價值放在這樣的議題上面。

吳國維（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今天可以感受到主持人及二位與談人對於文化、創新的用心，羅東小鎮文化廊道的硬體設備已完成，接下來更重要的是軟體的建置，在座各位聽完台上老師的分享，可以思考如何為羅東小鎮廊道、或是自己居住地付出心力，以實際行動讓舊文化活出新生命。



第二場（羅東社區大學）

議 題：高階核廢料落腳在宜蘭？

日 期：103 年 11 月 04 日（二）

地 點：東光國中東光樓 2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陳歐珀・立法委員

與 談 人：李彥良・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技士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哈勇・諾幹・南澳鄉澳花村村民

文字整理：楊佳穎

高階核廢料落腳在宜蘭？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三位與談人及社區大學的各位學員及老師大家好。今天很難得可以參與大會，因為我們目前已經努力在捍衛有關於宜蘭環境，這是宜蘭的價值，不論是我們堅持的有關世代正義、環境正義、或是我們討論過的有關於族群的正義，這些議題在我們現在的社會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很高興社區大學可以舉辦這個活動已取得大家的認同與共識。我首先感謝大家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在這裡和大家討論這個議題為宜蘭和台灣打拼，這段期間我的確成長了許多，最近也的確非常的忙，連頭髮都白了許多，因為宜蘭現在也碰到許多與環境有關的事情，大家或許不知道，台灣目前碰到的最大的生態浩劫發生在宜蘭與澳底之間的沿海岸，因為我們在沿海岸做了許多的垃圾掩埋場及垃圾處理場，造成十幾公裡的海岸線崩落，10月25號那天馬英九總統來宜蘭曾說過：「我並沒有虧待宜蘭」，我本不想提起這件事，但提到這個議題讓我很難過，過去我們有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經反核四，現在核四終於要封存了，他們卻要將核廢料放在宜蘭，我在5月21日曾提出多次質詢，現在我將此質詢時的畫面與大家分享，讓大家有一個技術上的了解，不過在這我先將最終的結果告訴大家，如果我們不站出來則高階核廢料將會放置在宜蘭，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實，如果我們站出來，就像反核四一樣，大家等會可以看到影片中的我頭髮非常短，就如同林義雄先生，我和他一樣在佛祖面前發願吃素，只要能將核四阻擋在宜蘭之外，現在這件事已經到了一個段落，我廢話不在多說，請大家先看影片。

陳歐珀立委：請問張部長在正常的狀況下使用核能發電它可以使用的壽命是多久？

張部長：20-40年為它的一個有效使用期限。

陳歐珀立委：所以大概是30年，請問張部長處理核廢料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讓他是一個安穩的狀態？

張部長：處理核廢料需要的時間更久，它是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處理狀況，我請台電的專業人員回應你。

陳歐珀立委：部長不需要了，這個狀況你要了解，它需要的時間為 10 萬年。現在我們沒有處理好或許不會有任何狀況，可是在我們的後後代子孫我們無法保證它的安全，所以核廢料的處理我們必須要小心謹慎。請問部長和董事長，我們核一、核二、核三的高階核廢料最後的處置場在什麼地方？

張部長：目前處理廠的最終位置尚未確定，我們目前只做中式的乾式儲存。

陳歐珀立委：有沒有請原能會做一個調查，最終的處置場大概會在哪幾個地方？

邱部長：到民國一百一十七年後才會處置決定，詳細場址試驗要到民國一百二十七年，有 4 個區域在做試驗及評估。

陳歐珀立委：那 4 個區域？

邱部長：西部離島、本島東部、西南部及台灣海峽東部。

陳歐珀立委：可否將範圍講得更為明確？

張部長：他是範圍的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地點。

陳歐珀立委：部長，原能會的人曾經告訴我地點就在金門、馬祖、烏坵及大南澳，若是部長你不清楚的話我這裡有報告所以會後你可以跟我要這份報告。若是最終你們的結論要放在大南澳，我將會非常的反對，而且我相信不管你們放在哪裡，大家都會非常的反對，其實我給個建議若是要避免這些問題產生，最重的就是不要讓他一開始就有，所以停建核四廠是正確的。而且宜蘭是非常的反對讓你們放這一些剩餘的廢料，請你們完全不要考慮放在宜蘭。

在影片欣賞完後，因為準備的很倉促，所以我僅補充兩點讓大家知道：首先 107 年的報告最有可能的就是放在大南澳，大家需小心謹慎；再則是民意，只有縣市政府及鄉鎮市長等人注意這份報告並讓他們停止評估，才有可能避開這個浩劫。目前的低階核廢料都是放在蘭嶼而且有法令保護者，但是高階核廢料並沒有法令規定所以不需要環評，因此我現在非常的建議需要立法管制

高階核廢料的放置場所。我們今天的與談人原本規定是一個人要 20 分鐘，但是現在縮為一個人 15 分鐘，主要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首先我們先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技士李彥良先生，請大家鼓掌歡迎。

與談人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陳立委、吳校長及社區大學的同學及老師們大家晚安，今天很高興來為大家說明高階核廢料是否會放在宜蘭這個議題，原能會為核能安全管制的負責單位，所以今天就針對管制的方面來為大家說明。簡報大綱分為管理法規架構、最終處置概念與國際現況、國內高放廢棄物最終處置執行現況，以下依各主題來跟大家討論。

我國自民國 67 年開始利用核能發電，迄今共有核一、二、三廠的六部核能機組，提供國內穩定基載電力，但產生的用過核子燃料，目前仍貯存於各電廠的燃料池中。經過約 40 年的核電使用，產生了不少用過核子燃料，而這些用過核子燃料如同立委所說的，依然具有高度放射性，需要被妥善處理。所以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就是選擇適當的環境，將高放廢棄物永久安置，使其與人類生活圈隔離，以確保民眾安全及環境品質。

核廢料可分為兩類，一為高階核廢料，即用過核子燃料，燃料棒發電過後具有高度輻射性，並會產生熱能，所以現在都是放在核電廠的燃料池中進行冷卻，以利後續處置；另所謂低階燃料廢棄物，是指核能發電過程中一些受汙染的物品，包含廢棄零件、工具及衣物等，收集裝於貯存桶中，目前均置於各核電廠的貯存倉庫及蘭嶼貯存場中。那為何會放在蘭嶼呢？其實是一個誤會，當初本來打算要進行海拋處置，因為台灣東部外海有很深的海溝，可以將低放射性廢棄物置於深海中，後來國際公約立法禁止海拋處置，所以目前才会有約十萬桶的核廢料暫時存放在蘭嶼核廢料貯存場。

我國依據「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之政策指導，用過核子燃料採行「近程燃料池貯存、中程乾式貯存、長程最終處置」管理策略，來妥善處理核廢料，另外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放

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理、運送、貯存及最終處置，應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負責，並依最終處置計畫時程，切實推動相關工作。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所說的主管機關也就是我們原能會，應督促廢棄物產生者，也就是台電規劃國內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籌建，並要求廢棄物產生者解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

原能會為安全管制機構，負責督促台電公司妥善處理核廢料，所以並沒有做任何的報告書，我們負責的是審查台電公司提報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相關報告。原能會於 95 年核定台電公司提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依報告台電公司將於 106 年提出一份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的報告書，所以目前只是一個在執行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的階段，台電公司必須提出台灣是否有適合處置的母岩，如同剛剛所提到的金門、馬祖、烏坵及和平都僅僅是調查的區域。可是大家一聽到要調查，就覺得很可怕，是因為台電公司沒有做好事前的溝通說明，我們也常常的督促他們，希望他們與在地民眾做好溝通，公開說明清楚，不要偷偷摸摸而引起許多不必要的誤解。目前階段只是針對台灣各地區的岩性進行特性調查，要證明台灣有合適的處置母岩，與選址無關，因為選址是下階段 107 年以後的工作。

接下來為大家說明最終處置的概念，何謂最終處置？也就是將高階核廢料埋在地底下大概至少 300 公尺深，將核廢料隔離於人類生活圈之外。核能是國際共通的問題，聯合國有一個隸屬機構叫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制定了一系列跟核能有關的相關法規，台灣核電廠都需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監督視查，也遵循相關規範，雖然台灣非聯合國會員。IAEA 系列法規中，明確指出世代正義問題，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享受到核能的好處，不該將核廢料的問題留給下一代處理。

那要如何處理呢？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安全』，就將核廢料安全處置，隔離於人類生活圈，而不至於影響到後代子孫生活的安全。在國際上經過數十年的研究，一致認為採用多重障壁之深層地質處置，可有效隔絕放射性廢棄物於人類生活圈之外。也就是將核燃料束置於處置的容器中，再用緩衝材料及回填材料將其包覆，深埋於地底下至少 300 公尺的坑道中，將其層層包裹，

讓它隔離於人類生活圈至少 10 萬年。

在非洲加彭共和國的 Oklo 地區，在地下 300 公尺發現一處天然核子反應爐，約在 18 億年前發生自發核反應運行數十萬年，產生約 8 噸高階核廢料，調查結果顯示其核種遷移距離不超過數十公尺。另在加拿大雪茄湖鈾礦床受到黏土層覆蓋，有效隔絕其中的核種已達 13 億年之久，這兩處都可證明多重障壁地質處置在自然界可有效隔絕放射性物質。

國際上研究核廢料處置地下實驗室，可分為特定場址地下實驗室與一般地下實驗室。特定場址地下實驗室建在預定處置場址，係作為處置場特性調查與處置場計畫的一部份，例如：比利時 Mol(或 URF)、美國 Yucca Mountain、德國 Gorleben、芬蘭 ONKALO；另一般地下實驗室，建在與預定處置場址無關之地下研究實驗室，作為研究中心，未來亦不會作為處置場址，僅進行處置相關研究與實驗，例如：瑞典 Äspö、瑞士 Grimsel 與 Mont Terri、日本東濃、釜石、瑞浪與延晃町等。

目前國際上高放最終處置設施計畫進度最快的是芬蘭與瑞典，芬蘭於 2000 年選定 Olkiluoto 為最終處置場，2004 年開始於 ONKALO 建造地下實驗室，2012 年 12 月提出最終處置場建造執照申請，預定於 2022 年啟用最終處置場。而瑞典於 1995 年開始運轉硬岩實驗室 Äspö-URL，2009 年選定 Forsmark 為最終處置場址，2011 年 3 月提出最終處置場建造執照申請，預定於 2027 年啟用最終處置場。

目前台電公司正執行最終處置計畫第一階段(2005~2017 年)的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評估作業，此階段將於 2017 年提出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尚不涉及場址評選工作。2018 年進入第二階段工作後，台電公司才會開始進行選址相關作業。選址工作為台電公司之責任，原能會為安全監督機關，對於場址選擇並無預設立場。依台電公司所提 2009 年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顯示，國內潛在的處置母岩包括花崗岩、泥岩及中生代基盤岩等，其中以花崗岩最具可行性，主要分布於台灣東部中央山脈以及金門、馬祖及烏坵等離島。

原能會對於「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之管制，要求台

電公司依各階段執行計畫，目前已完成「2009 年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並提報「2010 年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版」。相關資訊可於原能會網站查詢 <http://www.aec.gov.tw>。謝謝各位！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我為大家補充一點，政府一直說核電是最便宜最乾淨，事實上是最貴也是最毒的一種能源，最近政府把高階核廢料送到法國去處理多花了 113 億，現在台灣核一核二核三的高階燃料棒有一萬六千束，貯存池已經滿了所以一定要做乾式貯存，接下來我們來歡迎對於核一、核二、核三都非常有研究的勇士楊木火先生，他同時也是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與談人 |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剛剛原能會長官有提到 2017 年報告才會出來，事實上所有東西都已定案，我接下來會把台電跟原能會做的報告，為什麼指定大南澳跟大家做個說明，這張圖是台電完成的「和平溪沿岸南澳秀林花崗岩地區之大地電磁測點分布圖」，這是找國外的專家測的，有找到一塊地方和平岩體跟開南崗岩體連在一起，直徑 14 公里厚度 6 公里，簡稱 146，那再來這是 103 年的工作計畫，在 3-3 頁的地方寫「台灣花崗岩體主要分布在東部大南澳片岩中，以花崗片麻岩為主，…利用空中磁測三維逆推技術，獲致和平岩體深部與開南崗岩體相連，規模較地表露出為大，直徑達 14 公里厚度達 6 公里，其核心岩體為地震相對安靜地區。」這部份也在 102 年的成果報告中提到，在其他地方並沒有這麼大塊的岩體。摘要如下，鑽探跟井下量測，完成本島東部花崗岩第一口井 500 公尺深取岩心地質探查井之設置，事實上鑽了 600 公尺，獲取一些地質資料，研究裂隙。然後建立空中磁測三維構造及岩體規模解析能力，並進行現地大地電磁測勘，取得地質實驗室鄰近地區之地下三度空間的地質與含水層構造分布資訊，這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因為燃料棒放在筒子裡放進地下三百公尺深，如果有一天破掉外洩，就是沿著水路擴散，那水路就是沿著裂隙走，所以這

裡特別研究地下水狀況，這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再來他藉著附近長約 130 公尺的一個隧道，去看石頭裡面的裂縫，這也是地下水循環的管道。

那在 103 年的工作計畫修正二版裡面提到，完成本島花崗岩岩樣之岩相分析、全岩地化組成、礦物組成與定年分析數據。還有深層地質特性，也就是核種傳輸路徑，有三點要做的項目，分別是建構技術發展測試岩體之離散網路結構，並取得岩體中的裂隙參數及特性；完成本島花崗岩現有井錄資料之綜合解析，並取得其裂隙分布與特性等資訊；建立本島花崗岩之核種傳輸試驗，以取得核種在此岩體中的吸附與擴散係數。

這些圖是鑽探 H 區所鑽出來的岩心，這些岩心就是要去做剛剛講的三項試驗，台電本來 100 年的時候要在和平溪旁建置地下實驗室，這個蓋好之後旁邊就是核廢料堆置的地方，但是後來被封井，現在偷渡改由原能會跟科技部主導，要在 146 地區建地下實驗室，也被設計做為未來連接到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通道。

台電在 99 年完成的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也有提到，要尋求與規劃於國內已知且鄰近道路的花崗岩體，建置水平深入岩體百公尺以上，直徑 6 公尺之試驗坑道，到了 102 年 10 月 24 號，找了芬蘭的 Posiva Oy 及瑞典的 SKB，經馬英九總統接見後，指示相關單位赴芬蘭及瑞典考察，考察的報告在網路上都找得到。再來原能會跟科技部有合作一個案子，由淡江大學楊長義教授取得研究案，做地質實驗室現況發展的研究，今年年底結案，重點對以後我國地下實驗室發展規劃提出建議，我的推測應該還是會在大南澳地區進行，但是官方的講法只是一般實驗室，不過建實驗室就是要在未來設置處置場的地方。

1992 年美國就內華達州的處置場要求環保署就維護公眾健康安全提出報告，提到要以地質穩定性為最高風險發生時間(100 萬年)計算，基本上台灣是個多地震地區，大南澳地區沒辦法符合這樣的標準。

那在原能會物管局都會要求台電參考日本 H12 報告架構，要公開資料徵詢專家及公眾意見，跟大眾溝通是原能會一再要求，可是台電公司是不做的，那在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中規定，村長、市長及縣長在文獻調查期間表達反對即停止初步區域調查，整個計畫就停止。經濟部核廢料處理辦公室所有人都是來自台電公司，連辦公室也設在台電，基本上都是台電的，以台電的態度來看就是放給他爛，根本就也不想溝通。

在台電回應彭明輝教授的說明裡面只有提到台灣東部，沒有提金門、馬祖、烏坵，事實上外島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海水滲透，還有金門抽地下水非常嚴重，而且土地鹽化也很嚴重，是不可能被選為場址的。再來就是卓鴻年教授，他參加過美國的案子，有很多經驗，接受雜誌訪問的時候也說 2017 的報告非常重要，一旦定案以後各有關單位就會照這報告書去執行，目前這份報告國際專家都有看過，應該是已經定案了，從這四個地點來講，大南澳是最佳的地點。那我的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謝謝楊木火先生，現在讓我們歡迎南澳鄉哈勇・諾幹，請大家掌聲歡迎！

與談人 | 哈勇・諾幹（南澳鄉澳花村村民）

大家好，我目前在澳花國小擔任教務主任，我在澳花國小已經服務 20 年了，在這裡生活已經 32 年了，這次的座談會原本是想請鄉長來，因為選舉的關係鄉長無法前來，鄉長表明立場跟之前在宜蘭縣政府開的公聽會立場是一樣的，他說想都不要想，敢在這裡繼續做下去，我們一定反對到底。

那核廢料分成高階跟低階，低階目前是放在蘭嶼，之後預計會放在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目前高階核廢料的話是放在核一、核二、核三廠，之後就是金門、馬祖、烏坵跟大南澳中選址，那再說那個地方最適合，老實說外島還有政治問題，中國大陸會願意放在離他家這麼近的地方嗎？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大南澳附近的地質環境，東澳、南澳再下來是澳花、和平，再來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再來這是原能會報告裡面的一張圖，就是這個紅點的地方，和平溪口有個電塔，是輸送和平電廠的電，在這兩三年時間又多做了兩三座，就覺得有點奇怪，和平電廠的輸送電網都已經

完成了為什麼還要再蓋電塔，台電說 2012 就已經封井了，但是不是其他的配套措施都還在進行，是不是持續在做探勘，那這邊有個和平港是屬於工業港，如果要在這裡設置核廢料場址的話，是用船直接運進來，另外我還聽到一個消息，不過還不能證實，和仁這裡是幸福水泥的石礦，那也有計畫要在這邊蓋一個工業港，事實上幸福水泥都是用台鐵進行運送，為什麼特別要蓋港口，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再來這是放射性廢物料的相關規定，低階核廢料必須要當地民眾同意而且要經過環境影響評估，但是很奇怪是高階核廢料都不需要，只需要用地機關同意就可以了，如果是山地保留地只需要縣府或原民會同意，如果是林班地只需要林務局同意就可以了，縣府跟民眾都無法干預，澳花村這裡是原住民保留地，如果再往上一些就是林班地，只需要林務局同意就可以，這是很奇怪的事。

再來談到選址的不正義性，選址條件包括第一地質條件，第二地球化學條件，第三地表或地下水文條件，第四高人口密度地區以及第五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為什麼就不能放在高人口密度的地方，真正在使用的都是高密度人口地區，那為什麼是放在我們這塊土地，造成這塊土地以後都沒辦法使用，他們去享受便利、享受高經濟成長，為什麼我們要去承受這些垃圾，第三個就是為什麼要放在原住民地區，像低階目前是放在蘭嶼，以後要放在台東，南澳這裡是太魯閣族的地區，都是原住民地區，再來就是誰有權力替下一代做決定，我們應該是培植他們，盡力把環境弄好留給他們，這是幾點不正義的地方。

我一直在研究原住民族基本法，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助我們來處理這件事，我們看第 31 條，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他是一個特別法，不是一般的行政法令，再回去看核廢料選址條件的第五條是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目前原住民委員會還在進行第 21 條的釋義還有部落會議的相關程序，經過這樣的程序我們可以主張這裡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就可以用部落會議的程序否決掉。不過這裡有兩個問題要請立委幫忙反應一下，第一個是高階核廢料不須經過當地縣

府及民眾同意，為什麼低階需要，高階不需要，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下要不要修改行政規則，第二個是原住民基本法規定在原住民族地區是不能從事第 21 條、22 條以及第 31 條這樣的行為，但是原住民族地區分成原住民保留地跟原住民傳統領域，剛剛的圖可以看一下這個範圍內是原住民保留地，這裡就不是，其實關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調查已經完成了，但是不敢公布，因為一公布這裡礦產就不能做了，核廢料也是一樣受到限制。

其實核廢料處置場的選址不只是南澳鄉泰雅族與秀林鄉太魯閣族的生存問題，而是全台灣人一種價值的選擇，這個選擇關係到環境正義、土地正義、族群正義與世代正義等層面。那我的分享到這裡結束，謝謝。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謝謝哈勇，今天三位與談人的演講都已結束，那大家有什麼想法還是看法再請提出來，我們採取的是三位提問後一起回答，請大家踴躍發言。

《問答&交流》

問題一

我是從原子源能廠退休的，我的工作主要是處理最低階的核廢料。當他們要求我處理高階核廢料時，我心想我還年輕，核廢料碰到只要一秒鐘，就會頭髮全白，何況是更高階的核廢料，碰到根本不需要等救護車救，因為馬上會死亡，所以我馬上離職，十年前我的手不斷的接觸這些核廢料，現在已經 10 年後，我的手再去測驗，依舊是有高污染性，所以處理這個是絕子絕孫的事，我已經退休這麼久，政府從來沒有來關心過我，所以我大聲的呼籲大家絕對不可以讓他放在這裡，謝謝！

問題二

我來聽演講前曾經上網，陳柏熹教授，世界有名的核能專家曾說過台灣根本不適合建核能發電廠，為何大家還是堅持要做？

這些堅持的人是否收了許多的回扣？再者台灣目前有許多的廠商已經遷至大陸和越南，為何會一直說我們的電不夠用，是否都是在騙人？30 年前張耀中曾在蔣經國的面前拍桌子保證若是 50 年內台灣缺電就可以找他，這畫面大家可上網查，那為何我們還是要堅持建核能電廠？最後一點南澳人要硬起來，我們所有的族群都要一樣，謝謝大家！

問題三

我有三個小問題想要請問李彥良技士，當初放置蘭嶼的低階核廢料本來就打算丟到海中，所以並沒有審核過是蘭嶼是否適合放置是嗎？第二個問題是當初興建核四廠時，是否有做安全的承諾，你們是否同意新建？最後是說核能會在實行時是否有決策的權利？你們是否要為宣布過的事負責？若是沒有的話那你們所做的保證對我們來講根本沒有多大的關係，謝謝！

回應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針對第一位提問人的問題，因為我這次來是針對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做說明，有關於核能相關從業人員，政府有制定「游離輻射防護法」及相關法規，規範設施經營者與從業人員，如有相關問題可以向核能所和相關單位提出訴求。第二位提問人是有關核四及台電的問題，主要權責屬於經濟部，在這我不方便回應。第三位的提問人所提出的問題，首先是蘭嶼的貯存問題，台電公司已在前一陣子撥經費將桶子全部檢整，目前的放射性廢棄物貯存都在允許的範圍內，沒有安全疑慮。第二個問題是原能會是否贊成續建核四，基本上原能會是一個安全管制單位，且目前核四廠已經封存了，就如同一輛車子只做了一半，你去問監理站是否會贊成它上路都言之過早。第三個問題是原能會是否可以為自己的決策負責，這是理所當然的，目前台灣的所有核電廠在原能會的安全管置下沒有發生過重大問題，並依據國際上的標準進行檢核，會內 24 小時都有人輪班，且國際原子能總署也會不定期的來檢查，所以原能會當然會為所有決策負責。

回應 | 哈勇·諾幹（南澳鄉澳花村村民）

我們已經召集我們族群中的年輕人為這件事奮鬥，但因為我感到我的尊嚴受到侮辱，所以我不願意再給予任何的回應。

回應 |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那蘭嶼低階儲貯這部份是跟著美國的走，當初我們為什麼選擇用碳鋼而非用不鏽鋼，是因為美國的天氣比我們好很多比較乾，如果當初我們選擇用不鏽鋼，則現在所有的桶子不需要全部重整換新。目前有許多的學者專家甚至是立委想要將核四翻案，其實當初福島廠為什麼會爆炸是因為無法注水進反應爐致反應爐水位低於燃料棒；核四廠負責緊急爐心冷卻的控制平台稱為 ESF 由美國 DRS 公司供應，我們在 2003 年的時候原能會通過這個系統說沒有問題，可是到了 2009 年的時候美國說這個系統是有問題的，但是這問題至今還是無法解決，連美國都沒有核電廠使用，原能會卻還是讓他通過，所以很多人都說原能會是台電的門神，因為他們有許多的企畫案都需要跟台電申請經費，所以我們的原能會在國際上他的信譽是非常的低，請大家記住核四案還是很多人想要翻案，謝謝！

問題四

經過今天的研討我們才知道不是只有反應爐有問題，廢料的存放問題更大，希望大家摒棄意識型態，能來討論這個問題，謝謝！

問題五

我想請問李彥良先生請問哪個核子棒是可以賣錢的嗎？有人要嗎？

問題六

其實在核廢料中的確可以提煉出製造原子彈的原料，但是因為被美國發現他們把它全部收回，其實把很多根的廢料擺在一起他的反應就如同核子彈一樣，會燃燒爆炸，所以非常的危險，也

沒有人要。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各位知不知道我們要送到法國的 1200 束燃料棒，花了 113 億，事實上我們還需花大約一千多億元處理這些核廢料，所以核廢料是沒有人要的。

回應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有關於核廢料是否可以再賣錢，沒用過的燃料棒當然可以賣錢，但用過了具有高度放射性，是沒有人要的。我國用過核子燃料的處理，除了進行最終處置之外，也規劃送到法國做再處理。再處理的意思就是將其中還可以使用的部分提煉出來，那是可以賣錢的，但占整個再處理費用的極少部份。用過核子燃料再處理可萃取鈾元素，那是可做為原子彈的一種原料，所以美國後來停止再處理，以避免恐怖份子取得這些核物料。另回應剛剛那位大哥所說有關核子彈爆炸問題，用過核子燃料鈾-235 的濃度最多只有 3%至 5%，而製做原子彈所需要的濃度必須要高達到 90%以上，所以基本上它不可能產生像核彈一樣的爆炸。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現在的用過燃料冷卻池是以除礦水做冷卻作用，整個用過燃料冷卻池已經放原先設計容量之三倍的用過燃料棒，台電目前只能將核一、二提早除役或做乾式，而以台灣的天氣來講這些儲存桶只能放不到三十年，我們在法定卻是放 40 年，他們目前只能放在核一、核二、核三廠外、但是朱立倫說現在已經不行了，所以最終的儲存場所會提早需要，在母岩的調查之後就會提早定案，我們擔心將問題丟給下一代。

問題七

我們是否應該要團聚大家的力量讓核一、核二廠提早停止運轉？

問題八

埋在地底下的核子棒是否安全？若是不安全是否有其他的替代方法？

問題九

請問一下核廢料放在南澳地區真的安全嗎？因為這裡常常有地震。另外一個問題，是否可以將我們的核廢料放在另外一個未開發的國家中？

回應 | 楊木火（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關於核一、核二廠之間的問題，二廠之間有一個三角斷層，有潛在的危險性。我建議若是最終處置場還是要放在大南澳，我還是再重申，反對大南澳成為最終處理場所，因為涉及是不是走非核家園的路，還有給美國壓力，讓他願意來處理這些用過的燃料棒，只是錢的問題而已。謝謝。

回應 | 李彥良（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科李彥良技士）

回應剛剛的那位先生所說，埋在地下十萬年是否安全，中國歷史也只有五千年而已，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十萬年後的真實狀況，因此只能靠安全分析模式去評估，一般都以 100 萬年為評估基準，以保留彈性誤差。有些國家例如瑞士、荷蘭，目前不採取最終處置，是基於未來的人類科技將會更加先進，可能可以更有效處理核廢料，所以他們先採取長期貯存方案，先將核廢料貯放 100 年，之後再考量後續處理方式。至於核廢料是否可以放在其他的國家，曾經有跨國公司想要處理這個部分，但目前尚無成功案例，因為各國都不希望將核廢料放在自己的國家中。而我國的立場為要尋求國內最終處置場，但也不排除境外處置。

主持人 | 陳歐珀（立法委員）

台電現在經過原能會核准的報告都是以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 H12 報告為架構，必須經過相關的民意表達，特別是村長、鄉長及縣長在文獻調查期間表達反對，就應該停止調查，也

就是說那天在協調會(103 年 7 月 14 日)裡面村長、鄉長及縣長都明確表達反對立場，就應該停止調查作業，我們呼籲行政院承諾督促所屬要遵循 H12 架構，要求台電立刻停止調查，所以 2017 年是個指標，如果把南澳列進去選址地點的話，以後要反對就很困難，這階段應該展現我們民意，表達我們反對的立場。



第三場（羅東社區大學）

議 題：蘭陽溪上游耕作區 禁不禁？

日 期：103 年 11 月 05 日（三）

地 點：東光國中東光樓 2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與 談 人：張楨驩・第一河川局代理局長

曾勝二・大同鄉樂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文字整理：鄧敏宏

蘭陽溪上游耕作區，禁不禁？

吳國維（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2000 年農發條例通過，開始開放農舍興建，一開始還蠻漂亮的，但是越蓋越多造成農村地形破碎，現在已經一發不可收拾，這種良田種農舍的現象，造成台灣糧食自給率不足，未來極端氣候的影響下，可能會有糧食短缺的情形，國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基本生計會受到危害，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密切關心。所以，如果你關心也認同這個議題，歡迎參加守護宜蘭工作坊的聯署行動。

主持人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我先來作個「蘭陽溪上游耕作區 禁不禁？」這個議題的背景說明，蘭陽溪現在的芒花很美，去年颱風後很多泥土堆放在高灘地，天晴之後，風一吹，揚塵非常嚴重，蘭陽溪的溪床已經退化，蘭陽溪近 10 年來，河川地種植面積逐年擴大，河谷沙地種植西瓜，河階地種高麗菜，西瓜和高麗菜成了蘭陽溪上游的兩大作物，開進河川地整地的怪手越來越多，整地面積越來越大。

種西瓜的過程要動到怪手，先用怪手把溪床中的大石頭搬開，然後再用雞糞施肥，再用塑膠布蓋上，一直到隔年夏天再採收，好運的話沒遇到颱風，就能豐收，所以在這段時間要灑農藥、灑水，都要接管線，這些動作都會造成河床的改變。其中，民國 99 年全面清查更發現放租面積達 871 公頃，足足是 93 年的 3.3 倍大。

蘭陽溪管理的主要單位有三個，一是河川局，二是工務局，第三是林務局，蘭陽溪兩邊的道路經常坍方，路不通的情形有兩種，一是路基流失，另一種是山崩落石。

從泰雅大橋到北橫公路入口，這段河床上許多種植西瓜的民眾，其實是現代社會的遊牧民族，很多是從南部、東部花蓮來的農民，他們種的西瓜，用在東部或南部西瓜產量不足時，填補市場的空缺。因為宜蘭的溪床租金便宜，許多來自台灣各地的瓜農，來到宜蘭耕作。另一方面，若颱風受到災害，瓜農還能申請補助。

所以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鴻源指出，10年來，蘭陽溪中上游放租面積越來越大，水利署應專案研究訂出有學理依據的放租面積上限，對蘭陽溪中、上游進行河川地放租總量管制。他更透露，不少民代都曾為了服務選民，請託主管機關放租河川地，如果不再限制，未來河川地問題會更嚴重

李鴻源說，放租河川地因為簽有合約，一旦河川局要疏浚或增建堤防，就變成違約徵收，屆時還要再給承租農民一筆補償金，如果因為颱風發生災情，農民還可以申請農損，河川地放租問題可說是層出不窮，對河川局來說，租金收入僅幾百萬元，道路、堤防修建和河川疏浚，卻要支出大筆經費，付出和收入根本不符成本，「反而碰了滿頭灰」。再加上部分民意代表經常干涉，造成執法困難。

李鴻源建議水利署應設定放租總面積，並檢討合約內容，例如不得申請農業災損；進行疏浚或興建堤防要收回出租地時，兩個月前通知就可無條件收回等，才能根本解決河川地放租過於氾濫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參考日本或荷蘭作法，重新調整河川治理策略。例如，日本河川治理重視情境分析，對地形、地貌和降雨特徵等進行詳盡模擬，並建立資料庫，還有一套先進的預報系統；荷蘭的河川治理，則是採用接近自然的工法，設法和洪水和平相處。

我們目前的做法希望不要再擴增出租的河灘地，第二是將已經出租的河灘地逐步收回，不要再出租。這其中的問題除了天災地變的危害之外，另一部分是環境健康的問題，因為在耕作中就不是有機農法，一定是要用化學肥料的，這都是需要考量的。我先說到這裡，接下來請張楨驩局長說明。

與談人 | 張楨驩（第一河川局代理局長）

我今天向大家介紹蘭陽溪植作的狀況，有些是誤解需要說明的，有些是事實但須要解釋的，在這邊都向大家說清楚。這一份簡報已經在立法院說過好幾次了，今天再向各位宜蘭鄉親報告。第一個是對河川原始動、植物生態自然演替的破壞，河川種植常

見違規情形包括下列幾項，一是改變地形流路，二是逾越許可範圍，三是未清理種植遺留物，四是用非法農業用藥，五是違反環保規定。

整個蘭陽溪河川區域總面積約 45000 甲，目前許可面積約 850 甲，原住民地區還有 150 甲未列管，這些地區使用農藥、雞糞、化肥的情形也都無法有效管制，但是請各位注意，並非所有農藥都是有毒的，有些農藥是用橘子皮、南瓜子作的，這些都是有機的。

臺灣地狹人稠，很多耕地早就被佔滿了，現在農民最好的收入來源是休耕補助。我們現在已經擴大查核，讓有心人士不敢違法濫用雞糞、化肥，蒼蠅也比較少了。但是，現在有很多外地人來宜蘭的河灘地上耕作，但是依照規定以有設籍宜蘭的人才能申請，所以一定是有人借用宜蘭居民的人頭申請，這些都要杜絕，如果你知道有人出借人頭的事，也希望大家幫忙勸誡。

這是我們聯合稽查的情形，現在我們還出動小飛機，未來蘭陽溪逐年縮減放租許可辦理情形會是這樣的，蘭陽溪高灘地有五大區塊屬較嚴重裸露的河灘沙地，區塊一為七賢附近、區塊二為浮洲橋下、區塊三為新南附近、區塊四為噶瑪蘭橋下及出海口、區塊五為再連附近，這些地方將逐步回收不出租。

為了改善揚塵的情形，第一河川局從 100 年起，陸續辦理揚塵改善作業，種了許多芒花(就是原生種甜根仔草)，總面積約 40 公頃，效果不錯。如果發現違規情形，我們會進行聯合稽查，一旦發現借用人頭情事，就從此不准申請。

往年蘭陽溪種植行為，易因使用生雞糞、非法農藥等產生環境衛生之問題，並受各界質疑恐有影響河川水質之虞。因此第一河川局於 100 年 6 月間，擇定自來水公司深坑淨水廠附近緊鄰蘭陽溪之三口水井，會同自來水公司辦理水質檢測作業，檢驗項目包括巴拉刈、靈丹、安殺番...等類別。但是河川局最常接到的就是種植關說，民意代表來關說讓我們業務量大增，我們也只能訴諸民意，確實管理、執法。

我們希望在生產及環境維護之間取得平衡，要有能力顧好肚子，也要做好環保。生態無法永續，環境無法維護，經濟農作活

動會受到挑戰與限制。所以，若不做好保育工作，宜蘭人引以為傲的共同記憶只能變成回憶。未來種植許可面積將逐年檢討，減少及避開環境敏感帶。還地於水，尊重自然的演替，以公共利益取代個人私益，逐漸取得平衡。臺灣這塊土地從海面升出來已經 300 萬年了，但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灣也才 50 年，到底是誰佔誰的地。

最後結語，河川種植，適度利用土地；適時提供生產農作物，並獲得適度保障若有違規、戕害土地應受法令制止、取締及廢止許可；讓勞力、體力付出的種植戶得到經濟利益以外，應有的社會公評與尊重，有時候，這些種植的農民其實是社會的弱勢，他們懂得其他的種植方式，當然會改變，但是已經習慣了，很難改，況且，若是會讀書、知識程度高，也不用在河川地種西瓜，這種粗活工作，我們實在也要理解他們的處境並給予尊重，也試著改變觀念，才能讓河川生態美景永續，不要剝奪下一代的權益，更不要超限犧牲未來的環境換取短視近利。

主持人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感謝張局長，第一河川局管理蘭陽溪已經很久了，管理河川的問題是千頭萬緒，但我們今天只談到安全和健康，蘭陽溪給我們砂石讓我蓋高速公路，蘭陽溪帶給我們的蘭陽溪口補沙，如果沒有蘭陽溪，我們的海岸會不斷萎縮，那我們要如何面對蘭陽溪的耕作問題，需要透過公共論壇來討論。

蘭陽溪其實是泰雅族的傳統領域，接下來我們用在地的觀點來看蘭陽溪。

與談人 | 曾勝二（大同鄉樂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我們現在不支持在蘭陽溪種植，因為我們從四個面向來主張，一是環境面影響，二是生態面影響，三是安全面影響，四是文化面影響，我們希望回復過去蘭陽溪的景象。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甚麼是部落產業，很多人對於部落產業還停留在農特產品，但是，真正的部落產業，還包括一、文化產業，如祖靈祭、傳統舞蹈、歌謠、傳統編藝等，透過導覽體驗而產生經濟效益。二、生態產

業，如我們的傳統領域，擁有豐富的生態多樣性，甚麼可以食用、甚麼植物可以飲用、甚麼植物可以怎麼使用等。三、部落農特產，例如蕨類、藤類、野菜、小米、旱稻等，這是我們目前在推動的部落產業。

慣行農業經濟結果，老闆不是我們，出價者也非部落居民，常常我們工作得要死，老闆賺了三百萬，問問我們有沒有賺到三百萬，沒有耶，還欠了老闆一百多萬，因為農藥、機具都是跟老闆借的，就因為我們不是老闆，不是出價的人，所以永遠賺不到錢。而且到了年紀大了，才 50 幾歲就把賺來的錢都拿去看病，部落族人的健康逐漸亮起了紅燈。不過最近，樂水和南山部落開啟了人文、生態旅遊，人文、生態旅遊產業的激盪，讓我們開始思考部落產業的可能。

可是，部落最缺乏的是經營管理及行銷人才，我們還是依賴行銷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所以某種程度還是需要政府的協助，引進這些資源。

另外在此向大家澄清與說明，我們原住民祖先們管理這片山林時，你有聽過山崩、土石流嗎？我們原住民文化是與山林和平相處的，不是掠奪式的，我們是森林的保育者，原住民是生態系之一環，像是獵人與九芎樹(qalux)，像是刀耕火種的意喻(minang)，我們原住民整地、覆地、石牆、大樹、周邊林化都是以不破壞原生態為原則。我們打獵的時機，藉由芒草來判斷，到了十月芒草長出來了，知道颱風不會來了，於是上山打獵，避開動物的生育期，小的不打，母的不打，到了現在雖然我們還是狩獵，但還是保留原住民的習俗，我們有霧林帶居住的哲學，我們只要看見檜木或筆筒樹(palun 及 buqaw)，就到這個區域地質很穩定，部落就會選擇這個地方居住。可見我們對山林的尊重，我們應該發揚原住民狩獵文化的內涵(qmalut)，原住民是最懂得生態保育的。

早期我們為甚麼支持在蘭陽溪河床種植西瓜蔬果，因為那的確提供原住民部分的工作機會，但這幾年我們反思蘭陽溪耕種造成的危害非常深，第一個像是深溝淨水廠的水質都受到影響，造成環境很大的汙染。第二個是種西瓜用的黑色雨布，種完之後就

地掩埋，這種汙染沒有人查得到。第三個是用生雞糞，造成蒼蠅亂飛，遊客來觀光，看到我們的「芝麻」會飛耶，這還發展甚麼觀光？還有，我們的狩獵文化是看芒花開了，就開始狩獵，現在時節都亂了，河床上沙塵亂飛，秋芒自然景觀消失。

不當開挖造成溪床地表坑洞、起伏殘破不堪、沙塵等情形，甚至土石流的情形，這是 30 年前一位畫家所畫的樂水部落，真的是人間樂土，景色非常的美，這是現在的照片，光禿禿一片，一切都改變了，溪流生物驟減，溪床植物生態滅絕，赤楊、羅氏鹽膚木、茵陳篙、野兔、田鼠、竹雞，所有原有的動物、植物都不見了，變成西瓜、高麗菜取代自然和諧的畫面。

在安全面的影響，一是開挖蓄水池無人管理，二是改變河道影響河堤及台七甲線路基，三是自然坡堤破壞，影響五一線道地基，颱風大水一來沖垮路基，一修又是幾千萬，都是國家的錢，就是納稅人的錢。第四是汙染有機農作區上游水源及下游飲水汙染，現在下游在推廣有機耕作、有機農產品，可是上游還是在用農藥耕作，灌溉的還是受到汙染，這樣還能說是有機、無毒嗎？

在文化面的影響，一是部落歲時節令的紊亂，當芒草長出來了，我們開始搭建獵寮與巡視獵場，當山鹽青果子長出來了，山鹽青果子是我們的鹽巴樹，我們才能醃製肉類，可是現在都亂了，影響的還有傳統建築原生材料消失。另外，祭儀牲品—苦花魚驟減，我們還要跑去烏來買苦花魚。最後，民族植物滅失，山鹽青—我們的鹽巴樹、赤楊—改變土壤的物種、茵陳篙—我們的蚊香。

所以我們建議逐步設置禁種區域，蘭陽溪床分區、分段、分期逐次禁用農作行為，這需要透過立法程序。成立當地環境巡守隊伍，針對使用生雞糞、溪床廢棄處理、濫墾濫伐等情事進行監測與舉報。第三，成立「蘭陽溪芒花生態保護園區」或「水資源保護區」，這也都需要透過立法程序的。第四，管制養殖業「養雞、養鴨」大量租用支流區域。第五，進行溪流上游崩落地植栽復育工程。第六，進行秋芒（甜根仔草）灑種復育。

這是我們的想法，雖然不是非常成熟，但我們懇請大家支持我們，還給我們美麗的家園和河流。

主持人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聽到泰雅族曾總幹事對於部落、對於蘭陽溪的想望，真得很過癮，而且他在其中有說到未來的展望，真的很不簡單。

蘭陽溪的經濟是宜蘭農業產值的八分之一，一年大概 6 至 8 億，所以要收回租用土地，是相當大的影響；第二個是健康問題，如果地下水一旦被汙染，要整治就來不及了，因為他有可能是全面性的汙染；最後是蘭陽溪的管理問題，要如何確實執行，隔絕關說姑息，這是我們都要面對的。

接下來我們是提問時間。

《問答&交流》

問題一

我有幾個問題分享，我覺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無論如何規範，都會有人鑽漏洞，我想政府單位應該讓這些訊息變成教材推進校園，透過討論讓學生也能關心居住環境，也能透過教育處、文化局，以社會教育的形式，讓每個人都能關心，最後，應該輔導農民轉變心態，不能只是斷他們的後路，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式。

問題二

我想蘭陽溪的種植面積應該不只 850 公頃，我覺得河川局的巡查不夠確實，也應該聯合環保局、工務處等等單位，我們的法律很多，但都是多頭馬車，沒辦法真正雷厲風行，我想透過加重罰款一定可以收到效果。

問題三

如何輔導農民的工作應該是最好的方式，良田休耕了，沒有生產力，又編列獎勵金，卻讓那些弱勢農民佔用河川地，如何將這些勞動力轉換，這應該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回應 | 曾勝二（大同鄉樂水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剛剛講到部落轉型，說得簡單，作起來難，因為心態和文化都有所限制，因為部落對產業轉型與提升的觀念與實際體認是很不足的，所以產業多元及尋求有效的改善方式，須有一套完整且務實的規劃與推陳，但我們如果能有整套的訓練，或是有人才能夠給我們協助，我想慢慢的部落也會改變，一個部落如果改變了，別的部落也會思考，他們可以，我們也可以，這樣是好的循環，所以，我們要先瞭解部落的心態和社會習性，然後以立法的方式，加上民意代表的支持，來促進改變。

回應 | 張楨驩（第一河川局代理局長）

我覺得第一個要給民意代表壓力，第二個要杜絕關說，希望大家支持。公務人員都依法行政，所以要回到源頭去修改法令，這些都要靠人民給民意代表壓力。

回應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我想最大的共識是輔導，要用斷然處置，其實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還是要用法令的改變，才能作到，應該發動社會力，比較可能完成。

問題四

我覺得只要使用農藥，就一定會影響用水的品質，所以加快腳步去限制使用毒性強的農藥，這樣才能讓在地的水源得到保護。

問題五

兩位局長講的是防堵的作為，但是大家都是為了生活，要怎樣才能改善這些農民的經濟，才是比較釜底抽薪的作法。

問題六

我看見在歪仔歪橋旁邊有個淨水廠，宜蘭的水污染真得那麼嚴重嗎？

回應 | 陳登欽（宜蘭縣政府環保局局長）

清溝淨水廠是個錯誤的投資，當時有預報宜蘭會缺水，可是宜蘭有豐富的地下水，從來不缺水，但還是蓋了，用了 20 幾億，到現在還沒蓋完，本來要提供城南基地使用，但現在城南基地計畫已經暫緩了，所以這是錯誤的投資。如果你到溪北吃的是深溝的水，那個水比較好，溪南吃的是廣興的水，水的硬度就比較高一點。不過，回過頭來說，清溝淨水廠目前還不能運作。

接下來講結論，第一個是達成減量的目標，第二個是觀念的轉變，節制自己的慾望，不要吃那麼多的高麗菜，或是不要浪費食物，第三個就是要去看這個問題的成因，然後一起努力，去改變現在的狀況。



第四場（羅東社區大學）

議 題：農舍農用有多少？

日 期：103 年 11 月 06 日（四）

地 點：東光國中東光樓 2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楊仲璜・宜蘭、羅東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

與 談 人：李寶蓮・守護宜蘭工作坊發起人

楊槐駒・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科长

文字整理：楊幸蓉

農舍農用有多少？

吳國維（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感謝各位老師百忙之中還抽空來社大跟大家分享，現在農舍蓋得很嚴重，尤其是我們宜蘭，所以李寶蓮也是我們的與談人，她發起一個守護宜蘭的工作坊，這個工作坊要發起全國十萬人聯署的運動，守護宜蘭工作坊的志工林憶秋，也是社大的學員，要跟大家說明，結束後，如果你有認同守護宜蘭工作坊的理念，請你簽個名。

我們這次的主題，叫做「消失中的宜蘭？！」，為什麼用這個題目？有人離開宜蘭 15 年，在外面打拼，很少回來，回來後發現宜蘭怎麼變樣了！發現週六、日不適合外出遊玩，塞車、風景區全是人，吃個東西也要排隊。他說跟 15 年前認識的宜蘭不是這樣的。我們現在只擁有七分之五，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另外的七分之二屬於觀光客。另外也有人說宜蘭的田園景觀可以一望無際，但是現在走兩步路，就會看到建築非常美麗的農舍，這種現在對宜蘭到底好還是不好？宜蘭人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所以特別用這樣的主題，另外安排五場相關的論壇，讓大家來討論。一開始，我們的主持人與與談人都來到現場，要討論的是「農舍農用有多少？」，我們第一位與談人是李寶蓮李老師，寶蓮老師很多人認識她，都叫她梨山阿寶，她很年輕就一個人上梨山種梨子，為什麼呢？因為她認為高山種水果不是那麼恰當，她要去了解那邊的情況，所以她去那邊租一塊地種梨子，種植方式跟大家不同，把不適合種植的地方恢復成原來的森林。到現在，租的地裡面有七成都恢復為自然的森林。另外是不用農藥，不用化學肥料種植，為的就是實踐她的理想。第二位與談人是楊槐駒科長，因為農舍議題跟政府單位還有中央部門有很深的關係，很多發展是政府支持，所以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政府單位，跟大家說明與溝通。主持人邀請到思路最清楚，邏輯最好，又很有親切感的楊仲璜楊老師來擔任主持人，現在就把麥克風交給楊老師。

主持人 | 楊仲璜（宜蘭、羅東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

各位來賓、各位學員、社大工作夥伴、兩位與談人、校長，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榮幸我有機會主持公民素養週的活動，我是公民素養週的常客，每學期舉辦時，我都會參與一場或兩場。什麼叫做公民素養？先說什麼是公民，就是有投票權的人。可是有投票權的人未必都有足夠的公民社會所需要的素養，或說每人的素養多少都有差距，有些人甚至嚴重不足。基於社區大學創立的宗旨，推動公民社會，所以羅東社大每學期都排一星期來舉辦公民素養週，用意就是藉此活動以提升我們的公民素養。

簡單的說，什麼叫做公民素養，第一點就是：我身為公民，我是國家的主人，所以我有權力也有責任來表達我的看法，反映我的想法，還有尊重別人表達的空間。我們已是多元社會，對同一個問題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見解。如果你看到別人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而你不發一語，那真是委屈自己，不好。反之，如果你總是搶著麥克風不放甚至羞辱他人，這樣也不好。在民主社會要有公民素養，所以利用公民素養週來練習或培養公民素養，這是我們辦這活動的重要目的。

第二個要講的公民素養是什麼？就是關心公共事務。我們是國家的主人，雖然選民意代表讓他來代表我們，表示人民的意見，可是四年選一次，選了以後未必能代表人民的意見，所以某人選上了後，時時都還要監督他，因此社大設定題目都是問號型的、有爭議型的，我們邀請的與談人也是一樣，兩邊的意見不同，也希望學員及來賓用各種角度來與談。

如今天我們的題目「農舍農用有多少？」此問題面向廣，也具有爭議性。很多人很清楚也盼望宜蘭有美美的風景，農村景觀很漂亮，可是想要發展、想要做生意、想要建設的人，覺得好山好水好無聊，就會認為這一批人就是反商，這是另一批意見。另外我想到的還有另一批意見，你們都喜歡看好山好水，可是由誰提供？農人提供？農人一斤稻子值多少，一年能夠有多少收入？一公頃土地一年賺五萬至十萬就不錯了，五萬至十萬是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農人生活很清苦，他的子女就學更苦，可能沒辦法付

補習費，他的子弟無法翻身，這也是一個面向。有想要賺錢的仲介、建商，想要發展的是一個面向；想要保護美麗景觀的是一個面向；想要維持農人生活的是一個面向。

台灣尤其宜蘭出現一些小農、友善農人、友善工作者或叫做知識農人，以前農人沒有受較高的正規教育，現在宜蘭出現了許多新農、小農，很多都大學畢業，甚至有留學的、科學園區的高階主管，退下來當農人，這些農人讓台灣的農業注入新的觀點、新的耕作方式、新的機會，有可能也需要聽聽這些農人的想法與見解。

我希望這個社會在公民素養週這樣的平台之下，大家能夠把自己的想法充分提出來。現在將時間交給兩位與談人，他們資料都準備得很充分。先請第一位與談人阿寶小姐，大家掌聲歡迎。

與談人 | 李寶蓮（友善耕作小農發起人）

各位社大的夥伴大家晚安！剛校長介紹過了，我本來就是個農友，我在梨山工作，現在也還是。我在高山務農，是因為我關心高山農業問題，早年因為喜歡爬山，所以後來因為看到高山農業把山弄得光禿禿的，心裡就很難過，所以後來就想如果自己是農人，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對待土地，經過十多年的高山務農生活後，在 2007 年左右，重新回到我的故鄉，我主要拼經濟的地方還是在梨山，因為來到宜蘭之後，勾起很多小時後成長的回憶，最重要的是在宜蘭遇到一群非常用心在耕種的人，這讓我非常驚訝。我務農到現在已經第 15 年了，15 年前，農業這個領域沒有什麼像樣的人才，在我們這個年代，最菁英的人才都會往都市去，書讀得愈多愈好，希望能坐辦公室，我發現這幾年來，宜蘭有很多想法不一樣，不談學歷有多高，這群人不是因為沒有出路而回來種田，他們是因為要追求生活價值的一種理想才來種田，在農村想要找的並不是經濟發展，過去農業被漠視，主要是因為他的國民生產毛額(GDP)比例非常低，所以農業一直被看不起，這群新的農夫看的不是那個 GDP，而要拼的是一種生活的價值及內涵，我覺得這非常的特殊，也了不起，這可能也是一種社會的警訊，一個經濟社會發展這個時候，必然沒有辦法滿足一些人精神上的

需求，物質需求被滿足後，就會更進一步去追求精神層次的東西。農業是一種精神上的追求嗎？我們今天來談農舍的議題，雖然我們這個行動叫做搶救農田地景，很多人看到地景兩個字，認為保護風景，先顧肚子再顧佛祖，風景有什麼重要？如果經濟不能突飛猛進，保護風景有什麼用？地景是一個很大的概念，是一種政治、文化、經濟，這些種種人的作為、選擇所營造出來的整體樣貌，我們所有政治、經濟、人文的活動，促成了今天的地景，所以搶救農田地景，並不是搶救一種風景，是搶救我們的維生系統。我想聊聊農舍背後除了農田消失，除了地景改變之外，到底還為我們這個社會整個帶來多大的問題。

從 2008-2009 年開始，因為認識了宜蘭這群小農的朋友，我自己也想了解台灣農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所以我試著種了兩年的田，一年水稻一年雜糧，因為雜糧自給率是糧食類最低的，只有百分之二點多，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是進口的。我在耕田的時候，這過程給我很多的衝擊，也引發我去思考很多農業跟社會的問題，這當中有個特別的問題讓我印象深刻。

我小時候在宜蘭長大，高中畢業後就搬離開宜蘭，這裡已經沒有老房子了，我現在在宜蘭是租來的房子，我租屋的地方在員山的內城，是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全宜蘭水質最好的地方之一，這個地方田野很漂亮，第一年租的水稻田就在內城，租給我田的阿伯跟我說，他們以前種田沒像我們現在這麼舒服，以前蘭陽溪沒有堤防，有堤防後也常常潰堤，那個地方常常淹水，是河床的氾濫地帶。宜蘭很多水田都是這樣來的，顯現在農田景觀最大的特徵就是田埂都是用鵝卵石疊起，小時候很納悶為什麼這樣做，經過阿伯跟我說後恍然大悟，心裡非常的感動，因為洪水一氾濫，大大小小鵝卵石就進來，所以他們開田的時候，需要用人工一顆一顆撿起來，田內砂石多，土沒有黏性，無法馬上插秧。這樣的土質為什麼現在變的那麼漂亮，因為他們閒暇時就去溪邊或山邊挖土回來填，水利溝渠做好後，會引土進來灌溉，很多年之後，現在才有土肥厚到重型農機耕都不會有石頭。聽他說這樣開田的經歷，心裡就非常的感嘆，現在很多農地掛了售字賣出去，一賣出去後，幾代人用血汗努力開出來的田，一夜之間就被填掉了，

蓋了房子後就幾乎無法再回復。所以農舍這個問題之所以讓我這麼著急，認為他這麼重要，是因為這是一種不可逆的改變。

說一下農舍的現況，在座在地宜蘭人應該跟我一樣，從小看到蘭陽平原的地景是非常漂亮的，如果不是在地宜蘭人也會發現，出了雪隧後的地景，每次可能都不一樣，因為宜蘭地景改變速度真的非常得快，現在宜蘭蓋農舍的速度大概一天兩棟，農舍現況是什麼？大家會說，農舍是政府給農人的福利及權益保障，那我們幹嘛反對農舍？農舍原是提供農民居住需求，與農業生產不可分離的設施。大家都去過清境農場吧！上面很多豪華的渡假民宿，這些都是用農舍的名義蓋的，這種房子叫做農舍你認同嗎？第一它不是農人住的，再來它跟農業生產完全沒有關係，所以絕大多數農舍可能是豪華渡假別墅、非法民宿、庭園餐廳、企業招待所、地下工廠等就不是農用。

如果說一個地方追求經濟發展，農業被大家認為是一個夕陽產業的話，拿來做其他的發展有什麼不好？現在農業確實 GDP 還是很低，但農舍氾濫帶來哪些衝擊？

第一個，蓋的不是農用的農舍，農地就被當成建地來買賣，在雪隧未開通前，宜蘭的農地已經被用坪來計價，被當建地計價地價就高漲，剛主持人說，農人一年賺五萬至十萬，要用多少年才有能力買下一甲地，最後真正以務農維生的人是買不起農地的。

第二，這件事已經不是住農舍或買賣農舍的人的事情，每個人眼中蘭陽的風景都變色了，農田破碎，耕地不斷的流失。再來是農業的生產環境，以前農地不能蓋農舍，希望保障農地就是農用，從民國七十幾年開始，農委會一個白皮書就放棄了糧食自給這件事，不再追求糧食是否是自己生產，只追求糧食的供需平衡，供應的來源是哪裡就不管了。現今食安問題會一再發生而且這麼嚴重，這跟放棄糧食自給率這件事有很大的關聯，食物的生產不知道在哪？不知道如何被製造？這當中就會有很多問題發生。當我們不重視農業生產環境的時候，農田內讓一個房子進來，房子就會有人去使用，會有廢棄物產生，五十年前農家排出來的廢水，那是肥水大家都搶著要，今天我們想想生活中使用的東西有多少

化學物質在裡頭，這些廢水進入農田的灌排系統，以後農業的生產環境怎麼辦，這些東西是會在土壤裡面累積的，就算是水利會告訴我們灌溉水的水質在安全的標準值內，我們不知道這些微量的累積在多少年後會造成永久性不可回復的傷害。

再來以前只有農民才能買農地，而且農地不能蓋房子，過去農地屬於農民，2000 年農發條例修正後，所有的自然人都可以擁有農地，買了農地就當然的成為農民，有錢人炒地皮買農地，真正務農的人只能租地，所以真正務農的人不被承認是個農民，即使像我已經務農 15 年，未來我還是領不到老農津貼，這些老農津貼被有錢買農地蓋農舍的人領去，整個社會的公共資源就用在這樣的方向，今天的末代老農還能夠享受到老農津貼，往後推個十年、二十年，未來真正在耕種的人，是享受不到這種優惠的，甚至連農地都買不起，耕者無其田的世代又回來了。在農地取得與蓋農舍這麼容易，這麼賢能的宜蘭縣政府規劃了很多的建地，污水處理、配套措施、社區營造、硬體設施等，做了很好的地方，它發展不起來，因為旁邊農地相對門檻較低，政府規畫合法的建地，都在那邊養蚊子，旁邊農舍一間一間長起來，這就是我們公共資源的投資全部落空，整個農村變成一個沒有規劃的低密度住宅區。最後就是生態上的問題，大家知道蘭陽平原是一個很重要的候鳥棲息地，每年九月後東北季風南下，會有很多候鳥停棲在宜蘭的農地上，這些候鳥跟人的需求不太一樣，候鳥需要的棲息地區需要非常完整，如果十甲地內種了幾間房子，人為的干擾對這些候鳥來說是非常敏感的，可能導致候鳥一隻都沒有，整個蘭陽候鳥生態就會慢慢消失。

農舍選的位置都是最好的山水，最好的田園，這問題不只在宜蘭發生，在全國各地只要有好山好水好田園的地方，都是這些農舍要覬覦下手的地方，美濃、花蓮、台東、新竹、苗栗漂亮的山區，包括清境農場。2010 年以來每年增加 700~900 棟，平均每天二棟，遍地烽火。GOOGLE 地圖上，行健村是全國第二的有機村，農舍最怕旁邊的農田灑農藥，所以把農舍蓋在有機村看起來最好，不到十年，農地已變成高爾夫球場及農舍。

根據農委會做的統計，台灣如果要達到糧食自給率百分之四

十(目前約百分之三十~三十三中間),需要七十四到八十一萬公頃的土地才夠,這就是台灣目前有的農地,因為種種原因,真正在從事生產的農地只有六十八點六萬公頃,裡面有三分之一屬於高山或是山坡地的農牧用地,像清境農場或是梨山這樣,水土保持很困難,生態的敏感度很高。真正用來生產的農地是四十四點六萬公頃,當中蓋了農舍變成庭園造景的,都還在政府官方統計內算作優良農地。

除了農舍蠶食之外,科學園區、工業園區、休閒園區、都市計畫、國家重大建設等等,搶奪農業用地的名目不一而足。這些造成的農業破碎,問題很多,包括對於整個農業的影響。這漏洞其實是在法令上,中央的農發條例開了一個大洞。農地分割可以到 0.25 公頃,以前是五公頃以上才能分割,現在新建農舍是只要有農地,2.5 分就可以蓋,老農在 2000 之前擁有農地都叫老農,這些老農不受 0.25 的限制,所以現在看到小小塊的地也在蓋。法規也規定地方政府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下發給農舍建照,可是剛剛說的種種現象,其實都沒有規定,那要叫誰把關,最後都是農民自己認。

如果大家對於這些問題也能夠感同身受,我們能夠做什麼,除了自己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讓周遭的親友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強化公民意識,造成輿論,今天農地的議題已經不是建商、土地持有者或是住農舍的人的權益而已,他是每一個要張嘴吃飯的台灣人都應該要關注的問題。選舉快到了,選一個有農地保護意識的民意代表或是官員是很重要的。守護宜蘭工作坊希望透過聯署的行動,讓政府知道有這麼多人關心這件事,明年如能夠募集到十萬人聯署,就要啟動修法的訴求,第一個訴求是落實農地農用;第二個希望宜蘭縣政府能夠訂定地方自治條例,保護我們的優良地景及優良農田;最後一個是要求中央政府修訂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及相關法規,遏止農舍濫建,修法部分需要有足夠的輿論與民意基礎才有辦法啟動,這點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與談人 | 楊槐駒（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科长）

我來社大應該是第二次，上次談的議題是比較輕鬆一點，這次談的議題是最近正熱門的一個議題。我在農業處服務7年多，調到農務科，跟農地、農業產生關係，大概兩年左右，有發現相當多的問題。我相信宜蘭的農民，要把農地新建農舍，大多數是不願意的，但是為什麼法令解禁後有那麼多的農舍在興建，這就很值得去玩味。

要如何興建農舍？首先要有89年前取得的兩分半農地，年齡要滿20歲，或20歲以下已婚，申請的時候要檢具無農舍證明，證明沒有其它農舍，農地要有農業使用證明，就是這塊地要種植或是休耕，沒有做其他使用，像是擅自填土或是堆置雜物，無農業生產無關的東西，通常有這樣條件的時候就可以申請。以現在申請農舍，拿到農民資格，都是兩年前購買農地，兩年後發現我的農地可以來蓋房子了，我要申請新建農舍的農民資格，申請時如上述條件外，並無檢視是否是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這個部分其實很重要，法令這樣規定，政府這樣審查，審查後就開始農地新建農舍。農舍居住的人，就會開始想一些使用上的需求，或是除了農舍外，這塊農地還可以做什麼？遺憾的是，這塊地做農用是很後面的選項。另外農地上面除了農舍之外，還可以興建資材室，通常裡面會擺耕耘機、刀具、肥料，有這麼多空間，大家想的是空間，而不是實際的使用。我們遇到很多申請案件，代書都很有一套，幫你寫農業經營計畫，有時候試著聯絡地主，他就是會回覆要做種植，當然也有一部分是真的要做種植，但是他可能沒有這麼實務上已經在從事農業生產，可能預期他未來會做，於是就有這樣的計畫書出來，在一個規模限度以下，拿到他的農業設施。農舍加上農業設施框在農地裡面，可以蓋到百分之四十，農舍是百分之十，加上農業設施百分之四十，所以大家對農地的想像這百分之四十是可以用在生活或是居住或是停車通行，或是置放倉庫、車庫，大概可以這樣去想像，但是他換個名稱都叫做農業設施，於是就造成我們現在的地景。這樣的狀況在於持有農地的人不把這樣的土地當做農業生產用地，這是我們再把關的政府單位，一直有這樣的感受，這樣的問題不管在怎麼要求他補正

修正，他還是有辦法寫到一個完整的計畫，確實有一些非農業使用的情況。

整個農地管理，除了農舍之外，大概就是農業設施，其他的部分還有要過戶要取得農業使用證明，這樣幾個申請後都是政府官員有機會看著你的農地的時候，當然被檢視的時候都是符合農用，但是當拿到農舍使用執照後，或是拿到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後面會走什麼樣的路線，就不可預料了。

農業處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審查農業設施，還有針對整個農地是不是做農業使用，另外就是興建農舍的資格。這些放出去的不管是證明或是使用許可，後面都有一些抽查，抽查如果查到沒有符合使用，就會有後續的違規限期改正或是處分。剛才阿寶老師有提一部份整個農地拿到農舍之後，可能違規的樣態，包含擴大填土、鋪設混凝土、興建擋土牆、圍牆、增建建築物、假山造景等。另外農舍部分可能做一些變相使用，譬如說餐廳、停車棚、工場、廟宇、賣場等，這些部分在宜蘭到處都是，很多也都被列管，被處分後後續管制是不是有足夠的公權力可以約束他，或是有強而有力的罰則，或是自治條例，這些目標都是接下來要嚴正面對的事情。

感覺政府好像沒有做什麼事，政府除了每年的抽檢，另外有各式各樣的訊息來源會告訴我們這塊農地上面有狀況，有人違規使用，包含電子信箱、電話或是每個星期固定時間或是假日後的稽查，違建的檢舉、農業使用資格及農業設施抽查。最近農舍議題在年底之前會有興建農舍和他坐落的農業用地，我們也要針對這樣申請的標的做抽查，希望可以從源頭去做管制，因為沒有辦法在這塊農地居住的時候，沒已那個條件興建農舍用地，自然價格也不會好，沒辦法住，後來要做一些違規使用，他的侵入性就會比較低。

目前整個抽查對象，包含縣政府農業、地政、建設相關的單位，有法令上的一些依據，這個部份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前面有提到違規的來源，當我們判斷他未符合農地農用的時候，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使用之後做了非農業使用，經認定就違反農業發展條例，接下來的裁處就是依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裁

罰，這是一般流程。宜蘭縣農業設施容許數量，九十八年後開始做抽驗，這是跟著農委會發布的命令，件數從九十六年之後較高，後來沒有一個很固定的上升或下降，最長最需要的大概就是申請農地，我們依這樣比例抽，至少抽百分之三，再從裡面揀選出一些違規案件，違規比例不算低。宜蘭在八十九年到一百零二年核發的農舍使用執照，接近七千件，熱區在員山、三星、冬山，因為當時農地便宜，造成現在這樣的情形。

其實數據只是一個參考，縣政府跟農地有關的有幾個協力單位，除了例行性的抽查和被動式接受檢舉，在農舍接受抽檢，除了剛才呼籲要做自治條例，今年八月有個有機農業促進的自治條例，那個部分是從產業面的分別，對農舍的實質影響會有部分的實質效果，譬如在專區的部分，會在生產上一些補貼，在興建農舍上的區位，會有設施上的引導，最重要的是農舍是否可以集中興建，靠近馬路，不要讓他插在中央，農業設施有一些比較合理的審議。

最近還有個現象，當你的土地沒有到兩分半的時候，就會想蓋資材室，因為我有一分地以上，如果沒有一分地，就開始申請花卉溫室，申請室內栽培，其實這個部分非常的弔詭，但是他們都會以一些新興產業或是生物技術研發，我們在計畫書上面可以說是極盡刁難的審查，但是審到後面，如果沒有禁止的動作，這樣的設施還是會存在，畢竟這樣設施是全國統一的，在中華民國任何一塊土地都可以做設施的申請，但是在宜蘭的農業生產環境，其實不適合這樣的產業發展，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要在接下來一些自治條例或是管制的部分，要去嚴加要求的。另外在農委會興建農舍的辦法，其實分兩階段在修法，現在拿到農舍後要五年後才能買賣轉移，是不是可以在農民資格上做更嚴格的審查，這部分可能會再第二階段修法。現在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選舉其實是一個適合表達自己意見，如果可以針對農地的保護，保護優良農地的一個概念，和實質上從事農作的農民，針對農地合理使用的建議，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去反應，我相信農地已敗壞至此，應該還是有一些希望。我想我先跟各位做這樣的分享，謝謝！

《問答&交流》

問題一

大家晚安，我是正港的農民，剛才阿寶姐所說的，我什麼都做過，大家都只有一張嘴沒有作為，我提供幾項建議給你們參考。以前戒嚴時期叫做田寮仔，哪有農舍？李登輝時代改為自耕農證明，是管地不管人，阿扁時候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導致現在馬英九也不敢變動，變動後票跑光，到現在沒有辦法收尾。怎麼改變？第一點要買宜蘭土地要住宜蘭五年、十年以上；第二點，農地要五分以上才可以蓋農舍，一分地種什麼田；第三點蓋的面積就剛好一台機器跟五到六人住就好，蓋的大難怪會去做民宿做工廠，宜蘭第一間農舍是游錫堃蓋在北成，第二間是黃壽華三星人，第三間就是我本人，想到這我就流眼淚，我三十多歲來賺錢，老人家分給我五分地，我沒有房子，兄弟都在羅東四處賺錢，我只好蓋一個農舍來住，我看游錫堃蓋得很舒適，我也蓋得很舒適，縣政府去年開始，財政部出了一個公文，避免與農業無關之農舍要納稅，納在地人的稅，台北人也納稅，一年多了三千元，對別人來說可能沒什麼，對我來說卻很嚴重，因為是戒嚴時期土地留給我，我繼續經營，我需要繳的稅跟台北來買的人一樣，這樣公平嗎？我想縣政府只愛錢，沒經過議會同意課地價稅，用地方自治條例訂出避免其他縣市人來這邊蓋農舍，結果是愛我們的錢，稅課到哪邊去了也不知道，以前田地是免徵田賦稅，現在是我跟台北人都課稅，政府如果那麼愛錢，就要訂辦法，將這些分離。第三點，什麼樣的資格可以蓋農舍？我剛只是說持有土地，還沒說農舍，農舍至少也要在地住十年以上，設址十年以上，而且要實際務農。這是蓋農舍的條件。什麼情況下豁免，祖先留下來，直系血親贈與，應該要有豁免權，因為持續在經營，所以對繼承跟贈與部分要另外法令修訂，謝謝！

問題二

我想問幾個問題，第一個我很敬佩有民間團體集結起來開始發聲，我回來宜蘭也近二十年，雖然我沒有半塊地，但是我有那種感覺，

一條路兩面刃。政府都愛倡經濟繁榮，建設，選舉開馬路、鋪柏油。我想問的問題就是，剛才看到一些數據，最近我才去一個餐廳用餐，因為同事結婚，餐廳在農地裡面，他有挖可以划船，也有種落羽松，裡面完全歐式，占地很廣。第二個我有認識一些朋友，甚至是家長，他們就是在做建築，我發現搞這土地都很好賺，所以有什麼豪宅旗艦王都在報導這些農舍，還有朋友做一間民宿不夠，都不是務農，可能在商業界轉投資，這種民宿已經不是一般我們想像的民宿，就是五星級的民宿，裡面跟老爺酒店一樣等級的東西，一間又一間，還有媒體來加強報導，為什麼這些可以繼續存在沒有被消滅掉？很多違法的事實都存在，怎麼可以這麼大張旗鼓的去進行這些事情！這是我非常好奇的部份，對政府或是指導單位覺得很奇怪的地方。最後農舍還有一個問題，在地景很多房子之外，國外一個農村就是農村樣貌，可是我們這裡可能有類歐風的，類似什麼的，隨便蓋，一間還好，十間以上就完蛋了，這個我覺得我們民主政治候選人自己要檢討，像是我們台灣沒有一根路燈的桿子是乾淨的，就算每一鄉鎮都做得很漂亮也沒用，只要選舉完，廣告膠帶撕掉後，每一根路燈都非常非常的髒，所以台灣檢討要從政治人物開始。

問題三

阿寶姐、楊老師跟楊科長，我是農村長大的小朋友，我的娘家在廣興，我現在住在五結，很多朋友在三星、深溝、內城工作，就我自己看到的，在廣興由前縣長開始蓋農舍之後，鄰近學區在北成，那附近也蓋了很多農舍、民宿，我相信縣政府要查都非常簡單，因為只要隨便拿出一本旅遊指南，跟著董事長遊台灣、跟著董事長住民宿，把那些大標地的獨立森林、晨露庄那幾家抓出來，我不相信他們是合法的，我不相信他們是農用的，那政府在執法到底有沒有拿出決心？要管制農舍也很簡單，第一個不發牌照，農舍沒辦法進出的時候，誰想來蓋農舍，每天回家都要跳水溝的時候，誰來蓋農舍，還有管制土方，我想信這也是做得到，我相信宜蘭縣政府本來就有做這些事情，如果你要管制的話，可不可以從實際的方法，從修改我們的地方自治條例開始，可是很簡單，

馬上可以遏阻農舍生長的狀況，這是我個人能夠想到的，我相信你們英明的縣府官員看過這麼多亂象，拍得這麼多照片，知道他們的伎倆後，你們還想不出對策，這可以跟河川局或是水利會或是都市建設局之類的，每個團體都貢獻自己所知道民間的技倆，那你們怎麼去突破他，地方自治條例馬上修改，今年可以生效明年可以實施，要期待中央修法需要很多時間，可是宜蘭縣如果縣民有共識，是否可請縣政府立即在一些簡便有效的方法遏止農舍繼續申請，打擊現有的農舍，我想可以有效降低農舍生長的速度，謝謝！

回應 | 楊槐駒（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科长）

剛才問題都非常的直接，其實土方是不隨意的進出，會跟著進來的都是設施，在執法上不管是收到舉報或是主動去查報，要求要整個恢復到改善，中間其實是有一些壓力，我們的原則其實沒有放過，通常坊間流傳，農地被抓到違規之後，被開一張罰單後似乎就像拿到合法，後面長治久安，可是事實上那張罰單背後伴隨的是三個月或是半年的限期改正，這部分在縣政府或是監察院的修正都有要求，行政部門都要做，誰坐到這個位置就要做到落實的執法。你提到一些農舍民宿，我想每一件，我們來看都是不合格，源頭上其實都有跟著他的罰單改正部分，縣府確實要痛定思痛，不管是年底或是明年的自治條例都要做很嚴格的執法。那另一老師提到農地內有落羽松，然後還可以划船，我不知道你們說的是哪一塊，如果他是落在休閒農場或是休閒農業區，它其實在農業的產銷設施外，還有一些屬於休閒農業，休閒農業的限制我覺得其實還滿寬的，包含餐飲或是遊憩體驗，那部分跟產銷是沒有關聯，這部分不管是在農業處或是農委會的政策，其實一直都是格格不入的，農地到底要做生產還是做休閒？如果走休閒，宜蘭縣其實是休閒農業很蓬勃的一個縣市，但是沒有生產之後，休閒就是休閒，跟農業是沒有關係的，不應該叫作休閒農業。這部份我們在審查休閒農場，會要求實質上到底有沒有在種植，如果沒有種植，其他休閒農業設施是不合理的，這部分我們會去要求他做修正，那事後這些違規的事情，一件一件大概都逃不掉，

不是這些官員辦到不敢辦，我們就是要把它弄到改善為止，因為農地再不做這樣的處理，其實是真的沒有什麼希望。剛才大哥提到的幾個建議，包含持有的一個條件，或是興建農舍的一個條件，我想很多是很有道理的，法規上你有提到稅務上，那是地方稅務局在認定上是非農業使用，這其實是很不合理的啦！這些建議也許是從修訂自治條例開始做，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農舍二次淨化池？縣府有再提一個草案，這個草案有努力送議會之外，它其實有個隱憂就是可能牴觸到農業設施的容許使用，那個部分是淨化池，屬於生態淨化做汙水再生處理，他不算是農業生產，有可能會牴觸到母法，這樣牴觸在未來推行上會有些問題。我想要報告的是說，我們會把這樣的精神納入未來修訂自治條例的內容，但是如果會牴觸到的時候，就必須跟中央做一些溝通。

回應 | 李寶蓮（友善耕作小農發起人）

大家好，我覺得今天的問題真的滿犀利的，如果只是在這邊講其實可惜，我建議是否社大可以把這些建議逐條整理出來後給相關單位，譬如水利溝就是不准搭橋，這要回給水利會的，由社大來向水利會去轉交，應該回給縣政府的就到縣政府的各個部門，這樣是不是可以直接傳達我們的意思？

其實剛說得有些問題，其實連我自己都還沒有搞得很清楚，因為農舍種種的用法，事實上牽涉到很多法令的層面，並不是只是農發條例內的農地興建農舍辦法而已，農地興建農舍辦法只是開了最大源頭的門，讓你蓋了這個建築物，這建築物使用可以在種種的名目下，譬如說民宿這件事，民宿有民宿獨立的法規，就我知道民宿法規當初規定在都市裡面是不能做民宿的，一定要在農業區，非都市計畫區，也就是農舍才能申請民宿，一旦跟農舍興建辦法結合在一起後，就變成更強大的一個怪獸。譬如說休閒農業，也有休閒農業獨立的法規，所以我覺得要解決這件事情，要跨部會、跨部門，熟悉這些法令工具的人，要一起把這些事情談清楚，其實守護宜蘭工作坊這邊也在討論，接下來我們是不是應該就要先邀請宜蘭縣各個部門，包括管休閒農業、管民宿、管汙水的、管發建照的，或是工商旅遊處，各個跨部會的人應該來

跟公民進行一場對話，把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釐清楚，到底責任誰處理？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連署的力量，雖然不太具法律效力，如果能收集到相當的人數，政府相對會對這個問題有所重視，所以我這邊利用這個場合邀請大家，連署這件事需要很多的人力，守護宜蘭工作坊這邊人力有限，我們會希望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如果你有時間、有熱情，希望能加入我們的連署志工。

結論 | 楊仲璜（宜蘭、羅東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

公民素養週推行了十幾年，有些題目可能會重複，如核電、核廢料的問題到今年都還有，就是因為那個議題不太那麼容易懂又很重要，所以會一再地推，我不知道農舍的問題會不會以後又再出現，如果再出現表示現狀離理想還很遠，所以公民還需要繼續努力。我相信能夠來社大的學員、講師，都屬於縣內、國內最優秀的公民，能夠認真學習、關心社會，大概也從這裡開始，不管你的意見是怎麼樣，很明顯的今天就能夠影響到公部門的代表，至於後面做多少，可能需要我們去追蹤，包含社大，我們把紀錄如何分門別類給各單位，社大也可以追蹤，學員、講師及來賓也可以追蹤，甚至發現新的問題也希望大家努力去找管道，也希望公部門能夠提供管道，能夠讓我們的社會進入更優質的環境，能夠讓我們民主的素質更加提升，這是我們社區大學舉辦公民素養週的目的，當然問題無法一次解決，但只要我們持續的努力，我相信就算沒有完全解決，也可以逼近更好的位置，謝謝！

吳國維（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我們都知道這社會有很多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就算問題再困難，有一群人知道這不可為，他們願意盡己之力、完成夢想，阿寶就是屬於這一類的人，值得鼓勵。我們最近常討論這類的問題，楊科長也常跟我們一起討論，因為這問題只有靠公民自己努力成效有限，需要跨部會，並且需要民間與政府協力，公私合作進行修法。最後再次感謝大家的參與。



第五場（羅東社區大學）

議 題：創新、創業 友善小農有機會？

日 期：103 年 11 月 07 日（五）

地 點：東光國中東光樓 2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與 談 人：楊文全・倆佰甲發起人

汪文豪・上下游新聞市集共同創辦人

文字整理：簡呈恩

創新、創業 友善小農有機會？

吳國維（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社區大學在十六、七年前黃武雄教授創立的時候，它是一種民間發起的運動，其成立目的就是要社會改造、形塑公民社會。所以政府補助時，內容特別規定，我們要讓社區大學的學員來此不只是學一堂課增加自己的內涵而已，也希望能夠透過公共的討論與社會行動，促使公領域也就是我們的社會也一起進步，但是要促使社會進步，除了我們是公民之外，我們的素養也要提升，那素養要提升的方法，首先我們必須要對公共議題了解，了解之後才有辦法去關心或者是能夠變成一種力量，所以我們週一至週五每日的議題皆和我們的宜蘭縣民息息相關，包含週一「故事街道如何再興」，探討舊的空間如何賦予新生命，週二討論「高階核廢料，落腳在宜蘭」這個議題其實也很多人關心，因為高階核廢料，也就是核子的燃料棒，它要放置十萬年，而我們人能所見的歷史沒那麼長，但是十萬年內要將高階核廢料安置於一處，我們能夠保證一定安全嗎？由於核子的東西具有放射性，如果真的安置在南澳，大家的看法又是如何？在 106 年的時候，政府會先把地點做評估，包含金門、馬祖、烏坵以及我們的大南澳，這四個地點在評估後再決定置放的地點，這也與我們有密切關係。議題中還討論我們蘭陽溪上游耕作區，可不可以繼續種植作物？如果要繼續種植是不是允許噴灑農藥？可不可以放化學肥料？如果我們宜蘭縣沒有水庫，地下水滲透到地底下後，我們的地下水遭受汙染時，應該怎麼辦？所以我們應該要未雨綢繆，應該要先討論，我們昨天討論的是農舍的問題，會後也有達成一些共識，認為我們在 2000 年的時候，抵定的農發條例，那是那個時代產生的一個法令，但是當過了十幾年之後，我們發覺這個法令其實對我們的農田文化的景觀有很大的傷害時，其實我們這一代人應該就要有一些反省，要讓政府有一些改變，但當我們大家都沒有

聲音，這個法令就會一直持續下去，當宜蘭農舍蓋滿之後，接下來就會蓋到花蓮、臺東以及其他風景較好的地方，到時候都將建滿農舍，我們當然不希望台灣未來變成這樣。而我們在今天看到希望，在宜蘭縣有非常多的小農非常努力，而且是非常有創意及想法的，這些小農的學歷都很高，例如今天蒞臨的楊文全發起人是一位博士，曾於台大城鄉所任職，但他願意放棄高薪的工作，把褲管捲起，下田耕作，透過有創意、網路平台的方式，來銷售他辛苦耕作出來的米，更可貴的是，為什麼他取名為倆佰甲，因為他有一個目標，希望他慢慢種、慢慢種，希望有朝一日能將宜蘭縣倆佰甲的田變成友善耕作的農田，不要用農藥及化學肥料，他號召一群倆佰甲的朋友一同加入行列，目前已經增加至二、三十甲，等等會再做更多分享。除了有小農在努力之外，我們也有很多社會企業很努力，例如今天來的上下游新聞市集，他們有好幾位創辦人一起創辦，主要是針對農業的議題、友善耕作相關議題進行關心，今天來的汪文豪就是共同創辦人之一。而今天的論壇活動，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或想法，活動在最後有留一段時間，希望大家能回饋及分享，讓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

主持人 | 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今天的主題是「創新、創業 友善小農有機會？」我想宜蘭的小農是最有機會的，「創新、創業」這個詞彙，是大家最近比較常聽到的，而這個詞彙不論是社會實踐領域、學界領域也一再提這個概念，這概念主要談的是指，我們面對早期的問題，是否能用新的觀念、新的策略、新的組織、新的科技來解決這些老的問題，今日像倆佰甲、上下游新聞市集，他們都是用新的方法、新的策略來解決這些問題，那如果解決這個問題並非一時行為，一定是長期的行為，就會變成社會創業，在做社會創業的過程中，如果從資本主義市場裡取得資金，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所以我們今天所談的社會創新、創業，我們慢慢從創新、創業漸漸演變成社會企業。

我想在宜蘭的小農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是台灣中相對發展較好的地方，在宜蘭農業生產、銷售以及運程食品的部分，我們都

有非常多創新、創業的例子，最早在宜蘭用新的方式來種田的就是賴青松，他推動「穀東俱樂部」，稻米在種植時就有人來認「穀」，他自己定位成「田間管理員」，這個方式就開創一些新的農業耕種的方式，我們不一定靠天吃飯，我們可以早一點認識將來要吃我們米的這些人，後來而賴先生也支持一些年輕的朋友參與種田，另外像南澳的阿江，推廣南澳自然田，利用契作代耕和打工換宿的方式作發展，在宜蘭三星行健村，他們在做有機村。而我自己是壯圍人，新南國小附近，有一位年輕人，因為他喜歡當地的水鳥，因此希望不要使用太多的農藥，讓水鳥能夠保留，他也在當地推廣有機農業。再來就是楊文全先生的倆佰甲，目前規模也很大。現在種田的方式已經與以前的看天吃飯大不相同，我們開始與消費者連結，利用新的方式，大家一起努力。

第二部分是，慢慢已經越來越多人一起推動，希望能夠在銷售的過程中省去中間的層層剝削，直接與消費者接觸，因此宜蘭縣政府現在在推，「**有機農夫的假日市集**」（在幾米廣場附近），我們可以實際與這些小農接觸聊種田的經驗。第二個是「**宜蘭友善小舖**」，這是之前大宅院友善市集，友善生活小舖目前還在運作，他們直接販售農產品，我們如果要支持這些小農，可以直接到友善小舖購買。

而「**員山小間書菜**」則是利用舊穀倉，販售自己種植的菜，可以利用書做交換。

另外這個案例是一位廣告人在網路上設一個網站，可以讓網友直接與農夫購買，可以省去中間的剝削，讓農夫可以賺更多的錢，也可以更信任我們購買的農產品。

最重要的是「**上下游新聞市集**」，也就是汪文豪與幾個朋友一起成立的，他們包括新聞與市集兩個部分，第一個，台灣沒有好的媒體在報導農業議題，所以他們就報導農業的議題，另外台灣有很多好的小農，這些小農沒有好的銷售管道，所以透過市集的部分銷售這些小農的產品，小農的產品賺了一些錢，就可以支持記者做這些好的報導，進而吸引更多人的閱讀，更多人閱讀就能看到更多小農產品，這些小農產品就可以賣得更好，就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第三個部分，我們種的產品大家都要吃，像深溝國小，食農教育從幼稚園開始，他們開始吃有機的食材，營養午餐吃在地的有機食材。縣政府在推廣，營養午餐有機蔬菜，甚至出現有機蔬菜供貨量不足的情形，去年是一個禮拜吃一次有機米，這學期改為兩週吃一次，顯示需要更多人投入種植有機的工作以應付需求。如果我們在營養午餐內可以食用有機，讓有機的小農所種的東西能夠賣得出去，提升種植的意願，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產業鏈，從生產到銷售進而消費、食用，我們都需要建立起來，另外宜蘭有很多農民就直接自己開店。蘇澳就有一間利用禾鴨米，自己開店販售，店內最受歡迎的就是他的米飯，可以搭配他的鴨產品。另外也有許多案例自己開店販賣農產品，如：蔬食小舖、3035 冰果室，這些店讓農產品有銷售的管道，也可以讓消費者吃到安心的食材。

剛剛提到的從生產到銷售進而消費到食用，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好店了，然而現在比較辛苦的是，很多人都辛苦的自己在做，而國家社會是否能提供比較多的幫助，縣政府現在已經提供農民銀行及政策性的輔導，而身為學校教書的工作者，也覺得應該要盡一份力，因此參與「社會創新人才培育網」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與六間大學合作，包含東華大學、海洋大學、中興大學、靜宜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修平科技大學。我們推行的目的是這些在地小農及微型企業、社會企業，他們的社會實踐經驗，是十分值得學校學習的，因此我們要求合作的大學開設課程，而這些課程中必須引進業師，這些業師的加入，可以讓老師學習到實際的東西，避免學習與實際有落差，但是相對的這些在地的微型企業，他們未必有時間做大規模的研究開發，這時候學校就能成為在地的研發中心（案例：中興大學與南投的有機茶農合作，開設「茶」為主軸相關課程，研發茶產業未來發展可能）。在宜蘭有宜蘭大學、佛光大學及淡江大學蘭陽校區，我們其實也可以跟這些大學合作，與在地的農民與社會企業，彼此有較多的合作，甚至我們曾經有討論過，是否能成立一個宜蘭版的上下游新聞市集，把宜蘭目前不管是生產、銷售或者是商店，做一個全面性的介紹，或是可以集資捐一筆錢給上下游新聞市集，請他們有一位宜蘭特

派員，專門報宜蘭的題材，而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以上是我開場的想像，宜蘭現在在創新創業裡面，我們做了甚麼？也許我們還可以做了甚麼？而接下來我們請今天的楊先生及汪先生來與我們分享他們更實際更扎實的經驗，首先我們請楊文全先生與我們分享倆佰甲的經驗。

與談人 | 楊文全（倆佰甲發起人）

很高興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分享過去這兩三年我在宜蘭員山鄉投入友善耕作的過程，以及我們工作夥伴怎麼一起經營我們的事業。

我從很多的學習經驗中體會到，其實不管是創新還是創業，環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有新創的事業，其實都來自於它的環境，如果沒有那種環境，苗是長不出來的，我之所以開始從事務農，是因為我長期在宜蘭作農村規劃的工作，因此認為不管從任何的理由來說，宜蘭都應該要全面友善耕作，雖然已經有很多前輩已經在（友善）耕作了，如：賴青松等，但耕作面積仍非常有限。我們告訴縣政府蘭陽平原應推動友善耕作，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麼推動。所以我在三年前博士班畢業後，決定要來思考解決這個問題。一開始，我並不知道在蘭陽平原推廣友善耕作，到底可以做什麼、該做什麼、而瓶頸在哪裡？但當時的我很清楚，如先前提到的，這個東西要推動，必須要有環境，那它相關的環境是甚麼？

「倆佰甲」是一個促進以友善耕作為基礎的各種創新、創業的環境，而這環境透過所有不僅是友善小農，也包括我們週邊的朋友，以友善小農為主，大家湊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集體的環境，在大家互相協助之下，讓大家在創新、創業的各種夢想可以有實現的土壤。接下來我將介紹「倆佰甲」作一個友善小農的創新、創業的環境的起源及成果。

在過去十幾年的歷程中進行宜蘭的農村規劃的過程中，發現宜蘭的農業正在快速變化，如：休閒農業（例：休閒農場、民宿餐廳）、精緻農業（例：開始種植高經濟作物或是特殊的作法）、政府正極力推廣的有機農業以及友善農業，我們談的有機農業與

友善農業其實是不相同的，簡單來說，有機農業是要遵循一套政府的法律制度，需依照制度進行，進而得到認證，就可以公開宣稱為有機產品，而友善農業為不使用農藥、化肥以及除草劑，也就是種植過程中不使用化學的東西在田裡面，我們可以這樣跟消費者推銷，在銷售管道上，我們藉由具有穩定信任關係的親友網絡。因為門檻低、無規章規範，因此友善農業發揮空間非常大，除了不用化學的東西之外，其它就各自發揮了，因此願意投入友善農業的朋友，皆是夢想家，透過不使用農藥、化學肥料，開始他踏進農村、實現農村夢。

不管前面所講的各種新的農業內涵已經不僅只是單純一位生產者，新的農業內涵從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到行銷品牌建立、經營管理或是服務的方式與建立到產品的創新研發，以及文化創意設計，像我們夥伴的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們要幫他命名、設計商標、討論如何販售。現有的傳統慣行農業為公糧制度，受政府保障、牽涉到糧食安全的問題，而友善農業已經進入到自由市場經濟，我們的已經可以自己銷售自己的農產品，但我們沒有農地及農民身分，大家憑著熱情及想法開始投入，其實我十分看好友善小農這塊，這裡面有非常多的夢想在裡面，動力是十分強大的。

每位來到倆佰甲的夥伴我們都會先面談，他們來到農村的理由，有些人厭倦了水泥叢林、有些人想要自給自足、有些人覺得都市節奏太快了...等理由，農業生活與都市生活節奏步調是截然不同的，當然食安問題是最普遍也最基本共識。

我個人做宜蘭的農村規劃，我認為蘭陽平原應該全面的友善耕作，宜蘭從陳定南縣長的時代，就開始想要發展無煙囱工業，發展觀光旅遊方面。但現在的局面當遊客春天來宜蘭玩時，正逢春耕天氣好，蟲特別容易出現，這時候農夫就會開始噴灑農藥，會看到遊客在外面走，農夫在裡面噴農藥的景象，這兩種發展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宜蘭想要發展觀光休閒農業，那農業必然要發展不使用農藥的農業。當初使用農藥的農作方式是起源於人口快速生長，我們必須要有大量的糧食生產，因此使用農藥有那個時代的重要性，但現在少子化、人口不再快速成長，我們對於

糧食的要求，已經從吃飽變成吃好。而吃好的關鍵就是在於安全的食物，因此當整個農業系統要轉變，怎麼要讓宜蘭的田能夠從不要噴灑農藥除草劑的狀態下，轉變成綠油油的田，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倆佰甲」就是試圖創造這個環境，幫助自己，讓大家可以在此安身立命下來。

我在三年前的一月住到員山內城村，開始嘗試耕作，種植一些玉米、南瓜，開始適應農村生活，次年開始種植水稻，在蘭陽平原上要推廣友善耕作，水稻是必須要面對的，蘭陽平原的水田約 16,000 公頃，其中有在耕作的約 9,000 至 10,000 公頃左右，水田是關鍵要挑戰的項目，目前正專心種水田。為了種植水稻，我們先訂了一個名號，於是命名為「倆佰甲」，源自於當初做農村規劃時，經常去訪談一些小農，包含穀東俱樂部賴青松先生，討論的過程中問道：「穀東俱樂部是否可能從目前的六甲擴大至兩佰甲？五結育苗協會總幹事陳樟楠先生曾提到，他是使用傳統的種植方式，一年大概種植二十甲的水田，每甲約五萬元的收入，因此我想以十倍，也就是兩佰甲——一個友善小農不可以想像的數字詢問賴青松，但賴青松認為如果真擴大到兩佰甲，到時候就要穿西裝打領帶，成為穀東俱樂部董事長，必須要與客戶交易應酬，接單、照顧上百員工，這樣的生活他拒絕了，如之前所說這些小農來到農村投入這樣的工作，多數懷抱農村夢也是他們所謂的小確幸，但我要開始種植水稻時，我心裡想我並不是小農，我並非要自給自足，我有一個春秋大夢，因此我就想用「倆佰甲」這個最常詢問友善小農的數字命名，倆佰甲這個詞，「倆」跟「佰」有裡面有四個人，代表需要很多的人力，當時不知道怎麼樣可以找到很多人的方法，於是開始自己找答案。

原本友善小農是很難找到土地的，去年因為休耕政策的改變，休耕活化政策的推動，讓很多休耕的田地開始尋找農夫，因此我從賴青松的手上轉出了兩甲半的水田，兩甲半對於第一次種水稻的我是無法想像的數字，於是號召周邊的朋友一同加入，無論如何，田太多的訊息就這樣擴散出去。當時也有很多的小農，包含小間書菜的老闆，也在四處尋田，因為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農田出租給完全不認識的人，後來透過友善小舖的碧芬而得知訊息才

認識合作。

在去年從二月到四月我們加入了六位新農夫，一起耕作了 2.5 甲的水田，耕種方式，是各自負責自己的區塊，種植的成本及成果自己負擔。我們會找代耕業者一起播種，當面積太小，代耕團體的協助意願也會降低，因此透過團體的力量一起共同運作。也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思考或許我在推廣友善耕作中，或許我能勝任培育新農夫的工作。因此「倆佰甲」開始培育新農夫。今年因為很多媒體報導，春耕時，已經有 30 戶新農夫、2 戶老農一起耕作，水稻面積已經成長至 20 甲，預期明年會到 32 甲，新加 15 戶的新農夫，成長速度非常快速。這些新農夫多約 30 歲至 45 歲，來自各行各業。

「倆佰甲」最特殊的地方，它其實像是一個開放平台，是一個同好會，一群對友善耕作有興趣的同好聚集在一起，各做各的，需要幫忙時在互相協助。這幾年「倆佰甲」做的事情：包含新農夫培育、協助租田找房，透過實作中學習、在心靈上的陪伴也很重要，一同分享、會有共同耕作時間，帶領新農夫熟悉田裡該做的事情、田間沙龍、換工，我們也在深溝活化一間舊碾米廠，農民食堂、小間書菜、貓小姐食堂，無論是小間書菜還是貓小姐食堂，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創新、創業，利用原有空間及夥伴的支持開始經營自己的想法。因此倆佰甲就像是一個育成的平台，育成新的農夫也協助夥伴創業。除了剛剛的那些例子，我們還有深溝國小的友善團膳、深溝穀倉－內城碾米廠、員山公車小旅行，這些各式各樣的活動，「倆佰甲」從產業的角度各自發展，透過集體的力量互相協助。在大家集體的協助之下，能夠比較容易發展。

與談人 | 汪文豪（上下游新聞市集共同創辦人）

我本身是在從事媒體工作，與楊大哥實際實踐務農的體驗不相同，上下游新聞市集是在做有關農業、環境、土地與食品安全的報導，因此今天我從一個比較大的面向，分享一下對於台灣對於農業產業的觀察為何？首先我先藉由一些數字和農村的現況讓大家了解我們農村現在面臨了哪些優勢、劣勢、機會以及威脅，

也許我們可以從中去思考我們怎麼找到農業的機會。

在做報導時，常常會有一些挑戰，所謂大農與小農的差別，或許我們直覺會從其耕作面積做區分，但是這樣的區分是否合理？現在我利用一些數字與國外做比較，台灣農場的平均面積約一公頃，如果台糖等大農場不列入計算，平均耕地面積只有 0.7 公頃；歐洲的農場平均規模約 15 至 20 公頃；紐西蘭的農場平均更高達 1,000 公頃以上；因此雖然我們認為台灣的農業技術很進步，但當一個農夫要靠務農維生時，就會遇到耕作面積很小，達不到經濟規模的處境。我們假設一個稻農要靠務農維生，需達到十甲二十甲以上才能夠為維繫生活，因此如果我們今天的農業環境如果無法改善，讓務農的人無法靠務農維生，我們會擔心這樣下去是否農業會開始萎縮，最後變成進口農產品的天下、對農地越來越疏離。曾經採訪一些案例，在加入務農的一開始充滿著熱忱與浪漫，但卻沒有做良好的規劃，因此在加入之前必須思考清楚。

我們從台灣小農的 SWOT 分析來看：

優勢：在地、新鮮、食物里程低、農業輔導推廣諮詢單位多。

劣勢：農村人口老化、勞動力不足、工資與原物料上漲、農業融資不健全。

機會：國人對食安的重視、對產地銷售的認同。

威脅：將來面臨農產品市場擴大開放、其他產業競爭、對務農還停留沒出息觀念。

前一陣子做的一些報導指出，目前農村很缺工，未來二十年之內僅剩下一萬多名核心農民照顧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肚子，李登輝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喊著「八萬農業大軍」，但二十年後我們的農業人口不斷在凋零。什麼是核心農民？在農業定義，是 30 到 50 歲的青壯年最有體力去務農，20、30 年前的這群人至今已經 50 至 70 歲，而到現在 20、40 歲最適合務農的核心農民僅剩一萬多人，我們可以想像在二十年後僅剩下一萬多人需要負擔我們兩千三百萬的糧食安全，應該怎麼辦？

前陣子大蒜在滯銷，有一群 70 多歲阿媽農耕隊幫忙採收，與在台南關廟種植鳳梨的青年農民楊宇帆面臨的問題雷同，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當採收時，找不到工人，要拜託阿嬤幫忙。現在

擔心在未來找不到熟悉種植蒜苗及採收的人力該怎麼辦？因此我們思考當我們面臨農村勞動力不足該如何解決。機械化的採收、耕作省工化、自動化，其實台灣的稻作產業是在農業裡產業鏈最完整、機械化程度最高的，當你身在異地只要一通電話就可以請人代工完成，包含插秧、施肥噴藥。有人說台灣有兩大代工產業十分盛行，一是晶圓代工、另一個就是稻作產業代工，台灣的代耕產業機械產值最高，要讓農機業者覺得有市場願意開發適合的農業機械，這個產業市場規模一定要夠大，稻作產業是以農業來說算是產值非常高的，所以今天要研究省工的機械是有市場的。對農民來說要購買這個機械是需要一筆金額的，如果在加上後面的採後處理，如碾米設備、冷藏設備，或許高達上千萬，那如果要維持運作，沒有足夠的經濟規模又要如何維繫…。

政府要活化休耕地，鼓勵大家種植雜糧，如黃豆、玉米，農民面臨了不知道如何進行採後處理，或是採收機器尚未完整研發出來，導致採收時期人力不足的問題，因此有人提出開放農業外勞，這對農民來說又遇到如何管理外勞的問題。另外像是打工度假、國軍助收或是培養農業替代役，但這些內含的問題是這些協助的人員，並沒有農業經驗、不了解農作，可能會造成其他的困擾，這也是需要解決的。

因此我認為，沒有經驗的人想要投入農業應該先具備以下幾點：應該先去農場見習、互動，確定自己的方向；在種植作物前對市場需求做評估、具備簡單的農場加工能力—當有農產過剩時，可做簡單加工延長保存；做好完整的財務規劃。過去「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因財務規劃不週，導致資金無法調度，造成破產、田地被法拍的情況；最後就是銷售管道要先想好，如果產品無法銷售，那麼問題會是非常大的。

最後如果將來開放市場時，我們應該如何做因應：剛提到學校營養午餐如果能提高我們的在地農產品的採購比例的話，這些農民不但不用依賴農業的補貼，也能形成一個在地經濟的循環；CSA 社區支持農業的倡導—讓農業可以在本土循環，這是一個很好的循環方式；集合小農戶，變成大農場—小農可以集合起來，共同運銷銷售，採購農業資產有集體的力量，降低成本，就能夠

減少進口農產的傾銷；食農教育的推廣－讓下一代認識在地農業的重要性。雖然有很多單位、學校已經努力在做了，但仍希望能朝著全國性的政策推行，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謝謝大家！

《問答&交流》

主持人 | 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在聽過楊文全先生在地的實作以及汪文豪先生宏觀的分析後，不知在座各位有沒有甚麼問題要請問兩位：

問題一

其實現在宜蘭有一些田地，可以提供給退休的中老年人口，我們可以教導他們耕作，利用度假的方式來代工，更讓新住民或遊客、學生可以一起來學習友善耕作，藉由這樣的方式可以從小進行食農教育，以後可以思考一下怎麼去做，讓宜蘭的精緻農業可以做得更好、更健康。

問題二

我自己有在耕作，以下有幾個問題想請教：第一、在耕作的期間，有排水溝雜草的問題，友善耕作推廣不使用農藥跟除草劑，但見到某些單位因為範圍廣、人力有限，經常背著除草劑噴灑，這樣與政府所推廣的友善耕作，維護我們的生態水質這樣的理念背道而馳，不知道排水溝的雜草怎麼處理？

第二、現在政府推廣的第一期稻作，第二期休耕放水，我們一直在提倡要維護生態、保護動物棲息的地方，我想思考為什麼農田休耕時，一定要翻耕呢？任憑它雜草叢生讓鳥類、蟲類棲息不是很好嗎？第三、水田內如果福壽螺如果不使用藥物，應該怎麼處理？第四、旱田蔬菜的菜苗，一種植馬上就被蝸牛吃掉了，這些怎麼處理？

回應 | 楊文全（倆佰甲發起人）

福壽螺的處理方式，目前我們以手撿方式處理，但福壽螺吃

秧苗的速度很快，因此我們每次插秧都在與福壽螺賽跑，被吃掉就趕快補秧苗，福壽螺也是我們現在遇到的瓶頸。有一位夥伴在美國讀生物學歸國，他們在研發補福壽螺的陷阱，他們研究之後，發現香蕉的肉在吸引福壽螺的效果最好，目前正在改良研發的階段。

回應 | 林朝陽（羅東社區大學植物賞析班班代）

回應剛剛學員的問題，我提供一個方法－用火燒，翻耕後，傍晚下了雨後去燒，包含福壽螺、蛭蚓以及翻耕上來的小種子經燒後，半個月內不會長草，而且播種下去的菜苗長大了，這些雜草還不會長出來，現在已經不再用除草劑，都是用火燒的方式，在這裡跟你分享。

回應 | 汪文豪（上下游新聞市集共同創辦人）

雖然我沒務農經驗，但我分享一下採訪過的農民處理福壽螺的情形，有一個高雄有機稻的農民分享，當剛開始插秧的時候，水不要放太高，等到秧苗長到比較結實時，水位再放高一點，如此福壽螺較不容易吃掉作物。其實不只是水稻，種植筊白筍也會面臨福壽螺的問題，之前看過花蓮農改場蘭陽分場有在推行「魚筊共生」，養殖會吃福壽螺的魚，有些地方則是會養禾鴨。其實我蠻鼓勵農民之間互相交流、交換經驗。至於一期休耕，二期翻耕放水，在西部地區休耕是種田菁，宜蘭多數放水，而要翻耕的問題，可能是擔心雜草長太滿時，根深入到土壤中，將來重整地時，成本較高。其實這樣一期休耕，二期翻耕的方式，在土地地力維持來說比較好。像西部種植田菁，有時候會變成病蟲害大本營，有時候反而需要更多的農藥、造成更大的問題。

回應 | 楊文全（倆佰甲發起人）

排水溝雜草的問題，我們今年在員山的友善小農與水利會有合作，認養我們田旁邊排水溝清理的工作，長期以來代耕業者因為耕作面積太大只顧得了田，顧不了水溝，但這小農做得到。然而小農的人力仍有限，故我們需要更多的小農。

結論 | 楊文全（倆佰甲發起人）

我們希望能追求新的農村價值，這個價值不是能種出多少東西，而是我們想要恢復大家對農村價值的肯定，成為生活環境中不可或缺的東西，這樣的價值才有機會讓年輕人回來，讓農舍不再蓋下去。

結論 | 汪文豪（上下游新聞市集共同創辦人）

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從事務農工作，但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所在的崗位上支持農業，大家能思考為農業多做什麼，我們也許就能讓農家子弟繼續留在農村，讓有心的人想投入產業時有希望。

吳國維（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非常謝謝順孝老師擔任今天的主持人，今天請社區大學的朋友平時可以做幾件事：如果你想務農、加入照顧土地的行列，【倆佰甲】是您不錯的選擇；第二、在消費時可以多買在地的友善食材，第三：我們可以嘗試在陽台、樓頂種植一些菜，嘗試有自己的小菜圃。從這些小地方做起，宜蘭一定會有越來越多人關心我們所生活的土地。我們知道要推動這些事情非常的困難，我相信在未來台灣的各地區一定會有這樣的團體崛起，因為這是一種改變台灣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